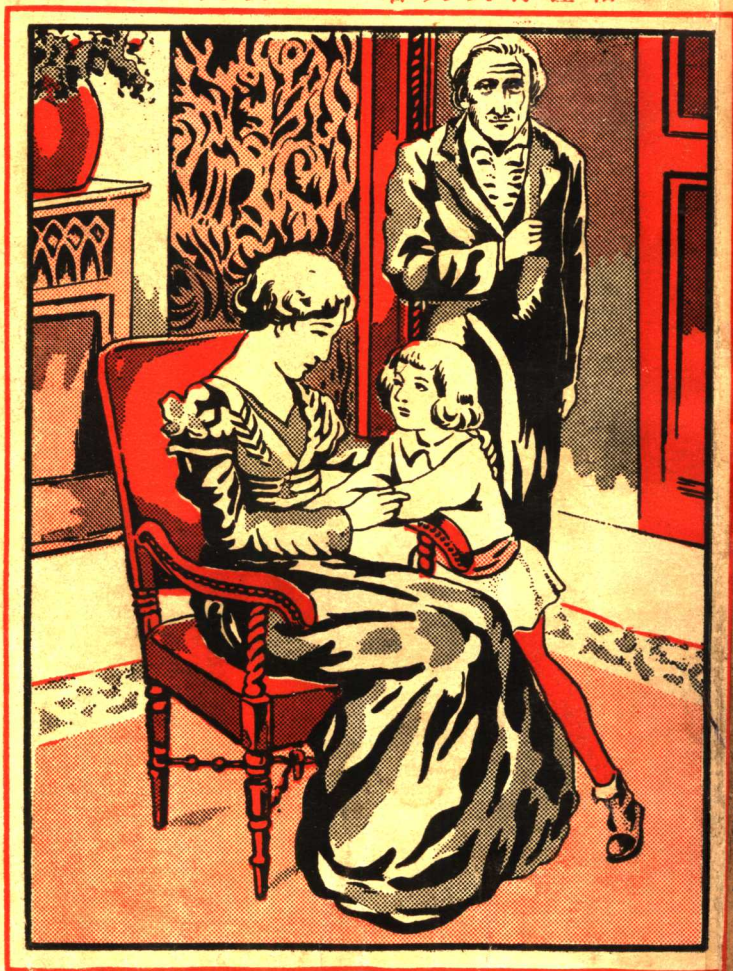


孩 子 的 心

劉大杰譯

柏涅特夫人著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柏涅特夫人著
劉大杰譯

孩
子
的
心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版

孩子的心

每部實價五角半

著者 柏涅特夫人

譯者 劉大杰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武漢 濟南 蘇州
成都 廣州 重慶 廈門 貴陽 濟南
西安 杭州 汕頭 長沙

北新書局

在這本書裏面，顯然對照着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童心的，一個是反童心的。在童心的世界裏，處處是光明，幸福！微笑與正直；另一個世界呢，充滿了黑暗，苦惱，疲勞與虛偽。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時時所感傷的，是我一天天地同前一個世界隔遠了，爲追悼我喪失了的「孩子的心」，我執筆譯這本書了。

在少年文學中，這孩子的心，可以說是一本最好的書罷。讀了，可以有兩種好處，第一，因爲本書的故事很有趣味，可以引起兒童讀書的興趣，第二，在有趣味的讀物裏，還充滿着一種引導兒童向光明向微笑向正直向快樂的路上走的力量。在作者的筆下，把一個孩子的清冰玉潔的心，戰勝種種陰謀黑暗的環境，那種曲曲折折的描寫，就是大人，也應當虛心地讀一遍罷。

本書的作者，柏涅特夫人（Frances H. Burnett）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生於英國的Manchester。姓是Logson，名是福蘭司（Frances）。她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父親因財政上的失敗，全家移居美國了。到了十七歲，就寫小說，投到雜誌上去發表，一八七七年，出了一本小說，題名：“That Lass of Lowrie's”，頗得世人的好評。一八七三年，她二十四歲，同柏涅特博士結婚了。在她一八八三年出版的長篇小說“Through one Administration”，是一部描寫華盛頓政府的社交生活的作品。她除了這本膾炙人口的孩子的心和那長篇小說以外，還有以下的作品：

Sarah Crwe

Two little Pilgrims

Little Saint Elizabeth

That Lass of Lowrie's (1877)

Haworth's (1878)

A fair Barbarian (1881)

A lady of quality (1898)

The Shuttle

T. Tembaron (1914)

夫人死於一九二〇年，享年七十一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序於日本海邊。

一、一件很驚奇的事

因為從沒有人說給他聽，所以徐特立克對於這些事，是什麼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爸爸是個英國人，這是他媽媽告訴他的。但是當他很年幼的時候，爸爸就死了，對於爸爸，當然不能記得很清楚。所記得的，僅僅他是一個很大的人，有碧色的眼睛，有長的口髭，常常把他駝在肩岬上，在房間裏打圈子，覺得是一件最好頑的事。

從爸爸死後，徐特立克感覺到同媽媽最好是不要談論爸爸的事。當爸爸病的時候，他被寄到旁人的家裏去，等到他再回家來的時候，什麼事都完了，他媽媽先時

也患了重病，那時剛剛能夠起來坐在窗旁的椅上。媽媽的面色，是蒼白的，還瘦了些，美麗的臉上的笑渦也沒有了。眼睛似乎是滿了悲傷而且變大了。她穿一身青色的衣裳。

「親愛的！」（他爸爸時常這樣叫他媽媽，於是這小孩子也學着這樣叫。）「親愛的！爸爸好了嗎？」

他觸着媽媽的手知道在顫動，於是他轉着那捲髮的頭，望着媽媽的臉。她臉上似乎有一種什麼東西，使他感到要哭了。

「媽媽！他好了嗎？」他說。

於是，他突然地覺到非用他兩隻手圍住媽媽的頸子，連連地同她接吻不可了。他將柔輦的面頰送向前去，一靠近的時候，媽媽似乎不再許這孩子離開似的，抱住他，把臉靠在他的肩上，傷心地哭起來了。

「是的，爸爸好了！爸爸是完全……完全好了。但是……就是我們倆個人了。」

再一個什麼人也沒有了。」她嗚咽地說。

像他那樣的小孩子，他也知道他那高大的貌美而年青的爸爸是再不回來了。以前常聽見說過人家死了的事，他這次知道他爸爸也是死了。然而他完全不了解，這是一件什麼怪事，能引起這樣的悲哀。因為每當他談到爸爸的時候，媽媽必哭泣起來，於是他暗自決定，以後務必不要和媽媽講起爸爸的事了，並且他還覺得以後不要讓媽媽靜靜地坐着，望着那火爐，或是不說話也不行動地望着那窗外。

他和他媽媽，認識的人非常的少。過着世人所謂最孤寂的生活。可是，在徐特立長大一點知道爲什麼沒有客人到他家裏來的理由以前，他並不感到那是寂寞。大一點，聽說他媽媽是一個孤兒，當他爸爸和她結婚的時候，在這世上，她是一個完全的孤獨者。

媽媽很美，在一個有錢的老太太家裏當雇伴，老太太對她不親切，有一天，加普登（後來就是徐特立克的父親）到這家去訪問的時候，看見她的睫毛上滿着淚

點，跑上樓去，她是那麼可愛的老實和悲傷的樣子，加普登簡直不能忘記她了。接着發生了許多奇遇以後，他們互相了解得很深，相愛得很切，就結婚了。他們這次的結婚，曾引起許多人的非難，可是在這些人裏面，有一個最生氣的，是加普登的父親。父親住在英國，是一個很有錢很有名的貴族，脾氣非常的壞，最討厭美國和美國人。在加普登的上面，他還有兩個兒子。英國的法律，是長子承繼爵位和豐富的財產，若是長子死了，次子是承繼者，加普登生在一個那樣的大家庭裏，自己變成一個富豪的事，簡直沒有希望。

但是，加普登天賦着他兩個哥哥沒有的天才美質。他有美麗的容貌，有魁梧而又優雅的風采，有快活的微笑，有可愛的優美的聲音，他是大胆，又很慈悲，他这世上最親切的心，似乎使什麼人，都非敬愛他不可。可是他倆個哥哥，就不是這樣，他們既不美貌，又不親切與聰明。當他們還是小孩子在愛頓的時代就沒有人說他們的好話，進了大學，一點也不用功，專是消耗時間與金錢，長久的學生生活，

差不多沒有一個真實的朋友。那老伯爵，他們的父親常常爲他們失望而受氣。他的長子，不僅不能光澤這高貴的門楣，簡直沒有一點丈夫氣，沒有一點高貴的性質，完全是一個什麼事也不打算，僅是自私的浪費的卑下的人。這個沒有爵位沒有財產的第三個兒子，偏偏全有美質與才力的事，在老伯爵想來，也覺得非常的難堪。因爲他獨有與威嚴的爵位和豐富的財產相當的美質，老伯爵有時差不多對於這美貌年青的兒子，憤恨起來。然而，在他那種驕傲頑固的老年人的心底裏，又不得不覺得他非常可愛。有一次他那種喜怒無常的毛病發作了，忽然間他吩咐他的三兒子到美國旅行去了。因爲他那倆放蕩無賴的兒子，給他無窮的困苦，比起可愛的加普登來，常令他生氣，所以他想暫時把三兒送開，不在眼前比較的時候，心裏會好過一點。

但是，六個月以後，老伯爵感着寂寞了。暗中又想着看他的兒子，於是他寫封信給加普登，叫他回家來。他那封信還沒有到的時候，加普登來一家信，告訴父親

說他愛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姑娘，決定要同她結婚了。當伯爵讀完這信，大大地發起怒來。他的脾氣本來就壞，可是像他這次讀了信那樣大怒特怒的事，以前還沒有過。信來的時候，恰恰在房中的僕人，見了這種樣子，以為他的伯爵忽然中了風，伯爵的發怒，竟到了這樣的程度。

一點鐘的樣子，老伯爵老虎似地狂怒着，於是他坐下去，寫信給他的兒子，告訴他以後永遠不許他走近他的門，不許他寫家信。他叫他想怎樣生活，就怎樣去生活，想到那裏死，就去死，他說他永遠將他從家庭割開了，叫他這一世不要希望父親的幫助。

加普登讀了信，非常悲苦。他很愛英國，很愛他那美麗的家，就是他那壞脾氣的老父親，他也愛他，並且同情他種種的失望。但是，他知道以後再得不着父親的恩惠了。在起初的時候，他真不知道要怎樣辦，他從來就沒有受過工作的訓練，也沒有事務的經驗，但是，他有充分的勇氣和堅強的決心。於是他將英國軍隊的委

仔狀賣去了，經過了一些困難，結果在紐育找了一點事做，就結了婚。

與他在英國往日的的生活比較起來，這時是相差很遠了。但是，他是年青而幸福，他覺得現在努力工作，將來必大有成就。他在一條偏僻的街上，有一棟小房子，他的小孩子徐特立克就生在那裏。家裏什麼都是樸質，然而，只顯得舒服和快樂。他從沒有因為同一個身分低的美的女子結婚而後悔過，因為她是那樣可愛，並且雙方都是互相愛着的。真的，她實在是可愛。生出來的孩子，也很像他的父母。雖說他生在這偏僻的低賤的小屋裏，似乎他是世上一個最幸福的孩子。第一，他總是強健，從沒有麻煩過人，其次呢，他有柔和的性質、愛嬌的樣子，使什麼人都歡喜；第三呢，他是那麼漂亮，看去簡直就是一張畫。普通生出來的孩子，頭都是光光的，可是他一生下來，頭上就有柔軟的細的金色的頭髮，半歲的時候，都成了參次的圓圈，到底地捲着了。大的茶色的眼睛，長的睫毛，可愛的小臉，脊骨很強壯，腳也非常的健，九個月的時候，他就試步了。在一個嬰兒，態度真是好極了，

惹得什麼人都和他親暱。他覺得什麼人都是他的朋友，當他坐着乳母車到街上去，當無論誰同他講話的時候，他必用那茶色的可愛的認真的眼色望着他，接着就是可愛的親切的微笑。於是，他住的那偏僻街上的隣居，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看他，不歡喜同他談話——就是街角上那個人家叫做怪脾氣的雜貨店老板，也是那樣歡喜他。——並且他是一個月一個月地長得更美貌更好看了。

當他長得大點的時候，跟着乳母，推一張小車出門去。穿一件蘇格蘭式的短而白的外衣，捲的金髮上，帶一頂大白帽。那樣美麗，那樣強壯，使街上的行人都注意他。乳母一回來，就會告訴他的母親，說街上的太太們見了少爺，都停了車子，來看他，來和他談話，當他對於什麼人都像舊友似的，一點也不胆怯，高興地同太太們談話的時候，她們是多歡喜呀！

快活的大胆的和種種的怪樣，惹起人們都歡喜他的事，是他的最大的動人的地方。這大概是由於他那種信任人的性質，和同情什麼人的與希望人家快活像希望自

己快活一樣的那種溫良的心情而生出這種動人的力來的罷。這種力很快地使他了解旁人對他的感情。或者，因為他同着多情的細心的溫柔的上品的父母往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受了感化罷。在家庭裏，他從沒有聽過半句不親切不禮貌的話，他老是被父母愛着細心地照顧着，所以在他小小的心靈裏，是充滿了親愛的天真的熱情。他時常聽見媽媽叫他種種美麗的可愛的小名，於是他自己也用這些名字，去叫他的媽媽。他時常看見爸爸愛護媽媽，因此他自己也覺得非對她這樣不可。

所以當他知道他爸爸死了再不回來，看見他媽媽是多悲傷的時候，在他親切的小心靈裏，覺得無論如何總要使媽媽快活一點。他當然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當他爬到她的膝上，和她接吻，將捲髮的頭，放到她的頸上，或是拿玩具畫報給她看，或是當她躺在沙發上，他縮作一團偷偷地走近去的時候，他總存着要使母親快活一點的念頭。小小的他，不知道做其他的事，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可是他所給與母親的慰安，遠在他的豫期以上了。

「呃！瑪利！」他有一次聽見媽媽對一個老僕人說；「那個孩子天真浪漫的，確實想安慰我呢！真的，我知道。他時時帶着可愛的奇異的臉色，似乎爲我難過似的望着我。於是，他會走近我的身旁來愛撫我，或是拿什麼東西給我看。他是簡直是那樣一個大孩子了，我想他什麼都懂了呢！」

他長大一點，他真有許多奇妙的法子，惹得人們非常的高興。母親差不多沒有時候同別人來往，他一個伴就足夠了。老是倆人同着散步，同着談話，同着遊戲。當他長到一個能讀書的孩子的時候，於是他晚上時常躺在爐旁的氈子上，大聲地讀着各種各樣的東西，一時是故事，一時是大人讀的那樣難書，一時又是報紙。常常在這種時候，瑪利在廚房裏，聽見加普登太太，聽見那孩子每說着奇妙的事而發出愉快的笑聲來。

「真的。」瑪利同那雜貨店的老板說；「看着他那可愛的樣子，聽着他說那些好禱的話，無論那個都非笑不可呀！這次大總統選舉的那一晚上，他不是跑到廚房

裏來了嗎？站在火爐的前面，兩隻手插在小口袋裏，他那真的小臉，像審判官那樣認真似的，看去就是一張畫呀！你想他走來怎麼同我說；「瑪利！我對於選舉很有趣味呢！」他又說；「我是共和黨！母親也是，你也是嗎？瑪利！」我說；「對不起，我是一個最忠實的民權黨呢！」於是他帶着非常不高興的眼色望着我說，「瑪利，那末，美國會亡呀！」從那次以後，他沒有一天不來和我議論，總是我想要我改入共和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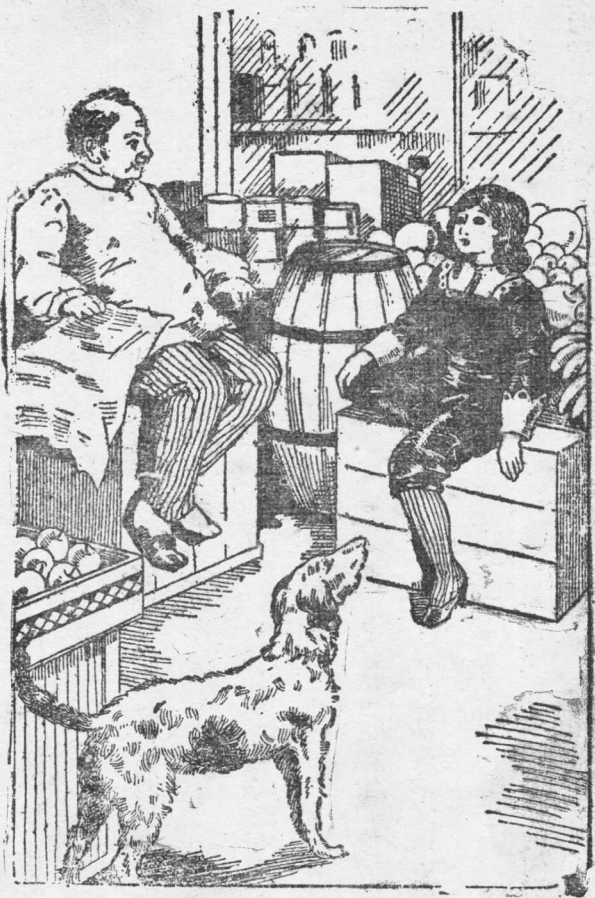
瑪利非常歡喜他，誇耀他。從徐持立克生的時候，瑪利就來做工了，從他父親死了以後，她是廚子，女僕，乳母還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爲他那文雅而又強壯的身體，和他那可愛的態度，她覺得很可誇耀。特別覺得可誇的，還是他那光亮的捲着的頭髮，在額前波動着，動人的愛嬌的垂在肩上。他從早到晚，總是幫着他的媽媽做他的小衣服，以及修補，或是整理的工作。

「貴族？」她時常說；「真的，就是官家的公子，也沒有像我們少爺這樣美貌

的呀！他穿着用他媽媽舊衣改的黑絨外衣，抬着頭，他那捲着的頭髮，爲風飄動而發光，那樣到外面去走的時候，無論那個男子，婦人，小孩們沒有不同轉頭來望望他的。他那樣子，看去就像一個年青的貴族呀！」

徐特立克並不知道他的樣子像一個年青的貴族，他根本就不知道貴族是什麼，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街角上那個雜貨店的老板，這位怪脾氣的店主，對他並不亂來。他的名字，是何博士。徐特立克非常的佩服他，尊敬他。他覺得他是一個最富有權力的人，在他的店裏，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李子，無花菓，密柑，餅乾——，並且他還有一匹馬和一輛貨車。徐特立克還歡喜那個送牛奶的，賣麵包的，和那個賣蘋果的女人，但是，在這些人中，他最歡喜何博士。他同他是那麼親切，他簡直每天都去看他，同他坐着，長時間地談論着時事。

他們怎麼會有那樣多的話說，真是奇事。譬如七月四日獨立紀念的事，他們也談。當他們談到七月四日的事的時候，真的不能收場。何博士頂討厭英國人，他把



1. 何博士把美國獨立的故事說給傑特立克聽。

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完全告訴了他，其中說到敵軍的殘惡，和革命軍的英雄的勇敢，還雜着一些很奇妙的愛國的故事，甚至於那獨立的宣言書，何博士也親切地反覆地說給他聽。徐特立克聽了那些話，興奮得兩眼放光，兩頰微紅，捲着的髮也摸得擦得像一個黃色的掃帚了。他回家以後，不能等到吃完飯，就熱心地告訴給他媽媽聽。這或者是何博士第一次給他的政治上的興趣罷。

何博士歡喜看看報紙，於是，徐特立克由他那裏可以聽到關於華盛頓的種種情形，和大總統是否盡職的事體。有一次，那正是選舉的時候，徐特立克非常的熱心，似乎若沒有他和何博士兩人，他們的國家就會亡掉似的。何博士帶他去看提燈會，他記得有許多人都是手提着燈，還有一個肥胖的男子，站在街燈的旁面，肩上一個小孩子，口裏喊着，手裏拿着帽子在空中亂舞。

選舉以後不久，當徐特立克是七八歲之間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使他的生活大加變動的大事。那也是奇怪，恰在那一天，何博士同他大談英國和英國女王的事，對

於貴族，說了一些不高興的話，特別是對於伯爵和侯爵，憤怒地罵了幾句。

那是一個從早晨就很熱的天氣，徐特立克同許多小朋友們做了當兵作戰的遊戲以後，走到雜貨店去休息。他看見何博士嚴厲地在看一本有插圖的倫敦報紙，那上面有一些宮庭的儀式的圖片。

「哈！」何博士說；「現在他們幹的，就是這個樣子。但是，他們還幹得幾天罷，他們腳底下的人們，起來爆滅他們的時候來了，——伯爵，侯爵，無論誰——那個時候來了，請他們留心點的好。」

徐特立克如平日一樣，坐在高檯上，爲對何博士表示敬意，把帽子向後面一推，兩隻手一齊插在口袋裏。

「何伯伯：你知道許多侯爵或是伯爵嗎？」徐特立克問道。

何博士憤怒地回答他；

「不，誰知道那班東西：我想那班傢伙來個把到這裏來看看也好！我將不讓這

班慾望深的貴族，坐我的餅乾桶呢！」

他對於這意見非常自傲，四圍張望着，一面揩着額部的汗。

「若是他們知道其他較好的事的時候，或者他們也不會去做伯爵罷。」徐特立克聽了關於他們的不幸，不知怎的多少有點同情。

「不會的！」何博士說；「他們正以此爲榮呢！那是他們的性質。他們都是壞蛋。」

當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瑪利來了。徐特立克以爲他是來買砂糖的，可是並不是。她的臉色差不多蒼白了，似乎對於什麼事，受了大的刺激。

「回去，少爺，太太找你呢！」她說。

徐特立克從樓上下來。

「她要我同你一路出去嗎？瑪利！」他問；「何博士，再會！」

瑪利做着發呆的樣子望着他，她又時時搖動她的頭，徐特立克看了她這種樣子

真是莫名其妙。他說；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瑪利？天氣太熱了嗎？』

『不是。但是，家裏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瑪利說。

『因為太熱，母親的頭痛嗎？』他擔心地問道。

但是這也不是。當他走近自己的家的時候，門旁停着一輛小馬車，並且聽見有人在小客廳裏，同母親談話。瑪利急忙將他領到樓上去，替他穿了一件附有紅領帶的乳白色的夏衣，替他梳好了捲着的頭髮。

『嗯！貴族！』他聽見瑪利說；『貴族有什麼用處！伯爵！算什麼！』

徐特立克聽了真有點莫名其妙，但是，他覺得一到母親那裏去，什麼事母親都會告訴他的，所以他讓瑪利自己咕噥地去說，也不去問她什麼事。他把衣服穿好了，就跑下樓去，走入客廳了。他看見一個身高體瘦而有銳敏的面貌的老紳士，坐在靠椅上。他媽媽帶着蒼白的臉色，站在近旁，他看見媽媽的眼眶，滿了眼淚。

「徐特！」她大聲地喊道，走近他去，抱起來，稍稍驚恐的不自然的樣子，和他親嘴。「徐特，乖乖！」

那個身高的老紳士，從椅上起來，以尖銳的眼睛，看着徐特立克。一面望，一面用那隻露骨的手，摸着那瘦的下巴。

他的樣子，並不感着不滿足。他慢慢地說，

——哈！這就是封特爾里小公子！

一一、徐特立克的友朋

從那天以後的一個禮拜，恐怕在世上找不出一個像徐特立克那樣驚疑的少年。

也從不會有像那樣奇妙那樣虛幻的一個禮拜，因為他媽媽告訴他的故事，非常稀奇，要他完全懂得，非告訴他兩三次不可。他想不到何博士對於這件事，要作怎樣的批評。現在從伯爵的事說起罷。他沒有見過的祖父，是一個伯爵，若是徐特立克的大伯伯不從馬上墮死，那末他要襲着這個爵位，他死以後，那末二伯伯得着這位置了，可是他在羅馬突然地患熱病死了。這樣一來，若是徐特立克的爸爸在世，會承繼這個爵位的，然而他也死了。祖父去世以後，剩下徐特立克是一個唯一的承繼者了。現在，他是封特爾里的小公子了。

當他第一次聽見這樣說，臉色都蒼白了。

『喂！媽媽！』他說，『我不想做伯爵。那些小朋友們，沒有一個是伯爵呢！不能不做嗎？』

但是，他看去似乎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那晚上，母子倆人坐在開着的窗前，望着外面不潔的街道。他同他母親，對於這件事情，又有一個長時間的談話。徐特

立克如平常一樣，用兩手抱住膝頭，態度很可愛地坐在短椅上。臉上現出困惑的表情，在盡力思索似的，稍稍帶紅了。因為他的祖父派人要接他回英國去，母親覺得他非去不可。「因為，」他的母親帶着悲傷的眼色望着窗外這樣說，「因為我想就是你爸爸在世，也會這樣辦的，徐特立克，你爸爸非常愛他的故鄉。世上有許多非考慮不可的事，然而這些事，小孩子是全不懂的。若是我不是你送去，豈不是我也成了一個自私的母親。等到你長成大人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些道理的了。」

徐特立克很難為情地搖着頭。他說；

「我離開何博士伯伯，非常難過。我怕我走以後，無論何伯伯或是我，都會孤寂！並且我不願意離開這些朋友們！」

哈維善是伯爵家裏的律師，這一次是派來接小公子到英國去的。當第二天他再到他家裏來的時候，徐特立克又聽到了種種的事。他聽到他長大了，會成一個很有錢的人，這裏那裏，都有他的城堡。他又有大的花園，有深厚的鐵山，有許多的財

產和出租的房屋，但是，他聽的這些事，並不能安慰他。他一心掛念他的朋友何博士，他一吃完早飯，就很担心的樣子，到雜貨店去看他。

何博士正在讀早報。徐特立克帶着認真的態度走近他去。他覺得若是何博士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會大大的一驚罷，所以他先在路上走的時候就想着怎樣開口。

「嘿囉！早呀！」何博士說。

「早呀！」徐特立克說。

他不像平日一樣，爬上那高凳去，僅僅坐在那餅乾的箱子上，抱着膝頭，他一句話也不說，一直等到何博士好奇的越過報紙望着他。

「你怎麼樣了？」何博士又說了。

徐特立克一鼓作氣的，

「何伯伯！你記得昨天早晨，我們談些什麼事嗎？」

「哈！談英國的事罷。」何博士回答他。

「對的，但是，當瑪利來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什麼呢！」徐特立克問。

何博士摸了一下後腦壳。

「我們是談維多利亞女王和貴族制度罷。」

「是的。還……還談了伯爵。你忘記了？」徐特立克稍稍躊躇地說。

「怎麼樣？我們是談了一點！」何博士回答他。

徐特立克垂在額前的捲髮的根上，都漲紅了。他從來沒有發生過像這樣使他窘迫的事，他恐怖這件事，同樣的也使何博士難過。

「你昨天說，何伯伯！你昨天不是說不許伯爵們坐在你的餅乾桶上嗎？」

「對的，我這樣說了。」何博士斷然地說。「叫他們來試試看，對他不起。」

「何伯伯！現在就有一個坐在箱子上呢！」徐特立克說。

何博士差不多從椅上跳起來了。

「什麼？」他大喊起來。

「真的……」徐特立克很謙遜地說，「是一個伯爵，或者，從現在起，我是一個伯爵了。我決不騙你。」

何博士茫然了。他突然地站起來，走去看看寒暑表。

「徐特立克！你的頭受了熱嗎？」他一面說，一面掉轉頭去，細看這小朋友的臉色。「今天又很熱，你到底怎麼樣了。什麼地方不舒服嗎？什麼時候你弄到這個樣子了？」

他把他那隻大手，放在這小朋友的頭髮上，更使他窘迫了。於是他說；

「何伯伯！謝謝你！我很清醒！頭也很舒服。這件事實在是真的，說起來我也難為情。昨天瑪利叫我回家去，正是爲的這個呀！哈維善告訴我媽媽的，他是一個律師。」

何博士坐在椅上，用手巾揩額上的汗。

「誰得了急症罷！」他又大喊起來。

「那裏！我們都沒有那樣的事。」徐特立克說；「事情到了這樣，我們只好盡力地去幹。哈維善特別從英國跑來，告訴我們這件事。我的祖父叫他來的。」

何博士呆然地望着天，真而又認真的小朋友的臉。於是問他：

「到底誰是你的祖父？」

徐特立克將手放到口袋裏去，用心地拿出一頁信紙，上面寫了一些字，是他自己的筆跡。

「關於這個我不容易記得，所以我寫在這上面了。」他說了，就大聲地慢慢地讀起來。「道林可特伯爵，約翰·亞沙·木理路·愛諾爾。」這就是他的名字。我想，他住在幾個城堡裏罷。我的爸爸是他最小的兒子，他是死了。他若是不死，我也不能做什麼伯爵，若是我那兩個伯伯不死，那末我爸爸也沒有事。但是，他們都死了，除了我以外，什麼人也沒有，所以我就承繼這個爵位了。祖父現在要接我到英國去呢。」



2. 徐特立克拿出一頁信紙，遞給何博士看。

何博士更莫名其妙了。他措了一下額部和禿頂的地方，呼吸也急促起來。他到現在才知道許多怪事真的發生了。但是，他一看著坐在餅乾箱上的小朋友，在小孩的眼睛裏，帶著天真的担心的表情，他簡直一點變化也沒有，和昨天的他，是一模一樣，仍是一個穿黑色夏服的打紅領帶的美貌快樂而又勇敢的小少年，只有這件要做伯爵的事，有點使他昏迷，更使他莫名其妙的，是徐特立克說起來，那樣從容自在，像說旁人的事體那樣，他自己連沒有注意到這是一件大事。

「你的名字呢？」何博士問。

「徐特立克·愛諾爾，封特爾里公子。」哈維善是這樣叫我的。當我走進客廳去，他說：「（哈！這就是封特爾里小公子）」。徐特立克回答他。

「哈！我真莫名其妙了。」何博士說。

他每次驚異和興奮的時候，總是這樣喊起來。在他困惑的那一瞬間，除此以外，想不到什麼別的可說。

徐特立克覺得這是很適當的叫聲。他對何博士非常的敬愛，差不多他的一言一語，都信爲是合理的。他還入世不深，不知道何博士也有許多時候，也不合世俗。當然，他知道他的言動，和媽媽不同，因爲媽媽是一個女人，並且他相信太太們和紳士們的意見與行動，老是不相同的。

他用心地望着何博士。問道；

「何伯伯！英國很遠罷！是不是？」

「要過大西洋！」何博士回答。

「那就糟了。」徐特立克說，或者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不能見面罷。我不高興想這個呀！何伯伯！」

「好朋友是必須離別的呀！」

「好朋友，我們不是做了多年的朋友嗎？」

「是的，從你牛下來，我們就是朋友。你抱到這街上來走的時候，只四十天

呢！」

「唉！」徐特立克歎氣的說；「我從沒有想到這時候我要做伯爵呀！」

「你覺得不能不幹嗎？」何博士說。

「我想怕不行罷，母親說就是爸爸，也是要這樣做的。不過，若是我做了伯爵，我能做一件事，就是我能做一個好伯爵，我決不去做一個強暴的人。假使美國再發生什麼戰事，我一定得設法制止。」

他和何博士有一個長時的認真的談話。何博士最初的驚奇過去了，也沒有表示豫期的憎惡，他拚命裝着自然的樣子，在他們要告別的以前，他還問了小朋友許多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徐特立克能回答的就很少，他自己只好又替他回答，接着說明伯爵候爵和貴族產業的事，他那種說明，若是那位哈維善老紳士聽着了，也會使他驚異的罷。

可是，哈維善這次到他家裏來，已經有許多事使他驚異了。他就在英國過活，

美國人和美國習慣，一點也不熟習。他因律師職務的關係，在老伯爵家裏，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他家的財產和權勢，他全知道。對於將來將承繼這富貴的未來的道林·可特伯爵的這少年，他以冷靜的職務上的眼光，抱着某一種興味。老伯爵對於兩個大兒子的失望，和對於第三個兒子同一個美國女子結婚的憤怒，他是全知道的。並且還知道老伯爵是如何的恨這位年青的寡婦，對她除了粗暴的話以外，什麼也不說的。他固執地總以為她是一位美國尋常極了的女子，她引誘他的兒子同她結婚，不過是因為知道他是伯爵的兒子。就是這位老律師，對於這些也大半信以為真。在他一生，看見過許多自私的愛利的人，加之他對於美國人，又沒有好感。所以，他坐着馬車，走到這偏僻的街，他的馬車，停在那小屋的門旁的時候，他真有點慘然了。未來的道林·可特城的許多領土和財產的主人，就生在長在這條角上還有一個雜貨店的不值錢的街上的小屋裏，想起來，真是有點可怕。他不知道那個孩子是箇怎樣的樣子，他的母親，又是箇什麼樣的母親。他想到這裏，去會他們母子的事，稍

稍有點躊躇了。在那高貴的家裏，担任了幾十年法律事務的他，自然有一種驕傲，這種驕傲，叫他不得不和一個普通的愛錢的女人商量什麼事，真使他感着非常的不高興，並且這女人，對於丈夫的故鄉和他的家世，一點也不尊敬。實在那是一個威名赫赫的家世，就是冷靜的銳敏的事務的老法律家哈維善，對此，也表示非常的敬意。

當瑪利領哈維善到小客廳去的時候，他帶着批評的眼光，向周圍一望。那裏雖是樸質，看去却很爽快，像個住家的樣子。沒有無用的平凡的裝飾，也沒有平凡的虛飾的圖畫，壁上掛的一些東西，趣味都還不壞，房子裏許多美的擺飾，似乎都是女子的手工。

「總不至於那樣壞罷，」哈維善獨自地說。「或者，是加普登的趣味還保存着罷。」

當加普登夫人進來的時候，他一望見，才知道不僅是加普登的趣味的佔據，就

是她自己於這也是大有關係的。假使哈維善不是一個沉着而堅強的老紳士，他看見她的時候，會一驚罷。加普登夫人穿一件樸質的黑衣，於她那苗條的身材，是那麼相合，看去比起有七歲孩子的母親來，簡直像一個少女。她有一幅美麗而又悲傷的年青的臉，在她那雙大的茶色的眼睛裏，藏有一種很溫柔的天真的眼色。她那種悲傷的表情，從她丈夫死後，在她的臉上，一直沒有失去過。徐特立克是時常看見這個的。只有他和媽媽一塊兒頑一塊兒散步，或是說出許多可笑的事，或是說出從報紙上記來的，或是從同博士談話中記來的一些長句子的時候，他可以看見那種悲傷，從媽媽的臉上暫時消去。他歡喜引用那些長的句子，當這些句子說得使媽媽發笑的時候，他就非常高興。雖說他自己都是很認真地說着，然而他不知道那些爲什麼那樣可笑。那位老律師，以他豐富的經驗，非常精明地了解旁人的性質，所以他一看見徐特立克的母親，他覺得老伯爵把這位女子，想作是一個平凡的愛利的人，完全是一種謬見。哈維善沒有結過婚，也沒有戀愛過，但是他預知這位美貌的有可

愛的聲音悲哀的眼睛的女子，她和加普登結婚，完全因為她是一心一意地愛他，絕沒有想到他是一個伯爵的兒子的好處。因此他覺得這次來和她交涉，於他並沒有什麼不合之處，並且他想那位封特爾里小公子，或者也不致於那樣不適合他家的門楣罷。他父親是個美男子，母親是個美婦人，那末，他們的兒子，一定也是風采翩翩的罷。

當哈維善將來意向徐特立克的母親說明的時候，她的臉色，變得非常蒼白了。「呀！」她說；要把他從我這裏帶走嗎？我們母子是多麼愛着的呀！他是我的幸福！我就只有這一個寶貝。我是拚命地要好好地養育他的。」她說到這裏，可愛的年青的聲音顫動着，眼眶裏滿了眼淚了。「你不知道他是我一個多麼要緊的兒子，能給我多少的安慰呀！」

那律師一面咳嗽一面說；

「道林可特老伯爵對你不親切，不頂親切的事，我不得不告訴你。他是一個老

人，他的偏見很強。他特別不高興美國和美國人，因他兒子和你結婚，使他大發脾氣。叫我來做這不高興的消息的通知者，我也很難爲情。但是他不想見你的決心，是很堅定的。他的計劃，是想把小公子在他的監督之下受教育，叫他和伯爵同住。伯爵非常愛道林可特城，在那裏住得很久了。他老人家，是患痛風症的，不歡喜倫敦那地方。所以小公子大半也同着祖父住在道林可特能。離那裏不遠的可特洛基，有很舒服的房子，伯爵說給你做住家。他還每年給你相當的費用。但是有一個規定，只許徐特立克去訪你，你不能去看他，不許你進他們的園第之門。你要知道，少爺和你，並不是真正的離開。我担保，太太，這條件是不那樣的苛刻，你得想想，環境和教育對於小公子的利益是很大的。」

他怕她哭泣，心裏稍稍感着一點不安，因爲他知道許多婦人，是會這樣做的。看着婦人們哭泣的事，他非常討厭。

但是她並沒有哭，走近窗前去，反轉臉來，站了一刻，哈維善看見她在那裏拚

命地鎮靜她自己。後來她說：

「徐特立克的爸爸，是非常愛道林可特故鄉的。他愛英國，他愛英國的一切。他生前和家裏分離的事，他時時感着悲傷。他對於家庭，對於家世都是很自傲的。他一定希望——我想他一定希望他的兒子，能使他看見美麗的故鄉，能使他受着和將來的身分適好的教養。」

於是，她走回桌旁來，站着，斯文地凝視着哈維善先生。說；

「我的丈夫一定是希望這個的。並且於我的孩子也是頂好。我知道——我決定他的祖父不致於那樣不親切，教他不要愛母親，並且我還知道——就是他祖父這樣做，這於我的孩子並沒有害處，他是太像他的父親了。他有熱情的忠實的性質，有誠實可靠的心。他就是不看見我，他也會愛我的：既然我們能常常會面，我當然沒有什麼難過。」

「她是一個毫不打算自己的人，她不爲她自己提出什麼條件來。」哈維善這樣

想。於是他大聲地說；

「太太，你對於少爺的設想，我表示敬意。少爺長大了以後，他將感謝你的。我可以担保，從此以後，少爺一定被深深的愛護着，無論什麼事，都爲他的幸福設想。老伯爵擔心他的一切，是與太太對他的程度同樣的呀！」

「我希望，」這溫柔年青的母親，稍稍動情的說；「我希望他的祖父能愛他，這孩子有一個情深的性質，並且他時時養育在愛情中的。」

哈維善又咳了一下嗽。雖說他難以想像那位患痛風症懷脾氣的老伯爵，會很厲害地去愛個什麼人，但是他知道，就是易怒的伯爵，對於一個是自己的承繼者的少年，總是親切一點的好罷。他還知道，若是徐特立克能稍稍得他的歡心，不屈辱他的門第的時候，伯爵會把他很看得起的。

「小公子去了，一定很舒服的，我敢說。」他回答她。「老伯爵想和你住得很近，你們母子可以時時見面，這也是爲小公子的幸福打算的呢！」

哈維善覺得完全照着老伯爵的話說出來，是不聰明，因為伯爵的話，是既不客氣，又不親切。所以他說的時候，把他的話，說得圓滑些文雅些了。

當愛諾爾夫人叫瑪利去找徐特立帶到客廳來，瑪利說他在雜貨店裏頑的時候，哈維善聽了，又稍稍的一驚。

「太太，一定，我很容易去找着他！」瑪利說；「這時候，他會在雜貨店裏，坐在賬台旁面的高凳上，同何博士多半在那裏談政治，否則，就自由自在地在臘燭，肥皂，馬鈴薯裏面頑呢！」

「從徐特立克生下來，何博士就認得他。」愛諾爾夫人對老律師說；「他對他非常親切，他倆人中間，有很深的友誼。」

哈維善記起在街上經過的時候，向那有馬鈴薯的蘋果的桶子和各種各樣的雜貨的店子一瞥的事了。於是他心裏又懷疑起來。在英國，上等人家的兒女們，決沒有同雜貨店裏的人做朋友的，所以他覺得這是一件怪事。假使這個孩子的態度不好，

有歡喜同下等人交遊的性質，豈不是糟糕極了。老伯爵一生中最不體面的事，就是他那兩個大兒子歡喜同下等人交遊。他想，難道這孩子沒有受父親好的性質的遺傳，受的是他伯父們的惡質嗎？

他同愛諾爾夫人談話，在那孩子未來的以前，他想着這件事，稍稍感着點不安。當他把門推開走進房來，真的他躊躇了一下，才抬頭去看徐特立克。當他走到母親的手旁去的時候，哈維善一見他，在他的心中起了一種奇妙的感情，若是那些平素知道他是如何沉着的人們，這次看了他這種樣子會覺得非常驚奇罷。這時非常刺激他的，是一種反動的感情。在那一剎那，他就看出在他所看見的少年中，這是一個最美的了。他的美有許多地方，不是尋常的。他有一個強壯活動而又文雅的小身軀，一幅堂皇的小臉。抬着頭，進退的動作，很勇敢的樣子。這樣子像他的父親，簡直像得奇怪。他有他父親的金色的頭髮，和母親鴛色的眼睛，但是在他的眼睛裏，沒有悲傷或是怯懦的表情，這是和他母親不同的地方。那是一雙天真的無畏

懼的眼睛。他那樣子，似乎從他出世以來，一直到現在，對於什麼事，就沒有懷疑過，沒有恐懼過的樣子。

「他是我才看見過的養育得好的最美貌的少年。」哈維善這樣想。可是他只大聲地簡單地說；

「哈！這就是封特爾里小公子！」

以後，他愈看徐特立克，愈覺得可驚。他雖說看見過很多的小孩子，但是對於小孩子的事，他是不大知道的。在英國看見許多可愛的漂亮的男孩女孩，都被他們的家庭教師好好地看護着，可是那些孩子有的是不大方，有的是亂來的，從沒有一個使這位嚴格的老紳士，發生過特殊的興趣。或者因這孩子的運命，關係他個人的利益，所以比起別的孩子來，比較注意徐特立克罷。總而言之，他對他非常的注意，那是事實。

徐特立克並不知道他在被人注意，他的行動，完全如平日一樣。當母親給他們

互相介紹的時候，他和哈維善很親切地握手。與何博士同他談話他應答着那樣的調子：哈維善問他什麼，他毫不躊躇地應對着。他不羞澀，也不過於放肆。當老律師同他母親談話時，他注意到徐特立克非常有趣味地傾聽着，他簡直就像一個大人。

「他像一個成了人的少年了。」哈維善對他母親說。

「是的，有許多事，他真像一個大人。」她回答他。「他學什麼東西，很快就懂得就記得。他的生活，大半是同成年人過着，所以他有一個可笑的脾氣，歡喜用那些書上讀過的或是聽見別人說過的長句子，但是，他也非常歡喜小孩子的遊戲，我想他總也不蠢，不過，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呢！」

第二次哈維善看見徐特立克的時候，覺得他母親說有時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事，是很對的。當他的馬車轉進街角時，望見一羣很興奮的孩子。有兩個預備賽跑，有一個正是他年青的小公子。只有他的聲音最大，喊着鬧着。他兩個人並肩站

着，一隻小小的穿紅襪子的腳跟，向前一步站着。

「一，預備！」司令者喊道；

「二，站穩，三，跑！」

哈維善滿着趣味的好奇的感情，靠着馬車的窗子向外面看。喊一聲跑，徐特立克就衝向前去，他那雙小紅腳，在短褲的後面像在空中似的飛跑着，哈維善從沒有見過這樣有趣味的事。徐特立克緊握着他的手，臉逆着風，放光的金髮，被風向後面吹着。

「跑，拼命，徐特立！」一羣孩子都喊道，他們興奮得又是跑又是鬧。「拼命！

碧利威廉。徐特立克向前衝呀，碧利！向前衝呀！拼命呀！」

「我相信小公子是會勝的。」哈維善獨自地說。紅脚一上一下地飛躍，孩子們應援的呼喊，因為比紅脚踏後些，也不可輕視的，拼命向前追去的碧利的蒼色的雙脚，看了這些東西，使哈維善感到一種興奮。

「真的，我不得不希望他勝呀。」他說了，接着就是一個辯解似的咳嗽。

在那時候，跳躍的孩子，又是一陣狂烈的叫喊。一看，徐特立克最後一衝，已經跑到街端的燈柱而接觸着了。他喘氣地到這目的地，比碧利只快得兩秒鐘。

「徐特立克萬歲！徐特立克勝利！」小孩子們大喊起來。

哈維善把頭縮進馬車去，靠着背坐下，臉上浮出一種乾枯的微笑。

「小公子不錯！」他說。

他的馬車停在愛諾爾夫人的門前的時候，那倆個勝利者和敗北者，跟一羣鬧噓噓的小孩子，都走向這邊來。徐特立克一面同碧利並着肩走一面同他談話。他那得意洋洋的小臉，已緋紅了，金色的捲髮，貼在熱的汗濕的額上，兩隻手在口袋裏。

「你看，」分明他是對這敗北者，担心他難過，故意安慰他似的。「我知道我會勝的，因為我的腿要比你稍稍長一點，我想是這樣的罷，我比你大三天，所以我

就佔了面子。我比你大些呢！

徐特立克這樣一說，使得碧利快活些，差不多又笑起來，使他又稍稍地意氣昂然了一點，好像他賽跑並沒有敗，他是勝利者那樣的了。總之，徐特立克有一種方法，使得人們快活。就是在他勝利的得意洋洋的時候，他仍然記得被他打敗的人，沒有他自己那麼高興。並且他會想到那個失敗者，在別種情形之下，可以感到是勝利者罷。

那早晨，哈維善同這賽跑的勝利者，有一個長時的談話，這個談話，使得那老律師時時快活的微笑，並且用那露骨的手，時時去摸撫他的下巴。

愛諾爾夫人因事叫出去了，客廳裏只剩下哈維善和徐特立克。起初的時候，哈維善不知道要對這小陪客講什麼才好。他覺得頂好是講點關於準備見他祖父應當注意的事情，和說點小公子自己將起的很大的變化。當徐特立克到英國的時候，他會看見一些什麼，在那邊等待他的家庭，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據哈維善看

來，這些事，他一點也沒有想到。甚至於連他母親不同他住在一個地方的事，也還不知道罷。都覺得最好是使他到了英國，把第一關過去了以後，再想法告訴他。

哈維善坐在開着窗一邊的靠椅上，在那一邊，還有一把大椅，徐特立克坐在上面，望着哈維善。他深深地坐在椅子上，捲髮的頭，靠着背墊，雙腳交叉着，兩隻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裏，就像何博士那樣子。他媽媽在那裏的時候，他很仔細地看着哈維善，媽媽走了，他仍是帶着敬意的思索地望着他。在愛諾爾夫人出去以後，他倆人有一個短時的沉默。在那沉默中，似乎兩人都在觀察對方的樣子。哈維善呢，對於這個賽跑騰稱的，穿着短褲紅襪的，要是深深地坐在大椅子上，腳還踏不到地上的這位小朋友，他真不知道要對他講什麼話才好。

但是，因徐特立克突然的開口，解除哈維善的困難了。

「你知道嗎？」他說；「我不知道伯爵是什麼呢？」

「不知道嗎？」哈維善說。

「不知道。我想知道一個小孩子去做伯爵的時候，應當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的。」哈維善答。

「請你，」徐特立克敬意地說。「你不能說給我聽嗎？（他有時說這種長的語句，發音還不十分正確。）伯爵是誰叫他做的呢？」

「開始，是皇和皇后罷。」哈維善說。「大概他們那些爲國家建功立業的人，就叫他做伯爵呢！」

「哈！那不是正像大總統嗎？」徐特立克說。

「是的嗎？你們這裏的大總統，是因爲爲國家建功立業而被選的嗎？」哈維善問道。

「是的，」徐特立克快活地回答；「凡是一個偉大的能知道各種各樣的人，就

被選爲大總統呢！有提燈會，有音樂隊，人人都演說。我時常想，或者我會做個大總統罷，但是我從沒有想過做伯爵。關於伯爵的事，我不大知道呢！」他很快地加說了這一句，因爲自己說沒有想過做伯爵，他恐怕這句話對哈維善不大客氣。「假使關於伯爵的事，我全知道，我敢說，我一定也是想做的罷。」

「與大總統是稍稍有點不同。」哈維善說。

「真的嗎？怎樣的呢！沒有提燈會嗎？」徐特立克問。

哈維善也把腳交叉着，兩隻手的指尖，很小心的接合着。他想，或者這是一個詳細地同他把這些事談一談的時候罷。

「伯爵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他說。

「大總統也是這樣呢！」徐特立克搶着說；「那提燈會有五里路長，還放花爆，還有音樂隊。何博士帶我去看的。」

「一個伯爵，」哈維善接着說，對他自己的論據，稍稍感着不安。「伯爵大概

都是很老的門第的呀——」

「那門第是什麼？」徐特立克問。

「很老的家，非常老的家。」

「哈！」徐特立克一面將手更深深地插進口袋去，一面說；「那末，公園附近的那個賣蘋果的老婆，正是這個樣子。我敢說她是很老的門地的呀！她是老到那麼樣，她是怎樣站着的，你見了會使你驚奇的。我想她總是一百歲了。但是，就是雨天，她還是要出去。我和那些孩子們，都很同情她。有一次，碧利得了塊把錢，我叫他每天向她買五分錢的蘋果，一直把那點錢買完，也可以讓她做二十天的生意，但是，他買了一個禮拜，碧利就吃厭蘋果了。可是，真是幸運，剛在那時，一個紳士給了我五角錢，於是我就每天代替碧利，向她買一點。無論你，無論那個，對於一個這樣窮這樣老的門地的人，總也感着同情罷。她說她的門地，都到骨子裏去了，下起雨來還要更壞呢！」

哈維善望着這陪客的天真的認真的小面貌，真稍稍有點茫然了。

「我說的話，我看你還不完全懂呢！」他說；「我說的老的門第，並不是說一個人年紀多老的事，我是說那個世家的名字，在世上被人知道有多少年了，人們襲着這幾百年的著名的就是在他本國歷史上也記載着的那樣的門第呀！」

「那末，像華盛頓那樣。」徐特立克說；「從我生下來，我就聽說他了，在許久以前，他就被人知道了。何博士說他決不會被人忘記的，因為獨立宣言的事，還有七月四日，是獨立紀念。你知道，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道林可特伯爵第一的承受爵位，在四百年前呢！」哈維善莊嚴的說。

「呀！真是很久的以前呀！你告訴我媽媽沒有？這一定能使他感着特殊的興趣的，她進來了，我們告訴她罷。她時常歡喜聽新奇的事呢！那末，做了伯爵，要做些什麼呢？」

「有許多是幫着治理國事，有許多勇敢的在往日曾出入沙場，打了一些大

仗。」

「我也要這樣做，」徐特立克說；「我的爸爸是一個軍人，並且他很勇敢——像華盛頓那麼勇敢。假使他沒有死，恐怕就是因為勇敢而要做伯爵罷。我是歡喜勇敢的伯爵的。胆大的人是有很大的好處。以前，我在黑暗裏面，總是有點怕，但是我一想到革命軍人和華盛頓的時候，我就不怕了。」

「做了伯爵，另外還有一種利益。」哈維善說，他帶着好奇的表情，用那嚴格的眼睛，凝視着這小朋友。「有許多伯爵是資本家。」

他帶着好奇的表情，因為他想試試看這小孩子知不知道金錢是一種什麼力量。

「有錢那是一件好事！」徐特立克天真的說；「我希望我有很多的錢。」

「這樣嗎？」哈維善說。「爲什麼？」

「一個人有了錢，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那個賣蘋果的老婆，你知道的。我若是有錢，得先買一個帳篷和一個小火爐給她。下雨的天氣，每天早晨，我得給她

一塊錢，於是她可以不出去。並且，我還要送她一條圍巾，那樣，她的骨頭不致於那麼痛罷。她的骨不像我們的骨，她一動作，就會痛的。是那樣痛人的骨頭，無論誰都很困苦罷。我若成了富豪，能替她做這些事的時候，我想她的骨頭會完全好的呀！」

「哼，你有了錢，此外還要做什麼事呢？」哈維善說。

「呵！我能做許多事呀！當然，我要替媽媽買許多漂亮的東西，如針箱，扇子，金的針抵和戒指，百科全書和馬車，有了馬車，免得她等電車了。要是她歡喜紅色的綢衣服，我也要買一點給她，但是她最歡喜穿青顏色的衣服。不過，我有點錢，我要同她到大公司裏去，叫她自己去看，自己去選，看她歡喜什麼，就買什麼。此外還要替推克……」

「推克是誰？」哈維善問。

「推克是一個擦鞋匠。」徐特立克因他自己有趣味的計劃的興奮，熱烈地說；

「他是一個頂好的擦鞋匠。他在下街轉角的地方。我知道他多年了。有一次，那時我還很小，母親帶我到街上去，她買一個氣鼓鼓的美麗的皮球給我，我拿這個皮球時，一不小心，這皮球跳到有馬車和馬的街心去了。我是那麼失望，簡直要哭起來，因為我那時還很小，還是穿的女孩子的衣服呢！那時推克正在替人刷鞋子，他說一聲「喂」，就跑到街心的馬車中去，捉着那皮球給我了，並且還用他的外套，揩乾皮球上的灰泥。給我的時候，對我說：「好了，小朋友！」於是母親非常讚賞他，我也欽佩他。從那以後，我們一到下街去，必同推克談點話。他一見我就說「喂」，我也回答一聲，我們談些話以後，他就告訴他生意的情形。近來他的生意是不太好了。

「你想替他怎樣呢？」哈維善一面問，一面微笑着去摸他的下巴。

「哈！」徐特立克裝着認真的態度坐在椅上說；「我將送點錢給傑克，叫他退出來。」

「傑克是那個？」哈維善問。

「他是推克的夥計。他是一個壞透了的夥計。推克說，他對於賣買，沒有一點信用，一點也不忠實。他欺騙人家，常常使推克生氣。你要知道，假使你是一個時正直的拚命幹的擦鞋匠，偏碰着你的夥計，是一個狡猾欺騙的人，也會使你生氣罷。所以做生意的人，都歡喜推克，都討厭傑克，因此，他們只來做一次生意，就不再上門了。我若是有了錢，我得送點錢給傑克，叫他退出去，另外給推克一塊出色的招牌，——他說，要是有塊出色的招牌，生意就好極了。並且我還要給他一些新衣服，新鞋刷，叫他從新開張。他說他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從新開張的事。」

哈維善看了徐特立克交雜着他朋友推克的土話來敘述他這小故事的樣子，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天真更可愛的了。在徐特立克是完全相信這位老律師，和他自己一樣，感着同樣的趣味。本來，哈維善對這些事真感着很大的興趣，不過他最感着趣味的，倒還不是推克和賣蘋果的老婆子，而是他自己完全忘記了個人 在他

那金色的捲髮之下的頭腦裏，不住的爲他那些可憐的朋友，想出許多好的計劃的事。

「此外呢？」他說；「若是你發財了，將替你自己做些什麼呢？」

「事情多得很，」徐特立克很快的說，「我第一步，得送點錢給瑪利的姊妹，叫做波里特的，她有十二個小孩子，並且她的丈夫又失業了。她時常到這裏來，哭泣着，母親總是給她一些東西，放到她的口袋裏，於是她又哭着說；「好太太，祝神降福給你。」此外何博士歡喜金錶金鍊子，爲作紀念的原故，我要買着送他，還送他一個海泡石的煙管。此外，我想組織一個隊伍。」

「什麼，隊伍？」哈維善喊起來。

「像共和黨大會時那樣，我將小朋友們聚集攏來，都穿着制服，拿着提燈，我自己也是一樣。於是我們訓練着，列隊地走着。若是我有了錢，爲我自己我就想這樣做。」徐特立克很興奮地說。

正說到這裏，房門一開，他母親進來了。

『對不起得很，我失陪了這樣久。』她對哈維善說。『因為剛有一個麻煩極了的窮婦人來找我呢！』

『這位小紳士把他許多的朋友，並且以及他若是有了錢，要如何處理他們的事，都告訴我了。』哈維善說。

『波里特也是他的一個朋友，』愛諾爾夫人說。『我剛在廚房裏和他談話的，正是波里特！她現在因丈夫患風濕症，她非常困苦呢！』

徐特立克一聽說，就從大椅上溜下來。

『我去看看她能，問問她丈夫的病怎樣了。他沒有病的時候，真是一個好人。我受了他的好處，因為有一次他做了一把木刀給我。他確是很有才幹的人呀！』

徐特立克一面說，一面跑出客廳了。哈維善也從椅子裏站起來。似乎在他的心

裏有許多事要說似的。他躊躇了一會兒，望着愛諾爾夫人，說。

「在我從道林可特城出發之前，我會見了伯爵，在那裏，我受了他種種的吩咐。他是希望孫少爺到英國以後的生活，和他倆的相處，是向着快樂方面的。他說叫他知道他這次生活的變動，可以得到許多的金錢，他歡喜的東西，都可買給他。他有什麼願望，可以滿足他。伯爵叫我對他說，他想什麼，祖父都可以給他。我知道，小公子想拯救貧窮的婦人，伯爵是全沒有想到這樣的事的，不過只要能使小公子高興的時候，伯爵也可以做罷。因為我覺得小公子若是不滿足，伯爵也是不快活的呀！」

這是第二次，哈維善沒有照着伯爵的話去說，自己又說得圓滑多了。那伯爵實在是這樣吩咐他的；

「叫那孩子懂得，他要什麼，我可以給他什麼。叫他知道了道林可特伯爵的孩兒，是成了一種什麼人。他想要的東西，我都買給他，並且他的口袋裏，還時常

有錢，告訴他聽，這些錢是他的祖父放在那裏的。」

他祖父這種動機，並不是出自好意。若是徐特立克不是這樣優愛溫良的性質，伯爵那樣對待他，會有很大的害處罷。並且徐特立克的母親，她也是那樣溫和，一點也沒有懷疑到什麼害處。她以為或者是那個寂寞不幸的老祖父因為兒子都死了，想對這孩子親切一點獲得他的愛與信用罷。現在使她很高興的，是他想着徐特立克有能力幫助貧窮的婦人了。她知道這次奇異的命運降落在她孩子身上的最初的結果，是使他能向需要慈善的人做着慈善的事業，她感着更高興。所以在她那美麗而年青的臉上，浮上一層愉快的顏色。

伯爵是這麼親切，徐特立克一定很高興的。他非常歡喜波里特和她的丈夫末格爾。本來他們夫婦，都是正直的應當受人歡喜的人。我也時時總是想盡力幫助他們一點。末格爾身體強健的時候，是一個做苦工的人，但是他病了很久了，需要醫藥費，衣服和滋養品。人家給他們一點東西，他們真沒有亂用一點呀！」愛諾爾夫人

說。

哈維善將那隻瘦手伸進胸前的口袋去，掏出一個大本子來。在他那緊張的臉上有一種奇妙的表情。他想若是向伯爵說明小公子最初的希望是想接濟家人的時候，不知伯爵要說些什麼。他又想到那個怪脾氣的慾望很深的自私的老伯爵，對於這件事，不知作何感想。他對愛諾爾夫人說，

「老伯爵是一個頂大的財主，你還不知道。所以無論什麼過分的要求，他都能給以滿足的。我想伯爵若是知道小公子有許多奢望的時候，一定很高興罷。假使你把少爺叫回來，允許我的時候，爲着救濟你剛說的那樣的窮人，我可以給他五磅錢。」

「五磅錢可以抵二十五元！」愛諾爾夫人叫起來。「給他們是一筆大款子了。我真不能相信呢！」

「真的，」哈維善說，又枯淡地一笑。「在少爺的生活上，有一個大大的變

動，那末在他的手中，應當擁有大大的權力。」

「哈！」他母親大聲道；「他是這樣一個小孩子——一個很小的孩子。我如何去教他好好地用這些錢呢？我反有點恐懼了。」

那律師又咳了一下嗽。他看着她眼睛所現出的那溫柔胆怯的表情，使這位鐵石的老人的心感動了。他說；

「太太，據我今早晨和少爺的談話看來，他將來關係別人的事，是與自己的事一樣。雖說現在還是年小，但是我看就是長大了，性質也決不會變的了。」

於是，他媽媽去找徐特立克，帶他回客廳來。哈維善聽見他在進門之前，同他媽談話的聲音。

「那是急性發炎的風濕病，那是一種最危險的風濕病呀！波里特說因為他想着沒有錢付房租，把病弄得更壞了。要是他的兒子巴特有衣服穿，也可以到店子裏找點事做。」

他走進客廳的時候，臉上現出担心的表情。他對於波里特覺得非常難受。他對哈維善說；

「媽媽說你叫我呢！我正在同波里特談幾句話。」

哈維善望了他一會，他覺得有點窮迫和猶疑的樣子。如徐特立克的母親所說，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呢！

「道林可特伯爵——」哈維善說了這一句，似乎叫他母親代說似的，不知不覺地同他母親望了一眼。

他母親走近他的身旁去，用那雙優美的手，抱住他的兒子。對他說。

「徐特！那伯爵就是你的祖父，你自己爸爸的父親。他是非常親切，非常愛你，他也希望你愛他，因為他的兒子都死了。他希望你自己幸福，同時又希望你能使旁人幸福。他有很多的錢，你想要什麼，他都可給你。他都告訴了哈維善先生，並且叫他拿了許多錢來給你的。你現在就可分點給波里特，可以使她付清房租，可

以使末格耳買點必需的東西。這不是很好嗎？徐特！你祖父不是很好嗎？」他母親一面說，一面在他那圓圓的臉上接吻。他因驚奇的高興，突然間在他的雙頰，泛著紅潮了。

他將眼睛，從母親那裏移望着哈維善。說

「錢現在就可以給我嗎？我就可以拿去給她嗎？她就要回去呢。」

哈維善給了他錢，那都是新鈔票，摺成很好看的一捲。於是徐特立克跑出去了。

「波里特！」他一跑到廚房裏，他們就聽見他的喊聲。「波里特，等一刻，這裏有錢呢！這個給你，你拿去付房租，我祖父給我的。給你和你的丈夫罷。」

「呀！小少爺！」波里特帶着驚奇的聲音說；「這裏是二十五塊！太太呢？」

「我要去對她說明一下才好。」愛諾爾夫人對哈維善說。

於是她也出去了，把老律師一個人留在那裏。他走近窗前，站在那裏沉思地望

着街道。他心裏在想，蕭林可特城中華美廣大而陰鬱的書齋裏的伯爵，爲寂寞爲病所苦惱，雖蕭周圍都是繁華富貴，然而真心可愛的人一個也沒有。因爲在他自己的一生，除了自己以外，沒有真心去愛過任何人。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是誇大，是性急。專門打算自己的利益和快樂，簡直沒有時間去想旁人的事。從他門第地位而來的權利富貴，專給他自己一人娛樂。他現在是老了，他那種縱慾的生活，僅僅帶來了身體的不健康和易怒的性質。因此，他討厭這個世界，同時呢，世間也討厭了他。縱使他有極佳的地位，但是在這世上，恐怕不容易再找一個他那樣不得人望的寂寞的伯爵罷。本來，若是他自己高興的時候，也能在他那城裏，請來滿座的賓客，也能開大的宴會，也能召集盛大的遊獵。但是伯爵的心裏也暗中知道，那些來赴他的宴會的人，都是畏懼他嚴厲的臉色，和譏諷苛刻的言語。他有鋒利的口調，和殘忍的性質。因爲他們有些神經質的，有些自傲的，有些怯懦的，差不多一有機會，伯爵就拿他們取笑，不是冷嘲，便是熱罵，總要弄得人家難爲情，他自

己才快活。

哈維善完全知道他那種無情的殘虐的性質，他一面從窗子外面望着靜的窄狹的街上，一面想着伯爵的事情。在他的心裏，浮出一幅完全相反的圖畫，那正是快樂美麗的，剛才坐在大椅上，慷慨天真而正直地談着他的朋友推克和賣蘋果的老婦人的故事的那少年的面影。他又想到伯爵許多的收入，豐美的財產，和爲善或是爲惡的權力，不久就會握在這少年的小而又肥的手裏，這手是他很深的插在他的口袋裏的。

『這完全不同！』他獨自地說；『這完全不同。』

徐特立克和他的母親，隨即回來了。他非常高興。坐在母親和律師之間的那把椅上，雙手攔在膝上，態度非常可愛。他因爲波里特困苦的解除和她的狂喜，使他喜得紅臉了。

『她哭了！』他說。『她說她是快活得哭了。我在以前從沒有看見過誰快活得

哭的。我的祖父真是一個好人。我不知道他是這樣好。做伯爵比想着的要好多了。我要做伯爵，我高興，我真高興極了呀！」

三、離家

在第二個禮拜，關於做了伯爵種種的利益，徐特立克很知道了。在開始的時候，他自己所希望的事，沒有一件不能立刻辦到的話，他差不多不能相信。本來，他對於這些事，不完全了解罷。但是同哈維善幾次談話以後，他目前的希望，竟使他滿足了。至少這一點是了解的。他那種希望的單純，一滿足就那樣高興，使得哈維善也歡喜起來。在他到英國去的前一週，做了許多奇妙的事。有一天早晨

哈維善和徐特立克同去訪了推克，下午又回到年老的賣蘋果的老婦人的店前，告訴她買了帳篷，火爐和披肩，還送許多錢給她，她簡直驚奇得茫然了。關於那一天的事，哈維善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因為我要到英國去做貴族，」徐特立克溫柔地對老婆說；「我不想每次下雨的時候，擔心你的骨頭呢；我的骨頭，是從不痛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一種痛苦，但是我很同情你，我望你以後會好一點。」

他倆離開了那個毫不相信當前的幸運，差不多驚奇得喘不過氣來的老婦人，走回家來的時候，在路上徐特立克對哈維善說，

「這個老婆子實在是個好人。有一次我跌在地上。膝頭受了傷，她給我一個蘋果。簡直不要錢。因此我永遠不能忘記她！對你親切的人。你是不能忘記的罷。」

可是在他那正直單純小小的心靈裏，沒有想到世上還有根本就忘記了親切的人們。

同推克相會，也很有趣。正當推克和傑克鬧壞了，他們看見推克的時候，他的樣子還不高興。當徐特立克平靜地說明來意，他喫了一驚，後來聽到他要給他許多東西，解決他一切的困難時，他簡直驚得啞口無言了。徐特立克那種說話的態度，是簡單輕快，而又不講那些煩瑣的客氣，站在旁面聽着的哈維善，也大大地受了感動。聽到自己的老朋友做了貴族，不久就會做伯爵的事，使得推克眼笑唇開了。他一驚，帽子掉在地下。他檢起帽子的時候，又發生奇怪的叫聲。在哈維善聽去確實覺得有點奇怪，但是徐特立克呢？這種老朋友叫聲，早就聽慣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推克這樣說了一句，分明弄得徐特立克有點呆了，但是他馬上又鎮靜起來。

「無論誰初聽了，都不相信。」徐特立克說；「何博士聽了，說我患了熱病呢！在起初的時候，我也不歡喜去做伯爵。但是現在過慣了，覺得這也很好了。那伯爵就是我的祖父，我想做的事，都隨我做。雖說他是伯爵，然而他很親切。他叫

哈維善先生帶了許多錢來給我，我現在分點給你，你拿着把傑克的股子買回來叫他退出去，你一個人幹罷。」

後來推克真的叫傑克退出去了，他一個人做老板，買了新的鞋刷，出色的招牌，各種各樣的器具。他正像那個賣蘋果的老婆不相信自己的幸運一樣，他對於這次的事，簡直不相信。夢中似的望着小恩人的臉，似乎這個夢就要醒的一樣。在徐特立克和他告別，伸出手去同他握手的以前，他以爲這些事都是假的。

「推克！再會了。」他雖是鎮定地說，然而在他的聲音裏，現出顫動來。一雙大眼睛，也急動着要流眼淚了。

「推克，祝你的生意興隆。我很難過，這次要同你遠別。但是，我做了伯爵的時候，或許也再到美國來。我們是老朋友，希望時常通信。你要寫信給我時，這就是我的通信處。」他說到這裏，隨即拿一個紙片給他。「並且我的名字，也不再不用徐特立克了。現在是封特爾里小公子，現在……現在，我們再會了。推克！」

推克也不住地動着眼睛，睫毛上已有淚痕了。他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擦鞋匠。所以當時他自己的心情，就是自己想拚命地說，然而感着總是說不出來。他說不出來，或者是因為這原因罷。因此，他僅能閃着眼梗着咽喉而已。

「我希望你不要走呀！」他破聲地說。又將眼睛閉了幾下。於是望着哈維善，取着帽子行一個禮。

「謝謝，勞先生帶他到這裏來，和對我許多的好處，真是感謝極了。他是一個奇異的小朋友，我是時常念及他的。他真是一個勇敢的非凡的小朋友呀！」

他們倆個回去的時候，他茫然地站着，濕的眼睛，梗着的咽喉，望着高大莊嚴的律師，同着雄糾糾的快樂的小朋友兩人並排走着的後影。到他動身的那一天，徐特立克在何博士的店子裏，談了很久的話。何博士那天非常陰鬱，沒有一點精神。當他的小朋友得意地拿着金鏤金練子，送給他做離別的紀念的時候，他簡直連道謝都很費力。他把那個錢盒子放在肥胖的膝上，鼻孔裏強烈地吹了幾下氣。

「在盒子裏，」徐特立克說，「在裏面，寫了幾句話。我請人替我這樣寫的。」
何博士永存，老朋友封特爾里敬贈，請你見了這東西，不要忘記我——我不想你忘記我呢！」

何博士又將鼻孔大聲地吹了一下氣。

「我決不會忘記你，」何博士帶着稍些有點不自然的聲音說。「請你不要入於英國貴族之林，就把我忘記。」

「我不會的，無論入於什麼之林，決不忘記你。我和你在一起，是最愉快的時候，我希望你幾時到我那裏去。我敢說我的祖父一定很高興。當我去告訴他的時候，或許他會寫信來問你罷。他是一個伯爵，你不致於見怪罷？若是祖父招待你去，我想你不要因為他是個伯爵，就不去罷？」

「我一定去看你。」何博士懇切地說。

假使從伯爵那裏，真有一封信給何博士，請他到道林可特城去頑幾月的時候。

何博士會拋開共和黨對於貴族的偏見，就會馬上準備行裝出發的。這件事似乎雙方都同意了。

最後，什麼都準備好了。馬車停在門前，行李搬到船上去的那一天到了。於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寂寞，佔住這少年的心。他的母親，一個人閉着門在房裏坐了許久，等到她走下樓來的時候，眼睛看去似乎大了些，都還有淚痕，她那可愛的雙唇，都在顫動着。徐特立克立即跑到媽媽的身旁去，媽媽彎下腰來，他於是伸着手抱住她，倆人接吻了。

他雖說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然而他很知道有一種什麼東西，使他倆人悲傷。但是：只有一個溫柔的念頭，浮到他的嘴邊了。

『我們愛這個小房子，媽媽？我們永遠愛這個小房子呀？是不是？』他說。

『是的，是的！』她那種聲音，又低又可愛。『是的，永遠愛這小房子，乖乖！』

於是，他們坐上馬車了。徐特立克同媽媽坐得很近。當媽媽回頭從窗子望着背後的時候，他凝視着母親的臉，緊緊地握着母親的手了。

一會兒，在極其慌亂與混雜之中，他們到船上了。馬車往返不止，客人都下車來，有許多客人，因行李沒有到，急得要命，大的箱子和行李，搬的搬下去，吊的吊上來，水手們在解繩了，忙亂的跑來跑去，高等船員在旁邊命令，太太們，老爺們，小孩們，乳母們都走上船來。有些在笑，似乎很快活，有些是沉默而悲傷的，這裏那裏，有幾個在哭着，用手巾在擦眼睛。徐特立克無論看什麼地方，都很有趣。他看着那一堆堆的繩，張着的帆，高似青天的帆柱，他打算同水手們談話，因此可得到一點關於海賊的知識。

那是最後的一刻了。他靠着欄干，站在上一層的甲板上，看最後開船的準備，望着那些騷擾的水手和埠頭上的人們，覺得很有趣味。他一注意，覺得在附近的人羣中有什麼人在擁擠着。有誰從人羣中擠着要到他那裏走來了。那是一個手中拿着

什麼紅東西的少年。他一看，正是推克。他喘不轉氣來的走近徐特立了。

『我是跑來的。』他說：『我跑來送行的呀！生意很不壞，這是拿我昨天賺的錢買來的。你同着花花公子走到一起的時候，拿着這個罷。因為從樓下擠上來，把包皮也擠掉了，他們不要我上來呢！一條紅手巾，拿着罷。』

他把這些話，一口氣說了。在徐特立回答之前，鈴聲響了，於是推克又跳走了。

『再會！』他急促地說。『你同花花公子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把那條手巾拿着罷。』說着，就不見了。

一會兒，他在下甲板上擠着出去，他剛一上岸，跳板就抽去了。他站在碼頭上，拿着帽子亂搖。

徐特立克捏着手巾，那是一條裝飾着紫色的馬鞋與馬頭的放光的紅綢手巾。於是起來一種比以前更盛的混雜，一種輾軋的牽拉的響聲。碼頭上和船上的人們，都



推克跑上船來，送給徐特立克一條紅綢手巾。

呼應地喊起來。

「再會！再會！老朋友！」無論誰都在呼喊似的，「不要忘記我們，到了利物浦，寫封信來。再會！」

徐特立克在前面靠着，舞着他的手巾。也大聲地嚷道：

「再會了，推克！謝謝你！」

於是，船慢慢地開動了，人們又叫喊起來。徐特立克的母親，將面帕遮着眼睛。在海岸上，留着一個大大的混雜。但是推克只望見徐特立克的可愛的臉，日光照着，風吹着的放光的頭髮，只聽見他那小孩子的親切的聲音，在喊着「再會，推克！」除此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了。於是，小公子從他生地的家鄉，慢慢地流向生疏的祖先的英國去。

四、到了英國

在這次的航海中，徐特立克的母親把那件到了英國以後，他倆不住在一處的事，告訴他了。他起初聽見的時候，非常的悲傷。哈維善見了他那悲傷的樣子，想到伯爵將他們母子住得很近，使他們時時可以會面，覺得這事處置得很得當。因為看到這悲傷的樣子，明明知道把他倆人絕然離開是萬萬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母親對他是那樣甜蜜親切，告訴他聽，說他們仍是住得很近。於是徐特立克對於離居的恐怖也就漸漸地安心了。

「我的房子離你住的很近呢！徐特！」一談到這問題的時候，她就說這句話。

「兩處隔得很近呢！你每天可以來看我，並且你可以告訴我許多事情，我們是多麼幸福呀，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你爸爸時常談到那地方呢！他是非常愛那裏的，你也要像爸爸那樣愛牠才好。」

「若是爸爸也在那裏，我一定是更愛！」小公子說着，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把母子倆分開住這種奇異的事體，只使徐特立克感着莫名其妙而已。然而在他母親呢，覺得這種不得不分居的理由，暫時不要告訴他聽的好。她對哈維善說，

「我看這些事還是不告訴他的好呢！就告訴他，他也不完全懂，不過使他驚奇與難過而已。若是他不知道他的祖父那樣不喜歡我，他一定對於伯爵，覺得是個較可愛的自然的人罷。他到現在，從沒有見過冷淡與憎惡，若是他現在知道有人在憎惡我，在他那小小的心靈上會給他一個大的打擊罷。我是那麼愛養他的，並且他又那麼愛我。所以這件事，不等他長成大人時，還是不要叫他知道的好。就是於伯爵也很好很好呢！他若是知道了，縱然他是個小孩，在祖孫之間的感情，也會起什麼

障礙罷。」

因此，徐特立克覺得把他和媽媽分居的事，一定會有什麼神祕的理由，不過這種理由，因為自己年齡太小不懂得，長大了以後，會有人告訴他的。但是，他仍是莫名其妙，不過，他沒有怎樣去想那為什麼必須分居的理由。所以，母親同他幾次的談話，都是安慰他，都是拿光明快樂的方面給他看，於是那黑暗的方面，自然會漸漸地消去了。可是，有時哈維善看見他做着怪樣子坐着，認真的臉色，望着大海，並且還聽見了幾次不像小孩子的歎息。

『我不歡喜這個！』忽然，他照着平日那樣尊敬的样子對律師說。『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討厭呀！但是，世上本有許多困苦，無論誰是得忍受的。瑪利這樣說，就是何博士也這樣說過。我的母親要我高興地同祖父住在一處，因為他的兒子都死了，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無論誰都覺得傷心罷，假使他的兒子都死了的時候，加之，有一個還是急死的呀！』

小公子使他的朋友感着有趣的事，是他專心和人談話時候的那種仔細的態度，他時時說着成人的話，在他那圓圓的臉上，現出那種極其天真和認真的表情，真是可愛。他本來就是漂亮的有捲髮的少年，當他坐着用那肥胖的手抱住膝頭，莊嚴地說話的時候，聽者沒有不感着愉快的。就是哈維善先生，同小公子的應酬談話，漸漸地也得到很大的愉快了。

「你心裏歡喜你的祖父嗎？」他說。

「是的，歡喜他！」小公子回答。「他是我的親族，愛自己的親族，當然的事罷。並且他對我又非常親切。假使某一個人對你很好，你想做什麼，他就給你做什麼，他就是不是你的親族，你也得愛他罷。可是，這樣的人，加之還是親族，怎能不更愛他呢！」

「你想祖父會愛你嗎？」哈維善試問他。

「我想他一定愛我的，因為我也是他的親族，並且還是他的孫兒。他當然是愛

我的，否則，他決不能我想什麼就給我什麼，也決不能派你來接我了。」

「哈！是這樣的嗎？」律師說。

「是的，是這樣的。難道你想不是這樣的嗎？當然，祖父是愛孫兒的呀！」徐特立克答道。

暈船的客人都好了，都走到甲板上來靠着椅子消遣，一走出來，就像都知道小公子的故事似的，都很歡喜他，他每天在船上跑，或是同母親和高瘦的律師散步，或是同水手們談話。沒有人不愛他的，他到什麼地方，都同人家做朋友，當紳士們在甲板上散步，叫他同走的時候，他就堂皇地同他們走着，他們說笑話的時候，他也用同樣的調子有趣的回答着；太太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總是使得他們大笑起來；同小孩們頑的時候，總會做出最有趣的遊戲。在水手中，他有頂好的朋友，他聽了許多關於海賊破船荒島的珍奇的故事。他學會了繫繩子頑玩具的船的種種把戲。他還學會許多水手們專用的話，他說得那樣好，真令人喫驚，真的，他說的

話，有時就是水手那樣的調子。有時在包着圍巾和外套的坐在凳子上的紳士太太們的中間，可愛的說出話來，常使他們大笑。

『乖乖！冷得人死！多冷的天呀！』

他們聽了他的話，笑起來的時候，反使他一驚。這句話是他從一個叫傑利的老水手那裏學來的，傑利告訴他故事的時候，時常用這句話，所以他記住了。照他的冒險談看來，他總有兩三千次的航海的樣子，並且他還說差不多每次船都要壞，漂流到荒涼的人吃人的島上去，聽了他那些有趣的冒險故事，知道他有時也被他們把肉割去烤着吃；削去頭皮的事有十五次或是二十次。

『難怪他那個腦殼，是那樣光光的。』小公子對母親說：『無論那個的頭皮被剝去幾次，頭髮是長不起來的呀！最後那一次削去了以後，傑利的頭髮就不長了，那一次就是巴洛地方的國王，用那把沃普司人會長的髑髏做成的刀子剝他頭皮的最後一次呀！他說那是他遇着的最危險的一次。他說他怕到那樣子，當國王舉起刀來

的時候，他的頭髮都嚇得豎起來，再也不趟下了。並且那個國王，現在還是戴着那個頭皮，看去，就像一個頭髮刷子。像傑利經歷的事，我真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將把這些事，都告訴何博士聽。」

有時天氣不好，客人們都坐在一小甲板的會客廳裏。大人們叫他講述傑利的冒險故事，他於是熱烈而又高興地講起來，客人們聽了都非常高興。渡大西洋的客人中，像小公子那樣得人們歡迎的沒有罷。他總是天真的溫和的，盡力地做出種種好的行動，引得人人都高興，尤其是他不知不覺地裝出大人的樣子，更覺得動人可愛。

「傑利的故事使他們聽了，很感着興味呢！」他對媽媽說，「我覺得，——媽媽，或是不應當這樣想，——有時我覺得他說的話不十分靠得住呢！若是傑利沒有遇着這些事，那當然是假的，但是，傑利又都遇着了，那真是怪事呀！或者因為他剝了幾次頭皮，有時他忘記了些弄錯了罷。一個人被人剝了幾次頭皮，會使

他忘記許多事情罷。」

船到利物浦，是他和推克告別的第第十一天。第十二天的晚上，他和母親和哈羅善坐的馬車，從車站已經停在可特洛基的門前了。在黑夜中，他們看不大清那房子，徐特立克在大大的樹叢下面，僅僅看見一條馬車路而已。馬車從這路更進去一點，他就看見一扇開着的大門，從那裏放出很亮的燈光。

瑪利因做她媽媽的女僕，這次也跟着他們來了，不過她早就到了這屋子裏。徐特立克一跳下馬車，望見幾個僕人，站在寬大的光亮的大廳裏，瑪利正站在門前。他就跑到她的身旁去，快活地說：

「你也到了這裏嗎？瑪利！」又對她媽媽說：「媽媽！瑪利也來了呢？」他一面說，一面在瑪利那樣燥而紅的面頰上接吻了。

「你在這裏，我真高興極了，瑪利！」他母親低聲的說，「一看見你，我對於這人地生疏的驚恐的心情，就沒有了，實在使我安心呀！」她說着，就伸出她那雙

手去，瑪利緊緊地握住了。這位離開她的故鄉，還要同愛子分居的年青母親，初到這異地來，是如何感着一種奇妙的悲痛的心情。瑪利是完全知道的。

這家的僕人們，都好奇的望着他們母子。關於他們母子的事，他們早就聽了許多謠言。並且他們知道那位老伯爵以前的憤怒，知道徐特立克和他媽媽分居的原因，還知道這個小孩子會承繼豐富的財產，和那橫蠻的伯爵的病症和他的怪脾氣。『可憐的小孩子，他在這裏，也是不能快樂的。』僕人們都這樣說。但是，這次新來的小公子，是一個怎樣的人，是如何的性質，他們是一點也不知道。

小公子像平日自己做慣了的一樣，自己脫了外套，於是望着周圍。望着那寬大的廳堂，望着懸掛的畫片擺着的鹿角，和種種擺飾的稀奇的東西，因為他以前那小的家裏，沒有看見過這些東西，他這次看了，都覺得很新奇。

『媽媽！這不是一個很漂亮的房子嗎？你住在這裏我真高興呢！這房子很寬大呀！』他對媽媽說。

本來，比起他們在紐育那條偏僻骯髒的街上住的那棟房子來，這是大得多，美得多，舒服得多了。他們進去以後，瑪利隨即帶他們到樓上一間有漂亮綉紗窗簾的寢室裏去；在房裏火爐熊熊地燒着，一匹大的雪白的長尾貓，貪懶地睡在白的毛氈上。

「太太，這隻貓是這裏的女管家送來的。」瑪利說。「她是一個很親切的人，是預備給太太的，什麼事都可以叫她做。我也同她稍稍會過面，她非常歡喜老爺，老爺過背了，她很傷心的。她說有一隻大貓睡在氈子上，這屋子比較像個住屋一點。老爺還是小孩的時候，她就知道他。她說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長大了，無論大人小孩，都歡喜他；真是一個翩翩的少年。所以我同她說：他生了一個像他那樣的兒子。像那樣可愛的少爺，真是沒有呀！」

他們在樓上稍稍準備了一下，走下樓來，到另外一間寬大的客氣的房裏去。這房裏的天花板，比較低一點；器具都是笨重而有美的雕刻，椅子很深，靠背高而且

厚。有珍奇的架子和櫃子，上面還有不常見的美麗的擺飾。在火爐的前面，鋪一塊大虎皮，兩邊都放着安樂椅。樓上睡着的那隻威嚴的白貓，爲應答小公子愛撫他的盛意似的，也跟着跑下樓來了。當小公子坐在氈子上的時候，白貓想和他做朋友似的，縮着走到他的身旁去。徐特立克高興到那模樣，連忙低下頭去親迎他，摸撫他，也沒有注意到他媽媽和哈維善先生在說什麼。

本來，他們談話的聲音，是很低的。愛諾爾夫人的臉色稍稍有點蒼白和困亂。

「他今晚不必去嗎？今晚同我在這裏住嗎？」她說。

「是的。」哈維善也低聲的說，「沒有今晚上去的必要罷。一吃完飯，我自己先進城去，要到伯爵那裏去報個到呢！」

徐特立克的母親望了他兒子一眼，他正從容閒雅的睡在那黑黃色的毛氈上，熊熊的火光，照在他那美麗的紅潤的小臉上，和散在氈上的散亂的捲着的頭髮。那隻大貓很滿足的假睡着，不住地在叫。他歡喜這小主人的手，親切地去摸撫他身上的

毛。

他母親微微地一笑。

「把這孩子要從我這裏帶去，使得我如何難堪的事，伯爵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她稍稍悲傷的說，於是望着哈維善，對他說，「若是你願意，能替我向伯爵說一聲，我不想要他的錢？」

「錢！」哈維善大聲地說。「你是說那預備給你的年金嗎？」

「是的！」她極其單純地說。「我想，還是不要那錢的好。因為能使我和小孩子接近一點，所以我不得不受着這宅房子，這是我很感謝的。但是我自己還稍稍有點錢，夠我一人簡單地生活了。他既是這樣不歡喜我，受了他的屋子，再不想受其他的東西了。若是我再愛他的錢，總覺得這孩子是錢賣掉了的呀！我之所以讓他離開我，完全因為我太愛他了，為他將來的利益，而忘記自己現在的悲苦，並且他父親也是希望這樣辦的。」

哈維善摸了他的下巴，說，

「這真是不可思議！他會大發脾氣！他是不懂此中底細的呀！」

「他過細想一下，我想他就會懂的。我真不要他的錢，他那麼討厭我，簡直要把我的孩子——他的孫兒——要同我分居，爲什麼要受那種人的錢，來過奢侈的日子呢！」他母親對哈維善這樣說。

哈維善沉思地想了一會。

「那末，我把你的意思，傳達給伯爵罷。」最後他說。

於是飯菜拿來了，他們都坐下去。大白貓也坐在徐特立克旁面的一張椅上，從吃飯起至吃完止，她威嚴地叫個不住。

那晚上，哈維善進城去，立即就和伯爵會面了。伯爵正坐在火旁的一張寫意極了的安樂椅上，一雙腳擱在足台上面。他從長的眉毛下面，閃着銳利的眼光，望着從美國來的這老律師。伯爵雖是裝着平靜，然而哈維善仍能看出他那種神經質，和

他心裏的興奮。

「哈！哈維善！回來了！怎麼樣？」伯爵說。

「小公子和他的母親已經到可特洛基來了。他們這次航海很舒服，身體都很好。」哈維善回答他。

伯爵發出稍稍焦燥的聲音，手也不自然地動着。

「那就好！」伯爵硬直地說，「作到那麼樣，好極了，你隨便點，飲一杯酒，鎮靜點。此外呢！」

「今晚上小公子同他媽媽在那裏住，明天我帶他進城來。」

伯爵的肘，支在椅子的靠手上，這時候，伸上手去，捧着他的眼睛。說：

「唔！再說罷。」

你去的時候，我叫你關於這件事，不要寫信來，所以是好是歹，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孩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傢伙，他母親我是不管的，那孩子怎麼樣呢？」

哈維善自己斟上一杯葡萄酒，剛飲了一點，連忙端着杯子，小心地說。

『要去判斷一個七歲孩子的性格，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

伯爵的偏見，又發作了。一下就直望着哈維善，粗暴地大聲地說。『他是一個
傻子，蠢如鹿豕的東西。受了美國血統的影響罷，是不是？』

『我覺得美國的血統，於他並無害處。伯爵！』那律師冷淡從容地回答。『對
於小孩的事，我是不大懂，但是，我覺得小公子，是一個風采翩翩的少年！』

哈維善說話的態度，老是從容冷淡的，不過這次說話，比平日更從容更冷淡
了。因為他覺得頂好是在不意之間，他和孫兒第一次會面以後，等他自己對於那孩
子去下判斷。在他們未會面之前，自己最好是不要說什麼。

『身體還強壯，發育很好嗎？』伯爵問。

『身體確是強健，發育很好！』律師回答。

『手足沒有缺點，外貌都還周正嗎？』伯爵追問着。

哈維善薄薄的唇邊，浮出輕輕的微笑，這時候，在哈維善的心中，想出剛在可持洛基告別的小公子的樣子了。想起從容自在睡在虎皮上的文雅美麗的他的身體，散在氈子上的放光的披着的頭髮，和可愛的薔薇似的小孩的面龐。

「伯爵！在男孩子裏，他是一個風彩翩翩的少年呢！雖說我對於此道，是不善於判斷。但是，我敢說，伯爵一見面，就會覺得他和英國的孩子們，有多少不同的地方呢！」哈維善說。

「這是當然的事！」伯爵的腳驟然一痛，他怒聲地說。「美國的小孩子們，是一羣魯莽的餓鬼。這樣的事，我聽也聽慣了。」

「但是，若是小公子，到不是那樣魯莽的，不過我也說不出他那種和英國小孩不同的地方來。因為他的生活，同大人一起的時候，比同小孩子一起的時候多。我看，他那種大人的和小孩的混雜的態度，就是我所說的不同之處罷。」

「美國人的魯莽，」伯爵反駁地說，「我早就聽說了。他們把這種劣性，反叫

做早熟，反叫做自由呢！什麼早熟，什麼自由，不過是無聊的魯莽的惡劣的態度而已。」

哈維善又噓了一點酒。他同伯爵爭辯的事，差不多是沒有的，特別是伯爵的腳發了痛病的時候。在這種時候，頂好是不要再惹他。所以這次，兩人都沉默着，最後，還是哈維善說。

「從愛諾爾夫人那裏，還有一件事我得轉達伯爵！」

「她的事，我不要聽！愈不聽愈好！」伯爵怒聲地說。

「這是一件比較要緊的事，你預定給她的那筆年金，她說不要！」律師說。

伯爵聽了這句話，顯然地一驚！

「什麼？」他大聲道，「什麼？」

哈維善重說着那句話。

「她說不要那筆錢呢！這不是必須的，她說你和她的關係，既然是那樣不親

睦……

「不親睦！」伯爵荒暴地喊起來。「當然是不親睦！想起她來就憤恨，貪財的尖嘴的傢伙！我不想看她！」

「伯爵！你不大好叫他做貪財者！因為她對你並沒有什麼要求呢！你給她的錢，她並不要呢！」

「那不過故作此態而已！」伯爵大聲地嚷道。「她故意這樣花言巧語，討我的歡心，想我和她會面呢！她以為我要讚美她那種精神的罷。我偏不讚美這個，這正是美國人的獨立自尊呀！我不能叫她住在我的園裏，窮苦得像個乞丐樣。她是那孩子的母親，她得有相當的身分，她非維持這身分不可。無論她歡喜不歡喜，這錢是要給她的。」

「她不用這錢，」哈維善說。

「我不管她不用。」伯爵大喊着，「給她的非叫她受着不可。她不得在人家

面前說，因為我不照顧她，使她在這裏過着平民的生活。她是想使那孩子對我有不好的印象的。我想她早就當他的面說了我的壞話了。」

「不會！我還可報告一個消息，這消息可以證明他母親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哈維善說。

「我不要聽，」伯爵氣急地說，怒得，興奮得，腳痛的差不多喘不轉氣來。但是哈維善仍是說了。

「她請你不要讓他知道，他這次的所以同母親分居，是因為祖父不歡喜他的母親，她請你不要告訴他這些事，使他因此而明瞭這個原因。因為他很愛他的母親，他若是知道了，她相信在祖孫之間，一定要生出障礙來。她又說，他會不了解這些事的，他一知道，就會對你起幾分畏懼，至少他對伯爵的愛意，要減少些罷。她對他說過，因為他太小，所以不懂這原因，當他長大了，就會知道的。她希望在你們最初的見面，雙方都要沒有什麼陰暗的影子才好。」

伯爵深深地靠着椅子。凹下去的銳利的眼睛，在突出的眉下閃着。

「什麼？什麼？」他仍是氣喘地說。「你以為她沒有告訴他什麼嗎？」

「沒有說一個字，這是我可以担保的，伯爵！」律師冷靜地回答。「那孩子是相信伯爵是一個最可愛可敬的祖父的。沒有說什麼；絕對沒有說什麼，使他對於伯爵是一個完全的人的信仰，起絲毫的疑慮。當我在紐育，什麼事都照伯爵的吩咐去做的時候，小公子把伯爵看作是一個無上的慈悲的人呢！」

「他真是這樣嗎？」伯爵說。

「我可以說，小公子對於伯爵的感想，完全在這次會面你對他的態度了。說句對不起的話，若是關於他的母親的事，預防地不要說出輕蔑的話，那是比較的好罷。」

「蠢東西！七歲的孩子知道什麼！」伯爵說。

「他在母親的懷抱裏過了七年，所以他特別愛他的母親呀！」哈維善答道。

五、城中

載着哈維善和小公子的馬車，走入進城的很長的樹蔭路的時候，是第二日的午後了。伯爵吩咐了要他的孫兒在晚餐的時候來，並且還因為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什麼理由，叫他們只許戴小公子一個人到那間他和他見面的房間去。馬車在樹蔭路間走過的時候，小公子很舒服地靠着華麗的墊子，眺望着外面的景色，很有趣味。實在，他所看見的東西，都感着有趣。對於有放光的馬具，和高大的好馬拖着馬車，對於身長穿着光輝的制服的馬夫，特別覺得有趣的，還是那鏡板上畫的冠冕，他爲問這冠冕，是什麼，同那馬夫又相識了。

馬車走到庭園的前門，小公子從窗外，望見門口裝飾着一對大石獅子。一個顏色很好的母親式的婦人，從一間滿掛着長春藤的很美的小屋裏走出來開了門，還有兩個孩子也從小屋裏走出來，圓睜着眼睛，望着坐在馬車裏面的少年，這少年也正望着他們。他們的母親，微笑地行了個禮，兩個孩子，受了母親的示意，也應酬地點點頭。

『她知道我嗎？我想她以為一定知道我罷。』於是他也取下黑絨帽，向他答禮，微笑着。

『你好呀！』他可愛地說。

他想，那婦人很高興似的。她的微笑滿了她的臉龐，在她那碧色的眼睛，浮出和善的光來。她說！

『公子來了！歡迎！歡迎！上帝保佑你，祝你幸運，祝你幸福！』
馬車從她身旁走過的時候，小公子又揮着帽子，向她點了一下頭。

「我歡喜這位太太！看去她似乎是愛小孩子的。我歡喜到這裏來，同她的兒子們頑。她另外還有很多的小孩子罷？」

他和門房的兒子同頑，是一件不允許的事，哈維善沒有告訴小公子過，他想，這時候很夠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了。

馬車在兩旁長着大而美的樹木的路上徐徐地進行，寬廣的動搖的枝子，做着拱橋的形式，在路上掩映着。徐特立克真沒有見過這樣大的這樣堂皇的大幹上，在這麼矮的部分生出枝子來的樹林。道林可特城，是英國城中最美的，庭園是最廣的，樹林與道路都是首屈一指的事，那時徐特立克還不知道。但是，他只知道這些都是美麗而已。他歡喜那偏西的日光的金黃色的光線，透過那枝葉茂盛的樹林，他歡喜那掩載一切的無限的靜寂。他從參差不齊的大枝的底下或是中間，瞥見庭園最美的地方，他特別高興。在那地方，另外有許多樹木，有些是一株巍峨地站着，有些是一叢地聚着。他們有時經過濃密的很長的羊齒的地方，有時這裏那裏都是長着輕

風搖動的碧綠的風鈴草。幾次看見兔子從蒼綠的葉下跳出來，後面閃着短的白尾巴逃走的時候，使他一驚，快活得笑出來。有一次，因一羣鷓鴣突然急促地飛跑，引得他拍着手大喊了。

「這是一個很美的地方，這樣美的地方，我從沒有見過呀！就是紐育的中央公園，也比不上呀！」他對哈維善說。

那條樹蔭路走了那樣久還沒有到家，他稍稍有點奇異。到底他問道；

「從園門到正門口，到底有多少遠呀？」

「三四里罷！」律師答道。

「一個人住在那裏面，到前門不是太遠一點嗎？」

在他們的途中，不絕地看見一些使他驚異使他讚歎的新東西。當他看見一些鹿子——有的臥在草地上，有的站着，偏着有美的鹿角的頭，似乎爲他們馬車的聲音，稍稍感着驚奇的态度——的時候，他簡直高興得沒有命了。



4. 徐特立克在馬車裏，望見草地上有許多鹿子。

「這些動物是擺看的嗎？還是長養在這裏的呢？牠們都是誰的？」他大聲嚷道。

「牠們是長喂在這裏的。牠們都是你祖父的東西。」哈維善告訴他。

不久，他們望着城了。莊嚴，美麗，古老的城的姿態，在目前現出來了。許多的窗子，射着落日的燦爛的光。這城有砲台，有雉牒，有高塔，牆上呢，長滿了長春藤。城的周圍的寬廣的空處，有地壇，有青草坪，有萬紫千紅的花床。

「這是我才見過的最美的地方。」小公子一面說，一面臉上喜得發熱了。「這簡直是皇帝的宮殿呀！有一次我在一本童話上，看見過皇帝的宮殿呢！」

在他的眼前，正門全打開了，許多僕人分兩排站着，望着他。他奇怪他們爲什麼都站在那裏，並且他又讚美他們穿的那些好制服。小公子不知道這些人們都是對他自己，對將來將享有這城中一切的小主人表示敬意，像童話裏的皇宮那樣的美的城廓，宏大的庭園，高大的蒼老的樹林，長滿着羊齒和風鈴草，那裏還有野兔在遊

戲，有斑點的大眼的鹿睡在草地上那樣美的山谷，將來都會歸這小公子所有的。他同何博士坐在馬鈴薯和梨子罐頭的高凳子上，一雙腳吊在空中，那不過是兩週前的事。現在就要和這些堂皇富麗的東西，發生密切的關係，總覺得有點不可能的樣子。在僕人的前面，站立一個穿一身黑色的樸素的然而料子又很好的綢衣服的老婦人，她的頭髮，已經是灰白了，戴一頂帽子。小公子走進廳堂的時候，她比其餘的人，站得近些。小公子從她的眼色看來，想着她是要來和他講話。哈維善握着他的手，停了一會，對那婦人說。

「麥倫夫人！這就是封特爾里公子！」又對小公子說，「小公子，這是這裏的女管家，麥倫夫人！」

徐特立克眼睛閃着，伸出手去。

「送白貓給我的是你嗎？感謝極了！」他說。

麥倫夫人美麗的老臉，像那門房裏的婦人的臉一樣，現出愉快的顏色來。

「小公子的像我在那裏見過的，」她對哈維善說，「他的面貌和態度，很像他的父親。先生！今天真是一個好日子呀！」

徐特立奇怪着，不知道今天爲什麼是一個好日子。他好奇的望着麥倫夫人。忽然間，他看着她的眼中似乎有眼淚了，然而明顯地她又不是不高興。她微笑着望着小公子。

「那隻白貓生了兩隻很美的貓崽子在這裏，我將送給小公子頑呢！」麥倫夫人說。

哈維善低聲地同麥倫夫人說了幾句話。

「先生！伯爵現在在書房裏！他吩咐我們，只許叫小公子一個人進去。」她說。

幾分鐘以後，一個着制服的很高的僕人，引導小公子到書房的門旁。打開門，用着莊嚴的調子大聲地說；

「伯爵！小公子到了。」

他雖是一個僕人，他也覺到這家的承繼者，回到自己的領土，領到伯爵——他的爵位將來都是要給這小主人的——的面前，實在是一件非凡的大事。

徐特立克跨過門檻，走進房去。那是一間寬大而精美的房屋，擺着許多有雕刻的桌椅，幾層的書架，都擺滿了書，器具都是暗色，帷帳非常的重，鑲着菱形玻璃板的窗子，是那樣深，房的兩端，看去是隔着很遠的樣子。特別是太陽沒落以後，這些東西，使這房子生出一種陰森之氣。一進去的時候，徐特立克以為房裏沒有人，仔細一看，立即在熊熊地燃燒着的大火爐旁，看見一個入坐在一把大的安樂椅上。那個人起初並沒有反轉頭來望他自己。但是，至少在另一個地方，他引起了一個東西的注意了。在安樂椅旁的地板上，睡着一隻黃褐色馬司推甫種的狗子，身體同獅子那麼大。這隻大狗望見小公子走進，立即威嚴地慢慢地站起來，重步地向小公子身旁走去。

於是坐在椅上的那個人開口了。

「道格爾！回來。」

但是，在小公子的心裏，與沒有感到不親切一樣，也一點沒有感到恐懼。他到現在，是一個勇敢的少年。他自然極了地把手放在狗子的頸圈上，於是一同向前面走着，狗子一面走，鼻子一面嗅着發聲。

於是，伯爵抬頭一望。小公子看見他是一個白髮白眉的老人，在那雙凹下去的兇狠的眼睛中間，有一個鷹嘴鼻。伯爵眼裏的小公子，是一個穿黑絨衣服，花邊領帶的風采翩翩的少年。在美貌堂皇的額前，披着可愛的頭髮，用着天真親切的眼色，同他祖父的眼睛對着了。若是那城廓是童話裏面的宮殿，那末，這小公子不得不說他就是皇子，或者就是在童話中，也是一過於莊嚴的模特兒罷，可是，對於這些事，他自己是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在猛烈的老伯爵的心裏，看見孫兒是一個這樣強壯美貌的少年，站着用手擱在狗的頸上，不躊躇地望着他，對於狗，對於自

己，一點也不畏懼，也不羞縮，他突然感着無邊的歡喜了。

徐特立克像看着門房的婦人與女管家的態度一樣，看着伯爵，很近地走近他的身旁去。說，

「你就是伯爵嗎？我就是你的孫兒，哈維善先生帶我來的。我是封特爾里小公子。」

他說着就伸出手去，因為他想同伯爵見面，非如此就不客氣不合禮了。繼續地親切地說。

『敬祝起居平善！同祖父見面，我非常歡喜。』

伯爵帶着好奇的眼色，同他握了手。在開始的時候，他驚奇得簡直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了。他僅僅在粗鬆的眉毛下面，凝視着這畫一般的少年的風姿，從頭至腳地，看了一遍。

「看了我，你很高興嗎？」伯爵說。

『是的，很高興！』小公子回答。

近旁正有一把椅子，他就坐下了。那是一把很高的長背椅，當他坐下去的時候，腳還踏不到地板上。但是他坐在那裏似乎很舒服，並且專心地謙恭地望着他的祖父。

『我常常想：你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我睡在輪船的床鋪上的時候，想着你或者有點像我的父親罷？』他說。

『我像他嗎？』伯爵問。

『哈！父親死的時候，我年紀很小，他是什麼樣子，我不完全記得。但是，我覺得你不大相像。』他回答說。

『我想，你失望了罷？』伯爵試問他。

『失望！沒有的事！』徐特立克客氣地回答。『當然，無論誰總是歡喜像他父親的人的罷。然而，即是不像他的父親，要是祖父的時候，當然也是歡喜祖父的。』

就是祖父總也知道一個人是如何讚美他的親族的罷。」

伯爵背靠着椅子，凝望着他。自己就說不出來他是怎樣去讚美親戚的事，因為他從沒有想過他們，他只用他最寶貴的時間，同親戚們猛烈地吵架，把他們從家裏驅逐出去，對他們說出種種粗暴的言語，因此，他的親戚都從心底憎惡他。

「無論那個孩子，都得愛他的祖父。」小公子繼續地說。「特別是像你這樣親切的祖父呀！」

伯爵的眼裏，又閃着一種奇妙的眼光。

「呃！我對你親切嗎？」伯爵說。

「是的：爲波里特，爲推克，爲賣蘋果的老婆，我得大大地感謝祖父呢！」小公子快活地回答。

「波里特？」伯爵大聲地說；「什麼？推克！那個賣蘋果的老婆？」

「是的！就是你給我那些錢，我分給他們的那些人。這些錢，是你說我要用的

時候，就叫哈維善先生給我的。」小公子這樣說明。

「哈！那樣的事？照你個人的意思用去的那些錢嗎！你買了一些什麼？這件事情我倒想聽聽。」伯爵突然地說。他一面緊蹙着眉毛，一面銳利地望着這少年。因為他的心裏，好奇地想知道這孩子拿着那些錢，是怎樣去揮霍的。

「大概祖父不知道波里特，推克那些人罷。真的，我忘記你同他們住得那麼遠了。他們都是我頂好的朋友：並且末格爾還得了熱病……。」

「末格爾是誰？」伯爵問？

「末格爾是波里特的丈夫！他們非常的艱苦。你想，一個人有十二個孩子，自己病了，又不能做工，那是多麼可憐的情形呀！末格爾老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並且波里特常常跑到我家裏來哭。剛那天晚上，哈維善先生在我們家裏的時候，她又在我們廚房裏哭，因為她差不多沒有東西吃，房錢又付不出。我跑到廚房裏去看她，哈維善先生把我叫回來，他說你給了他許多錢是給我的。於是，我拚命地又

跑到廚房去，把那些錢給波里特了。這樣一來萬事都好了。波里特當時簡直不能相信呢！這就是我得大大感謝你的地方。」

「唔！這就是你自己願意做的一件事？此外呢？」伯爵沉重地說。

道格爾已經坐在高椅的旁面，這隻大狗看見小公子坐好了，他才坐在那裏的。他似乎對於他們的會話感着興味，幾次翻轉頭來望着這少年。道格爾是一隻嚴厲的狗，似乎他很覺得他的責任的重大，對於什麼事都不能隨便。老伯爵是很知道這隻狗的性質，暗暗地持着一種興味望着這隻狗。道格爾不是一隻容易同人家做朋友的狗，所以現在看見他多安靜地睡在少年的摸撫他的手下，覺得稍稍有點奇怪。正在這時，道格爾詳加審視地又望小公子一望，於是將他那巨大的獅子般的頭，從容不迫地擱在小公子黑絨褲的膝上了。

小公子一面伸着手去摸撫他的新朋友，一面回答祖父的問題。

「此外就是推克呵！你一定歡喜推克呢！他是多麼正直呀！」他說。

這是一句伯爵不知道的美國話，立即問道：

『正直！那是什麼意義！』

徐特立克想了一刻，他也不能確定那是什麼意義。因為常聽見推克說這個字，他用作是對於什麼都有信用的意義！

『我是說推克是一個不欺騙任何人，不打比他小些的孩子的人！並且他刷鞋刷得很好，盡力地刷得放光。他的職業是刷鞋子呢！』他說。

『他是你的朋友嗎？』伯爵問。

『他是我的老朋友！』孩兒回答！『雖然沒有何博士那麼老，然而也很老哩！這次我到英國來剛要開船的時候，他送了紀念品給我呢！』

他一面說，一面將手伸進口袋去，拿出一條摺得很整齊的紅東西，稍稍驕傲的樣子，打開着，正是那條織有紫藍色的馬首馬蹄的紅綠手巾。

『他送我這條手巾哩！』小公子說。『什麼時候我都要拿着這東西的，或是圍

在頸上，或是放在口袋裏。我給錢他叫傑克退了股，賣了新刷子以後，他第一次賺的錢，就拿着買了這條手巾。這是一個紀念品！我在送給何博士的錶裏，還寫了兩句詩。詩是這樣的；『當君見錶時，請憶贈錶人。』所以我見了這手巾，我是時時不忘記推克的呀！』

這時老伯爵的感情，真是難以形容了。因為他閱世很深，不是一個容易大驚小怪的老伯爵。但是現在聽見這奇怪的事，差不多喘不轉氣來的，使他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他從沒有注意過小孩子的事，他拚命打算自己的快樂，簡直沒有時間去注意小孩子。就是他自己的兒子們，在年幼的時候，他也就不高興——不過他還記得有時想過小公子的父親，是一個風采翩翩的少年。他自私自利到那模樣，他失去看見旁人不自私的快樂了。他絕不知道一個小孩子的親切的心，是多麼溫柔，多麼忠實，多麼可愛！他絕不知道，小孩子們單純的仁慈的真情，是多麼天真，多麼無意識。他對於小孩子的感想，假使沒有嚴厲的管理，小孩子不過是一些自利，貪

楚，橫暴的討厭的小畜生，他自己兩個大兒子，就不知道使家庭教師受了多少氣，受了多少煩惱。關於第三的兒子，不大聽見什麼壞的批評，他想爲他是幼兒，在家庭毫不重要的關係。他做夢也沒有想過，他要愛這孫兒的；他去接他回英國來，完全是他的自尊，逼迫他非這樣做不可。若是這孩子將來要承繼那爵位的時候，他決不能讓一個沒有受教育的傢伙，來承繼家業，使他高貴的門第，成爲笑柄。他深深地相信，若是將那孩子就放在美國養大的時候，那麼一定是一個鄉下人，他對於小孩子，是毫無愛情的，他唯一的希望，只要有相當的外貌和相當的聰明就夠了。他對於兒子們，完全絕望。三兒和美國女人結婚，使他氣得要死，他從沒有想過他們的結婚會有什麼好的結果。所以當僕人說小公子到了的時候，他擔心這孩子又是那些可怕的东西一樣，他差不多不敢抬頭看他。因爲這種感情，所以他吩咐僕人們，只許叫徐持立克一人進來。他的自尊心，恐怕這孩子又是一個失望的东西，不好叫旁人又看見自己那種失望的樣子。因此，當小公子一點也不恐懼，將手擱在狗頸上

安閒文雅的樣子走擁來的時候，在頑固蒼老的伯爵的心裏，不住地跳起來。就是在他希望最高的時候，也決沒有希望他的孫兒能像這個樣子。自己連和他會面也討厭，並且還是他最憎惡的女人生出來的孩子，竟然是一個那麼美貌那麼勇敢那麼文雅的少年，他真有點不大相信了。因了這樣的驚奇，就是伯爵的嚴厲的鎮靜的心靈，也振動了。

於是，他們又繼續着談話，伯爵愈覺得奇妙，愈感到困惱了。第一，因為伯爵時常看見在他眼前的人，總是帶幾分畏懼與窮迫，他想他的孫兒見了他，也不免要含羞要怯懦罷。但是徐特立克好像不怕那隻大狗一樣，對於伯爵一點也不怕。然而他並不是魯莽，他完全是天真的親切的，他沒有意識到要恐懼要狼狽的什麼理由。那小孩子是一點也不懷疑的完全把祖父看待作一個朋友的事，伯爵也一定看得出的罷。這位少年坐在那把高椅上，親切地談着話，對於這位長大的可怕的老人，除了想着對自己是和善，對自己的歸家是歡喜以外，什麼事也沒有想；並且在他自己那

種天真浪漫的態度裏，也一心一意地只想使祖父高興；這些事都是很明顯的。就是怪脾氣的頑固的世俗的這位老伯爵，因了小孩子這種純潔的信心，也不得不秘密地起一種新奇的愉快之感。會着一個不疑惑不畏縮不故意去找他性格的壞處的人，或是會着一個帶着純潔的信任的眼色望着他——假使這還是一個穿黑絨衣的小孩子——的人，無論如何，心情總還好過罷。

於是，伯爵靠着椅子，讓這位年青的朋友隨意地談下去，自己帶着先前那種好奇的眼色望着他。小公子很高興地回答祖父的問題，從容自在用地用着可愛的快活的調子談着話。他把推克，傑利，何博士，賣蘋果的老太婆的事，都告訴了他，又說到有國旗，有幻燈，有提燈會有花炮的光榮的獨立紀念，說到七月四日的革命，剛說到熱烈的時候，他忽然記起了什麼事似的，突然地停住了。

「怎麼的？怎麼不說了？」伯爵問他。

小公子在椅上稍稍不安地動着。伯爵明明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麼事，使他難為

情。

『我想，你或許不歡喜我講美國革命的事體罷，或許有你的親戚，曾參加過那次的戰爭罷。我忘記你是英國人了。』徐特立克回答。

『不要緊，你儘管說下去。我沒有親戚，曾參加過那次的戰爭。但是你忘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英國人！』伯爵說。

『不是，不是，我是美國人！』小公子很快地說。

『你是個英國人，你父親是英國人呢！』伯爵嚴肅地說。

伯爵說這句話的時候，稍稍有點開頑笑，但是這對於徐特立克倒不是好頑了。

這孩子從沒有想過這樣進化的事。所以他聽了這句話，連頭髮的根，也驚奇得發熱了。

『我生在美國，』他反駁地說；『假使你生在美國，你也是個美國人。說這反對的話，請你原諒我。』說到這裏，他非常客氣非常小心地；『何博士告訴我，假

使英美再發生了戰爭，我得做美國人，幫美國打仗。」

伯爵嚴肅地一笑——這是很短，是嚴肅，然而還是笑。

「你要那樣，真的嗎？」伯爵問他。

「他最恨美國和美國人，然而看見這個小愛國者，是那樣的認真那樣的熱烈的時候，也覺得很有趣。他想，他做美國人的時候，有這麼忠實，那末長大了，也一定是個很好的英國人能。」

他們沒有多的時候，再詳細地談着革命的故事——本來徐特立克自己也稍稍有點客氣——因為晚餐已經預備好了。

徐特立克離開椅子，走近祖父的身旁去，望見他那隻痛腳。

「你要我幫助你嗎？你支着我罷。有一次何博士因為馬鈴薯的桶滾傷了他的腳，他也是支着我走的呢。」他很客氣地說。

那個來叫喫晚飯的大僕人，因為聽着小公子說着有趣的話微笑了一下，差不多

失去了他的名聲和地位了。他是一個老在貴族人家做事的高貴的僕人，他從沒有笑過，他自己當然是知道，無論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假使讓自己隨便做出像微笑那樣不小心的事的時候，那自己就成爲最不體面的下賤的僕人了。但是他得有一個千鈞一髮的逃脫的機會，他直望着伯爵頭上一張很醜的畫片，他於是免了這次的危險了。

伯爵從頭至腳地望着這位英氣勃勃的少年。最後粗暴地問道。

「你想你能行嗎？」

「我想我能行！我很強壯，我已經七歲了。你可以用一隻手支着手杖，一隻手支着我。推克說，像七歲的我，是有很大的筋力的。」他說。

他握着拳頭，伸到肩膀上去，因此，伯爵可以看到推克稱讚過的筋力。他的臉色，是那麼認真和熱心，使得那僕人，不得不拚命地望着那張醜畫。

「那末，你試試看！」伯爵說。

徐特立克拿着手杖給他，扶他起來。平日都是那僕人做這些事，每逢伯爵的脚痛得厲害的時候，會受猛烈的咒罵的。伯爵本不是一個十分講客氣的人，所以他身旁的僕人們，穿着莊嚴的工作服，心裏是時時在震動着。

但是，那晚上雖說他的脚比平日痛得厲害，他並沒有罵。因為他試試這孩子看。於是慢慢地站起來，一隻手支在小公子勇氣昂昂地挺出的肩上。小公子一面很細心地步着前進，一面又注視祖父的痛脚。

『放勢地支着我罷。我很慢地走！』他鼓勇地說。

若是平日伯爵支着那僕人的時候，他大半的重量，都攔在僕人的身上，攔在手杖上的重量是很少的。他這一次，因為是想試驗孫兒一下，仍是照平日一樣的支着，使得小公子感到非常的重。這當然是很重的，不過走了幾步，這小孩子的臉上就發熱了，心裏也跳起來了。但是，他想起推克稱讚過的他的體力，他拚命地鼓起勇氣了。

「不要怕，你任意地支着我罷……只要路不頂遠，我是毫不緊要的。」他喘着氣地說。

本來，從書房到飯廳，實在是不遠。不過，在徐特立克走到食桌的前椅的時候，覺得是很不近了。支在他肩上的那隻手，覺得一步一步地重起來，臉也愈走愈熱愈紅了。呼吸也急促起來。雖說他是這樣，然而他絕沒有想到中途停止的事。他鼓着筋力，高翹着頭，一面蹣跚地走着，仍是安慰着祖父。

「你站着的時候，脚很痛嗎？你也沒有放到熱湯和芥菜水裏浸過嗎？何博士時常那樣浸呢！他們說亞尼加那東西很好呢！」小公子問。

那隻大狗，在他們的旁面，傲然地走着，那高大的僕人，跟着在後面走來。這僕人看見這少年拚命用着力高興地負着很重的祖父走着的樣子，有幾次現出奇妙的表情。就是伯爵斜視着這紅熱的小臉，也稍稍覺得有趣。

他們走進食堂，徐特立克看見這是一個寬大堂皇的飯廳，那個僕人，站在桌旁

首席的後面，他們走進的時候，他認真地凝望着。慢慢地他們走近椅子了，伯爵的手從肩上放下來，安然地坐在椅上了。徐特立克拖出推克送他的手巾，揩前額上的汗。

「很熱的夜晚呀，是不是？你要火爐，或許是因為你的腳痛罷。但是我覺得稍稍有點熱。」小公子說。

他對於伯爵的感情的體諒，是那麽周密，他不想暗示他祖父周圍的事物，有些是不必要的。

「因為你今晚稍稍吃了點虧。」伯爵說。

「沒有！這不算什麼厲害。但是，我稍稍有點熱了。在夏天裏無論誰都是要熱的！」他回答道。

他說着，用那條華麗的紅手巾，有力地擦着他那汗濕的頭髮。他自己的座位，在伯爵的對面。那是一把有靠手的適合大人坐的椅子。本來，他到現在所看見的一

切，——大的房屋，高的天花板，許多的器具，高大的用人，獅子般的狗，就是伯爵自己——都是大的，看了這些東西，恰恰使他自己感着微小。但是這於他並沒有什麼難過，他從沒有想過他是偉大和重要，他是十分高興地要將這些壓迫他的境遇，和他自己調和。

大概，在桌端的大椅上他從沒有看見過像現在坐着的那樣的小人罷。伯爵雖是過着孤獨的生活，然而他是過得很奢侈的。他是一個好食者，所以飯菜都非正式的筵席不可。徐特立克隔着那些光華燦爛的銀盤金盞，使他那沒有看慣的眼睛，要發花似地，凝望着伯爵。堂皇壯麗的飯廳，高大的穿着制服的僕人，明亮的燈火，燦爛的銀杯玻璃盞，坐在桌前的嚴厲的老伯爵，坐在桌尾的很小的公子，無論什麼人，看了這麼的情景，總沒有不笑的罷。

飲食這件事，在伯爵是很重要的，——若是伯爵吃飯的時候，有什麼不高興，食慾不好的時候，那廚子就糟糕了。那晚上，無論如何，他的胃口比平日要好些，

或許他在飲食風味之外，還在想着什麼事罷。他想着的事，正是他孫兒。他隔着桌子，時時望着他。他自己並沒有說多的話，不過只惹起那孩子說話而已。他從沒有想過，聽小孩子的談話能發生什麼樂趣。但是，這次同小公子會面，使他莫名其妙，使他感着愉快了。他想起爲要試驗這孩子的勇氣和忍耐力的如何的程度，將自己的體重，壓在這孩子的肩上的事了。試驗的結果，知道他孫兒臨事不畏縮，自己擔當了的事，一點也不起中途卸責的念頭，使得伯爵高興了。

「祖父，你不是時時帶着那伯爵的冠冕嗎？」小公子尊敬地問道。

「沒有，那於我不大合式！」伯爵嚴肅地一笑，這樣回答他。

「何博士說你時時帶着呢！但是他想了一下以後，他說你帶帽子的時候，會把那東西取去罷。」徐特立克說。

「是的，我常常沒有帶牠！」伯爵說。

一個僕人，突然轉到一邊，用手捧着嘴唇，發出一個奇妙的咳嗽聲。徐特立克

先吃完了飯，於是靠着椅子，巡視着那飯廳。

「你一定誇耀這個屋子罷。這是一個多美的屋子呀！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美的東西，但是，我只有七歲，當然，我看見的東西很少呢！」

「你覺得爲這個屋子我一定會驕傲嗎？」伯爵說。

「我想無論誰有了這樣的屋子，都會驕傲的罷。假使這屋子是我的，我也要驕傲呢！附近的什麼東西，都是美麗的呀！你看，那庭園，那樹林是多麼好，看那些葉子，是如何地發出好聽的聲音！」小公子回答。

他說到這裏，沉默了一會，思慮的樣子，隔着桌子凝望着。

「兩個人住在這裏，不是太大一點嗎？」他說。

「兩個人住是稍爲大一點，你覺得太大了嗎？」伯爵問道。

小公子稍稍躊躇了一會，說，

「我不過是這樣想，假使住在這裏兩個人，不是好同伴的時候，他們會時時覺

得寂寞罷。」

「你覺得我是一個好同伴嗎？」伯爵問。

「是的，我覺得你是一個好同伴。何博士和我，是很好的朋友！除了「最親愛的」以外，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小公子說。

「「最親愛的」是誰？」

「她是我的媽媽。」小公子帶着較低較靜的聲音說。或許因為到了睡覺的時間，他有點疲勞了，或許是經了這幾天的興奮，自然的使他感覺疲倦，也會是因為疲勞的情緒，使他想起今夜不能在最親愛的母親的懷抱裏睡覺，引起了孤寂之感。這位小孩子和他年青的母親，老是最親愛的朋友。在這樣的晚上，不得不想起她。愈想着她愈不願談話了。飯吃完以後，伯爵在他的臉上，看出了一種疲勞寂寞的影子。回到書房來的時候，徐特立克仍是極力地鼓着勇氣。雖說這次那僕人在旁面扶着伯爵，然而伯爵的一雙手，仍支在小公子的肩上，不過，沒有前一次那麼重

了。

當僕人出去了，徐特立克靠着狗子，坐在爐邊的毛氈上。他摸着狗耳朵，望着火爐，沉默了幾分鐘。

伯爵凝望着他。小孩子帶着思索的眼色，有幾次歎出小小的氣。伯爵安靜地坐着，兩隻眼睛，動也不動地望着小公子。

「封特爾里！你在想什麼嗎？」伯爵最後說。

小公子極力做着堂皇的樣子，望着伯爵微笑着。

「我在想媽媽呢！我想我站起來在房中走動一下好點罷。」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將那雙手，插進小口袋，開始地在房中走來走去了。他的眼睛非常光亮，嘴唇緊抿着，但是，他仍是昂頭地固定地看着。道格爾懶散地動了一下，凝望着他，於是也站起來。他走近小主人的身旁，不安地跟着他走，小公子從口袋裏拖出一隻手來，放在狗頭上。

「他是一隻好狗，他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的心思呢！」小公子說。

「你現在的心情是如何的？」伯爵問。

伯爵看見這孩子開始爲思家的苦悶而戰鬪的樣子，他心裏有點不高興。但是，使他歡喜的，是這孩子拚命地忍住這苦悶的勇氣。他愛這孩子氣的勇敢。

「來，到我這裏來。」伯爵說。

小公子立即走攏去。

「我到現在從沒有離過家，」這孩子一面在鸞色的眼裏，露出不安的神氣來，一面這樣說。「一個人不住在他自己的家裏，住到別人的城裏的時候，無論誰都會生出一種新奇之感罷，媽媽告訴我，要我不忘記這個——我是七歲了——我能看這張她給我的照片。」

他把手放進口袋去，拿出一個小小的紫羅蘭色的絨盒子，對伯爵說。

「就是這個。你拉拉那個彈機，就會開的，媽媽的照片在裏面。」

他走近伯爵的椅旁，像小孩們時常那樣靠着似的，他坦然地靠在那椅子的靠手上，於是又靠着祖父的手腕，將那小盒送上前去。

「看，媽媽的照片！」盒子一開，他這樣說，又帶着微笑地、望着祖父。

伯爵繃一繃眉頭，他本不想看這張照片，但是，他不知不覺地望見了。他望見的，是一個那麼美貌年青的面孔——同站在她旁面的小孩子非常相像的面孔——這簡直使他驚異了。

「我看，你想你是很歡喜你媽媽的罷？」

「是的！」小公子帶着溫和的聲音，率直地回答。「我想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是對的。何博士是我的朋友，還有推克，波里特，瑪利，和末格爾也都是我的朋友。但是，只有媽媽是我最好的友人。時時我們互相告訴一些的事體。爸爸留着她來養育我，我長大了，我一定要去做工，賺錢給媽媽用。」

「你長大了，打算做什麼呢？」祖父問。

小公子溜下去，坐在毛氈上，手仍是拿着照片。他在回答之前，似乎很認真地在想着的一樣。最後說：

「我想或許同何博士去做生意，但是，我想做大總統！」

「代替你做大總統的志願，送你到貴族院去罷。」祖父說。

「哈：假使我不能做大總統，只要那是好事，我是不在乎的。開雜貨店時常生意不好呢！」小公子說。

或許是他在心裏，考量着這件事，因為他說了這些話以後，沉默地坐着，望着那火爐。

伯爵也再沒有說話了。他靠着椅子望着他。許許多多新奇的念頭，在這老貴族的心中通過。道格爾將四肢一伸，把頭埋在大的前脚下睡去了。於是房裏有一個長期的靜默。

大概三十分鐘後，哈維善被人引進來了。他進來的時候，那間大房非常的靜。哈維善走進來時候，伯爵動了一下身子，做着警告的手勢，將手伸出去，——這似乎不是有意的，差不多是不知不覺地做出了這樣子——。道格爾仍是安靜地睡着。在狗的近旁，用手托着捲髮的頭，也靜靜地睡着的，那就是小公子。

六、伯爵與孫兒

第二天早晨，小公子醒來的時候，——從昨天晚上被人抱到床上以後，他一直沒有醒過——最先聽見的，是柴火的爆裂聲，和細細的談話聲。

「你得留心！道森！關於這件事，不要說什麼。他不知道她爲什麼不同他住，

這個原因，是瞞着他的。」他聽見一個人這樣說。

「若是伯爵的吩咐，那末不說好了。」另外一個人這樣回答。「但是在我倆之間，說一點，不要緊罷，我覺得一個那麼年青美貌而又可憐的寡婦，定要把她的兒子和她離居的事，真有點不近人情呢！並且那又是一個多麼標緻的高貴的公子呀！昨晚上詹姆士和多馬司兩個在僕人室裏，他們說，像小公子那麼天真的文雅的有趣的樣子，他們到現在沒有見過——就是穿工作服的其他的人們，也都沒有見過。他覺得坐在身旁同他吃飯的，是他最好的天使般的性質的朋友，（對不起，）那裏是那樣的，其實是一個誰也知道的頑固極了的橫暴的老頭子。講到他的樣子，老人家！當伯爵叫詹姆士和我到書房去，吩咐我們抱他到樓上去的時候，詹姆士就把他抱在手裏，那可愛的臉上，滿了薔薇紅，小小的頭，擱在詹姆士的肩上，捲着的頭髮，放光地向下垂着，那美貌的可愛的樣子，真不知要怎樣說才好。這樣的少爺，從沒有想着能看到的呢！或許我個人的意見，我看就是伯爵也不見得就不留心他，

因為他望着他，對詹姆士說，「仔細點，不要弄醒了他」。

徐特立克在枕頭上動着，翻了一下身，閉着眼睛。房裏有兩個婦人，掛着花一般的洋紗窗，無論什麼，都是光明愉快的。爐裏燒着火，朝陽從牽着長春藤的窗格裏射進來。小公子一醒，兩個婦人都走向前去。他一看，有一個正是女管家麥倫夫人，另外是一個有極其親切快活的臉孔，看去令人很好過的中年的婦人。

「早安！公子！昨晚睡得好嗎？」麥倫夫人說。

小公子擦了一下眼睛，微笑着說：

「你早！我不知道我在這裏呢！」

「你昨晚睡在書房裏，抱到樓上來來的。這間是你的寢室，她叫做道孫，她照拂你的。」女管家說。

封特爾里坐在床上，將伸給伯爵那樣的，把手伸給道孫。

「你怎麼樣？道媽！謝謝你，你來照拂我？」他說。

「你可以叫她做道蓀！公子！人家都是這樣叫她的呢！」女管家微笑地說。

「是道蓀小姐？還是道蓀夫人？」小公子問。

「不要夫人，也不要小姐，光叫個道蓀好了！公子！多可愛呀！」道蓀自己笑容滿面地說。「你現在要起來嗎？讓我替你穿衣罷，穿好了，要到那邊去吃飯嗎？」

「多年以前，我就學會穿衣了，謝謝你！最親愛的告訴我的，「最親愛的」就是我的媽媽。在美國的時候，我家裏只有一個瑪利，要做全部的工作——洗濯和其他一切的事。她的事既然是那麼多，我當然再不能那樣麻煩她。我還能洗浴，並且洗得很好，我洗完後，只要你們能找出一塊沒有洗得乾淨的地方來！」封特爾里回答。

道蓀和女管家互相交望着。

「你以後叫她做什麼，道蓀都會做。」麥倫夫人說。

「公子！你叫我做罷！」道蓀帶着快人意的快活的聲調說。「不過，他若是高興，就讓他自己穿。我站在旁面，要我幫忙的時候，我再去幫他能。」

「謝謝你！扣鈕扣的時候，稍稍有點困難，那時我會找誰幫幫忙。」封特爾里回答。

他覺得道蓀，是一個很親切的婦人。穿衣洗浴還沒有做完，他倆就是很好的朋友了。關於她的事，他知道了許多。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一個兵，打仗打死了，他的兒子是一個水手，作長途的航海去了。他看見過海賊，看見着土耳其人，看見過吃人的蠻子，並且他還帶了一些稀奇的貝殼，和珊瑚塊到家裏來，這些東西有許多都存在道蓀的箱裏，幾時會給小公子看。這些事體都很有趣。他還知道她的職業，專門是帶小孩子，她這次是從英國另外一個官家出來的，在那家裏，她看護一個叫做基泥司的女公子。

「她還是伯爵的親戚呢！幾時，你會看見她能。」道蓀說。

「會看見嗎？我想會面呢！我從沒有女朋友，但是我歡喜看他們哩！」

當他走到隔壁房裏去吃早飯的時候，看見那是一間多大的房子，並且在隔壁還有一間房子，道蓀說也是他的。他一聽說，昨晚他曾感到自己過於微小的感情，又強烈起來，坐到滿擺着好的菜飯的桌上去的時候，把這種感覺，對道蓀說明

了。

「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住這大一個城，這麼大的房間——你不覺得這樣嗎？」小公子思慮地說。

「哈！在起初，你當然會感着稍稍奇妙的心情。但是，不久，你就會過慣的，過慣了，就歡喜這裏了。你看，這是多麼美麗的地方呀！」道蓀說。

「當然，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封特爾里稍稍歎氣地說；「但是，假使同母親在一處，不是更好嗎？在以前我總是同母親吃早飯的，常常把砂糖和奶油放到她的咖啡茶裏，拿烤麵包給她。不用說，這是很親密的。」

「真的，但是你知道，你還是每天可以同母親會面。會面了不知道你要對她說多少話呀！」道蓀安慰他似地說。「公子！等一下你可以到那邊去散散步，可以看見許多東西——狗子，馬房裏有許多馬。我想那些裏面，一定有一隻馬你是歡喜的。」

「真的？」封特爾里不覺地叫出聲了。「我非常歡喜馬。我很愛吉姆呢！吉姆是拖何博士的貨車的。他要是發脾氣，實在是一隻好馬。」

「哈！等一下，你到馬房裏去看看罷，看那些東西怎麼樣。」道蓀說。「呵！就是連這間隔壁房裏，公子還沒有看過罷？」

「那房裏有什麼？」小公子問。

「等吃完了飯，去看看就會知道的。」

聽了這個，他自然地起了好奇心。於是專心地吃飯。看着道蓀做着那種自大的神秘的樣子，他想要在隔壁房裏，一定有許多重要的東西。

幾分鐘後，他從椅子上溜下來，對道蓀說；

「現在，我吃完了！就去看看好嗎？」

道蓀點點頭，在前面引路，她那樣子，比以前更神秘更要緊了。封特爾里更感着有趣。她一打開門，小公子站在門檻上，驚奇地望着周圍的情景。他沒有說什麼，僅僅把手插在口袋裏，站在那裏，目不轉睛地望着，前額都發紅了。

因爲在那一刻，他是那麼驚奇，那麼興奮，所以他臉上都發紅了。普通一個孩子，看了這樣的場面，是很夠驚奇的呀！

像其他的房子一樣，這房也是很大的，並且比其他的房子，更要美麗，僅是樣子不同一點。房裏的器具，不像樓下房裏的那樣古式。窗簾，地氈，牆壁，都是光輝燦爛，許多架子上，都放滿了書，桌子上擺一些好看的奇巧的玩具。這種東西，正像他在紐育街上的玩具店的窗外看見了，使他高興使他驚奇的。

「這好像是一間小孩子的房子。」他稍稍忍着氣息，到底說了這一句；這都是

誰的？」

「去看看！那都是你的。」道蓀說。

「我的！」他大聲嚷道。「我的！爲什麼都是我的？那個給我的？」他快活地小小的叫了一聲，跳躍地走往前去。似乎他不能相信的一樣。「是祖父嗎？我知道這一定是祖父！」他眼裏星似的閃着光，這樣說。

「是的，是老伯爵！」道蓀說；「你是一個好公子，不要把這些東西弄壞了。每天快活地頑着的時候，你想要什麼，伯爵都會買來的。」

對於徐特立克，這是一個極其興奮的早晨。那裏有許多東西要詢問的，有許多必須試驗的。各種的新奇，使他感着那樣深的趣味，簡直看了這個，就不容易移到那個去。這些東西，都是爲他一人預備的，在他離開紐育之前，商店的人特別從倫敦跑來，安排他住的房子，準備着許多大概能使他發生趣味的書本和玩具。

「你也知道誰有一個這麼親切的祖父嗎？」他對道蓀說。

道蓀聽了這一問，一會兒，他臉上現着恍惚的表情。她對於伯爵，是不持什麼好感的。她雖說來到這屋裏還沒有多久，但是在僕人室裏，聽他們不客氣地談論伯爵的怪脾氣的事，也聽夠了。

「我的運氣不好，就在一個頑固，野蠻，壞脾氣的老頭子下面做事，他是一個天下無雙的殘暴的壞人。」那個頂高的僕人時常這樣說。

這個特別的僕人，正是多馬司。當他們討論着去接徐特立克的準備，伯爵對於哈維善說的話，多馬司把這些又說給樓下的夥計們聽。伯爵這樣說過；

「一切都隨他的意，在他的房裏，滿放着玩具。使 he 好頑的東西，都拿給他。這樣一來，他馬上就會忘記他的母親了。使他高興，將他的心裏，充滿着其他的事情。那末我們就沒有什麼困難了。這就是孩子們的性質。」

因為他持着這種可愛的計劃，而伯爵在昨晚上看見徐特立克的樣子，與他所說的小孩子的性質，不完全相同，所以他非常不高興。伯爵一夜沒有睡好，一早就起

來了。但是，到了正午，一吃完飯，就派人去叫他的孫兒。

封特爾里立即應命地來了。他跳躍地下着寬樓梯。伯爵聽見他跑過廳堂了，於是開了門，面頰緋紅，兩眼光閃閃地走進房來。

「我在等你叫我呢！我早就預備好了。那麼多的好東西，我得怎樣感謝你呀！真的得怎樣感謝你呀！那些東西，我頑了一早晨！」封特爾里說。

「呃！你歡喜嗎？」伯爵問。

「我非常的歡喜，我真說不出來我是如何地歡喜呀！」封特爾里一面說，臉上泛滿了愉快的紅熱。「那裏有一個像壘球的東西，板子上有黑白的木牌，五金線上掛着籌碼，那是用着計點數的。我告訴道孫頑，但是，開始教，她不十分懂。因為他是女子，從沒有頑過壘球呢。或者是我對她的說明，說得不大好罷。可是，祖父對於那東西，是很知道的罷。」

「我恐怕不知道。」伯爵答道。「那不是一種美國式的遊戲嗎？有點像棒球

呢！」

「我沒有見過棒球，但是何博士帶我看了幾次壘球。這是一個很好頑的遊戲呢！就是你看了也很興奮罷。你叫我拿來頑給你看看嗎？或者這能使你高興，可以使你忘記腳痛呢！今天早晨覺得腳很痛嗎？」封特爾里說。

「唔！很痛！」這是回答。

「恐怕不能使你忘記罷！」封特爾里擔心地說：「或許講這些事，煩吵你能。你覺得使你高興還是使你討厭呢！」

「去拿來試試看！」伯爵說。

同一個小孩子做對手，叫他來教遊戲，這實在是一件新奇的娛樂。但是就是這種新奇，使伯爵高興了。當徐特立克抱着那玩具的箱子走回來的時候，伯爵的唇邊，潛藏着微笑。在徐特立克的臉上，滿着一種極其熱心的興味。

「把那張小檯搬到你的椅邊來可以嗎？」

「叫多馬司罷！他會替你搬的。」伯爵說。

「我自己能做呢！這不很重。」封特爾里回答。

「很好。你自己搬！」伯爵一面說；一面望着這少年熱心的準備，先前潛藏着微笑，現在漸漸地浮在這老人的面上了。徐特立克對於這些東西，目不閃睛地非常有興趣。那小槓子，已經搬到椅前了。於是從箱子裏取出玩具來，在槓上安排着。

「你開始看的時候，這是很有趣味的。」封特爾里說。「黑牌子是你的，白牌子是我的。這些都當做運動員。圍着這場子跑一個圈，就得了。——這些都是外場。——這是第一壘，這是第二壘，那是第三壘，這是本壘。」

他講到最詳細的說明的時候，非常的有生氣。做着真的打壘球的投手，捕手和打手的姿勢，又表演着一種險球的樣子，這是他有一次同何博士在壘球比賽會看過的。他那活潑文雅的身軀，熱心的姿勢，單純的喜悅，都能使觀者起一種愉快之感。

說明終結以後，遊戲熱心地開始了。但是伯爵仍是很高興。那位年青的對手是專心專意地在那裏幹，他投出一個好球時，那種快活的笑臉，跑了一個圈子，得了點數時候的熱心，無論自己勝了或是對方勝了，他那種同樣的歡喜，無論對於什麼遊戲，都會添一種興趣的。

在一禮拜前，若是有人告訴伯爵，叫他在這樣的早晨，在一塊華麗的板子上，同一個捲頭髮的小孩子，頑着黑白木板子的兒童遊戲，可以忘記足痛可以減少焦燥的時候，伯爵一定大大地不高興罷。但是今天等到多馬司推門進來說有客來了的時候，他確實是忘記自己了。

這位客人，是一位穿黑衣的紳士，一看就知道是教會裏的牧師。他一進門看見那樣的情景，不覺地一驚，差不多向後一退，險些兒要撞着多馬司了。

實在，在木但德牧師的職務上，沒有像不得已地要到這城來訪問這老貴族的事，這樣使他愉快的。當然這位伯爵時常是盡其威力的能事，使訪問他的客人，

總是掃興而歸。他生性就討厭教會和慈善事業。每逢他的佃戶，有的病了，有的窮了，希要一點幫助的時候，他是會大發雷霆的。假使他的脚痛得厲害的時候，他就毫不躊躇地，公然地說我不愛聽那些貪贓的故事，免得惹我發脾氣。脚稍稍好一點的時候，心裏或許稍稍感到一點人間的同情，先要做出他許多難看的樣子，使他爲難；還要謾罵教會裏的人們庸懦無能以後，那才給牧師一點錢。但是無論他的心情好壞，他總得盡其本領的能事，說許多譏諷的窘人的話。使木但德牧師也覺得就是對他的身上拋去一點什麼重東西，也是正當也是不違宗教的法則的罷。

從木牧師在道林可特教區供職的這幾年以來，他記不出曾看見伯爵因自己的本心，做過一點什麼慈善的事，或是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他自己曾表示想過別人。他今天去訪他，爲的是要同他談一件緊急的事。他走上樹蔭路的時候，因爲兩個原因，對於這次的訪問，比以前更恐懼。第一是他知道近幾天來，伯爵發了脚痛症，在家裏又大不高興的風說，連村中的人們都知道。這種風說，是伯爵府裏一個年

青的女僕，傳給她一個姐姐聽的，她這個姐姐在村中開一個小店，零賣針線，棉花，薄荷糖，以及各種閒談消息，過着相當舒服的生活。關於伯爵府裏的，農家的，村莊的和這些地方的人們的事，若是這個小貨店的老板娘也有不知道的時候，那麼那件事，就真值不得一談了。當然，關於伯爵府裏的事，她是知道的，因為她的妹妹，是城裏面的一個女僕，並且同多馬司的感情還頂好。

『講到那伯爵的行動！伯爵的粗言暴語！』老板娘坐在櫃台裏這樣地說，『就是當用人的也忍受不住。多馬司親自對我妹妹這樣說。在兩天，伯爵還拋着麵包的碟子打了多馬司呢！若是其他的事情不合意，僕人們不規矩的時候，在一點鐘內，就會叫誰滾蛋的。』

關於這些事，牧師都聽見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在村莊中，伯爵是一個壞人的中心，他的惡劣的行動，成了一些婦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

第二個理由，比第一個更要壞。因為這還是一件新的並且非常有趣味的正被人

談論着的事。當伯爵第三的漂亮的兒子加普登，同一個美國女子結婚的時候，有誰不知道這老貴族的憤怒呢？他如何虐待加普登，和那個家庭裏唯一得人心的風采翩翩的加普登，可憐的不得原宥的死在外國的事，有誰不知道呢？他怎樣憎惡他年青的媳婦，她怎樣不願想不願見她的兒子——一直等到自己的兒子死盡了，再沒有承繼者的時候——的事，有誰不知道呢？他毫沒有帶着情愛和快樂等待他孫兒的到來，並且他心裏想着，那不過是一個下賤的笨拙的無禮的美國孩子，除玷辱他的門第以外毫無好處的事，又有誰不知道呢？

這個自傲的憤怒的老伯爵，他覺得他的心思都是祕密的，從沒有人知道。他絕沒有想到他所感到所担心的事，有什麼人敢於猜想，並且有什麼人敢於談論。但是僕人們察看主人的樣子，觀他的顏色，推察他的壞心境和鬱鬱不樂的原因，於是他們在僕人室裏大討論起來了。所以當伯爵想着在這些下等的人羣中，自己是十分穩妥的時候，多馬司正在和廚子，男僕女僕們，講他自己的意見了。『這老頭子今天

想到他的孫兒，性情比平日更壞了。他預料這個孩子決不能光榮他的門第。但是，這是當然的事。」多馬司補加地說。「錯誤是他自己呢！誰叫他去指望一個養育在下等的美國窮苦家庭的孫子呢？」

當木牧師在路旁的大樹下走着的時候，他記起這個成問題的孩子，剛在昨晚已經來到城中了。十分之九，老伯爵一定不高興，若是那孩子使他失望的時候，十分之十，現在正在大發雷霆；看那個倒霉，先去訪問他，他就會對那個人洩出他的怨恨罷。——這個人，大半就是自己了。

多馬司一開書房的門，當他的耳裏聽見一種小孩子快活的笑聲的時候，試想他是如何的驚奇罷。

「兩個球出線了。」興奮的可愛的聲音差不多是叫喊地說。「看，兩個球出線了。」

那裏是伯爵的椅子，和攔着痛脚的台子，榜面有一張小桌，上面擺着玩具，很

近很近靠在他手腕上和好腳上的，是一個熱紅的臉，眼裏閃着興奮的光的少年。『兩個球出外了！』小客人大聲地說；『這一次是你的運氣不好！』——說到這裏，他們兩個都即刻注意外面有誰進來了。

伯爵向周圍一望，如他平日的怪僻那樣，縐一縐眉頭，當他認清進來的是那一個的時候，他必定做着更不高興的樣子，可是這次看去覺得比平常要稍稍平和一點，木牧師更覺得驚奇了。實在，在那一刻，看去他似乎忘記他自己是一個多不愉快的病人，並且他自己想做惡樣，真能做出如何的惡樣來的事，似乎也忘記了。

『噢！』他仍是用着粗暴的聲音，但是伸手給他的時候比較柔和。『早呀！木牧師！我發現了一件新遊戲！』

他把另一隻手，攔在徐特立克的肩上，——他能介紹一個這麼好的承繼者，或許在他的心裏，動着一種十分自傲的情緒，當他將這少年稍稍引到前面一步向牧師介紹的時候，眼裏閃着愉快之情。

「這是新來的封特爾里！」他說。「封特爾里！這是教區裏的木但德牧師！」封特爾里望了這穿着牧師服的紳士一眼，立即伸出手去。

「同先生認識，我非常高興。」他記得何博士客氣地同新來的顧主應酬的時候，聽見他用過幾次這句話，他今天也照樣地說了。徐特立克確信一個人對於牧師，應當特別客氣點才對。

木牧師一面望着這少年的臉，把他的手握了一會兒，不覺地現出微笑了。像其餘的人歡喜他似的，就在那一刻，牧師也愛這孩子了。最打動他的心的，並不是這孩子的美貌與文雅，是在他說的幾句話裏所表現的單純的自然親切。他的話雖說是可笑的奇特的，然而快活是誠實。在他凝視着徐特立克的時候，他把伯爵完全忘記了。在世上沒有像親切的心那樣的力強的東西，並且親切的心靈，僅是小孩子的心而已。可是這種心的力量，能使那寬大陰森的房屋空氣，似乎變為爽快，變為光明了。

「封特爾里公子，今天同你會面，我也很高興。」牧師說。「你這次到這裏來，是一個很長的旅行呢！知道你一路平安的時候，大家都會高興的呀！」

「這是很遠！」封特爾里回答道。「但是，媽媽和我一起，所以我不寂寞。當然，無論誰同着母親走的時候，總沒有感到寂寞的罷。並且那海船是那麼美麗的。」

「木牧師，請坐。」伯爵說。

牧師坐下了，他從封特爾里，將視線移到伯爵去。

「伯爵有一個這麼好的龍孫，可賀可賀！」他熱情地說。但是伯爵呢，很明顯沒有想對於這個問題，表示自己高興的感情。反是粗暴地說。

「像他的爸爸！希望比他父親能成個較有光榮的人就好了。」說到這裏，又補充地說「木牧師，今天有什麼事？現在又是誰困難嗎？」

伯爵的調子，沒有牧師意想的那樣壞。但是在他回答之前，稍稍躊躇了一

會。

「是徐金司呢？是愛格否姆的徐金司呢！他非常的不幸，他自己從去年秋天就病了，兒子都患了猩紅熱症，我不能說他是一個善於理家的人，但是，他的運氣不好，當然，萬事不順手了。他現在是爲房錢着急。你的賬房李維克告訴他，假使他付房錢不出，就會叫他離開那裏。當然這於他是一件很可憂慮的事。他的老婆現在也病了，他昨天找着我，叫我來會伯爵，請允許稍稍延一下期。若是能稍稍延期的時候，他想是一定可以補繳的。」

「他總是打這種主意。」伯爵說，顏色稍稍地變了。

封特爾里向前進了一步。他站在伯爵與牧師之間，用心地在聽他們的談話。他立即對於徐金司那個人發生趣味了。他想知道他會有多少的小孩子，猩紅熱病是不是很厲害。他圓睜着眼睛，那紳士繼續談話的時候，他帶着極端的興味，直視着木
牧師。

『徐金司確是一個正直的人。』牧師故意堅強自己的請求，這樣地說了。

『他是一個壞極了的佃戶。他時時是不順手的，李維司告訴我。』伯爵回答。

『他現在是困難極了。他是非常愛他的妻兒的，假使把那田地換了佃戶了，他們完全非挨餓不可。必要的滋養物，他也不能供給。兩個孩子熱病之後，非常的衰弱，醫生吩咐他們吃點酒和補品，徐金司都沒有錢買。』牧師說。

這時候，封特爾里，更向前面走了一步。

『正和末格爾那時同樣呀！』他說。

伯爵一驚，說，『我忘記你了。我忘記在這房裏，我們還有個慈善家呢？你說的末格爾是誰呀？』在伯爵的問進的眼裏，又現出一種奇妙的有興味的光。

『他就是波里特的丈夫，也是得了熱病，也是付不出房租，沒有錢買酒和滋養品。你給我的錢，我幫助他了。』封特爾里回答。

伯爵奇妙地蹙着眉，但是並不覺得怎麼嚴厲。於是望着木牧師。

『這樣下去，我不知道他會成個什麼樣的地主。我告訴哈維善，看那孩子要什麼就給他什麼罷。——誰知道他所要的東西，是送給乞丐們的錢呢！』伯爵說。

『但是，他們都不是乞丐呢！』封特爾里熱心地說。『好比末格爾就是一個很好的瓦匠。並且他們都是做工的。』

『唔！』伯爵說。『他們都不是乞丐，只是好瓦匠，好擦鞋匠和賣蘋果的老婆子呀！』

伯爵沉默地望了這孩子一會。在他的腦裏，浮出一種新的念頭。雖說這或許不是由高貴的情緒而生，可是，也不是一種惡念。

『來，到我這邊來。』到底，伯爵這樣說了。

封特爾里只求不妨害他的痛腳，盡量地走去靠近他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打算怎麼辦呢？』伯爵問。

這一瞬間，木牧師不得不說他是起了一種奇妙的感覺了。他本是一個富於思慮

的人，在道林可特領地又住了這麼多年，佃戶中間的貧人富人，村中的正直的勤儉的，和不正直的懶怠的人們，他都完全知道，他現在很強烈地感到這種能善能惡的頂大的權力，在將來就會給這個站在身旁的，圓睜着鴛色的眼睛，一雙手深深地插在口袋的這麼一個小孩子。並且他還感到這位傲慢放縱的老伯爵，一時高興，從現在就給這少年那大的權力，假使這少年，不是扶貧救困的單純的慈善性質的時候，不僅對於其他的人們，就是對於他自己，也會發生什麼惡影響罷。

『假使是你，對於這種事，怎麼辦好呢？』伯爵追問。

封特爾里更靠近一點，對於好朋友極能信任的樣子似的，把一雙手放在祖父的膝上。

『若是我有很多錢，』他說；『並且不是像現在一個這樣的小孩子的時候，我就讓他在那裏，因為小孩子的可憐，還給他一點東西。但是，這時我僅是一個小孩，不能作主呢！』說到這裏，他停了一會，臉上明顯地現着光彩了。『你不

是無論什麼，都能做嗎？」

「唔！」他望着他說。「這是你的意見嗎？」可是，他並沒有表示不愉快的樣子。

「我想，要是祖父，想拿什麼東西給什麼人，就馬上能辦到呢。」封特爾里說。「李維克是那個呀？」

「他是我的管賬先生！」伯爵回答道，「許多佃戶，都非常地討厭他。」

你現在就寫封信給他好嗎？我替你拿紙和墨水來？我來收拾桌子罷。」封特爾里問道。

李維克對於佃戶們的惡德，伯爵那麼放任的事，在封特爾里是一點也沒有感到。伯爵停了一刻，仍是望着他。

「你能寫嗎？」伯爵問。

「能是能寫，但是不大好。」

「收拾桌子，從我的書桌上拿鋼筆、墨水，信紙來。」伯爵說。

木牧師的興味更增加了。封特爾里照着祖父的吩咐很敏捷地做好了。一會兒，信紙，大的墨水壺，鋼筆，都預備好了。

「好了！現在請你寫罷。」他愉快地說。

「你寫。」伯爵說。

「我！」封特爾里叫出聲來，前額都泛着紅熱了。「我寫的能行嗎？不過，我不查字典，沒有旁人告訴我的時候，拼字常常弄錯呢！」

「你寫的能行。」伯爵回答。「徐金司他是不管拼字的。你寫罷！因為你是慈善家，我不是呢！蘸墨水罷。」封特爾里真的拿着筆桿，插入墨水瓶去，於是靠着桌子，作着寫字的姿勢。

「現在，我怎麼寫哩？」他問。

「你可以說，「關於徐金司的事，現在不要干涉他」。底下簽着封特爾里的

名。」伯爵說。

封特爾里又在墨水瓶裏蘸了一下，手靠着桌子，開始寫了。這於他是一件遲鈍的認真的事，但是他用他的全力幹去。一會兒手稿寫好了。他把這手稿交給祖父的時候，稍稍帶着担心的微笑。

『你覺得這能行嗎？』他問。

伯爵一面看，口角上稍稍癢癢地動着。

『能行，徐金司會充分地滿足罷。』伯爵回答以後，將這手稿遞給木牧師看。
木牧師一看，內容如下。

親愛的李維克：

若你同意，關於徐金司的事，請暫時不要干涉他。

封特爾里敬白

信裏面兩個名字和「干涉」那個字都拼錯了。

「何博士寫信，末尾都是這麼寫的呢！」封特爾里說。「祖父雖是沒有說，但是，我想寫句「若你同意」的話，比較好一點。「干涉」這個字，一點也沒有錯嗎？」

「錯了一點，字典上不是這樣的。」伯爵答道。

「我也擔心這一層。我應該問一聲。你要知道這是一個一個拼音以上的長字呢！應當查查字典的，查了字典，無論何時，都靠得住了。那末，我再寫一張。」他又寫了一遍，這一次非常注意，爲妥善起見，個個字都同伯爵商量好了才動筆。所以這次寫的，是一封堂堂正正的手簡了。

「拼法這東西，真是一件怪事。你想着是對的，寫出來簡直錯得一塌糊塗。我時常想 Please 這個字，是 Ples 這樣拼的罷，然而却不是。假使不問的時候，把 dear 這個字，會拼成 Care 的呀！有許多時候，真把我弄得垂頭喪氣了。」

木牧師回去的時候，拿着這封信，但是在這封信之外，他還帶回去了一樣東

西，——說起來，比起他以前無數回訪問這道林可特城以後走出樹蔭路所帶回去的東西，這次的是一種更愉快的更有希望的感情。

牧師回去的時候，封特爾里送至門口，送了以後，又回到祖父的身邊。

『現在我可以到媽媽那裏去嗎？我想，她現在一定在等我！』對祖父說。

伯爵沉默了一刻。最後說。

『你得先去看看那馬房裏的東西呢！拉拉那個鈴子！』

『祖父若能同意，真是感謝極了。』封特爾里突然地臉上發紅了，接下去

說。『但是我想今天去看比較好罷！媽媽時時刻刻在等着我呢！』

『很好！叫他們預備馬車。』於是伯爵淡淡地補加一句『有一匹小馬。』封特爾

里聽着一驚，吁了一口長氣。

『小馬！』他叫起來。『誰的小馬？』

『你的！』伯爵答道。

『我的。』少年大聲嚷道，『橡樓上的東西那樣——是我的。』

『對！你想看那匹小馬嗎？叫他們牽來好嗎？』

封特爾里的雙頰一層深一層地紅了。

『我沒有想到我有一匹小馬。我從沒有想過這樣的事。媽媽將如何地高興！無論什麼東西，你都給我呀！』

『你要看嗎？』伯爵問。

封特爾里吸了一口氣，說；

『我要看，我簡直不能等地就要看呀！但是我恐怕沒有時候呢！』

『你今天非去看你媽媽不行嗎？你覺得不能遲延一下嗎？』伯爵問。

『媽媽一定想我一早晨了，並且我也想着她。』

『是那麼樣嗎？那末，拉那個鈴子，叫僕人罷。』伯爵說。

不久，當他倆的馬車，在樹林下的道上走着的時候，伯爵沉默着。但是封特爾

里却不然。他專談那匹小馬的事。問是什麼顏色，叫什麼名字，最歡喜吃什麼東西，年紀多大，明天早晨什麼時候起來，就可以看見。

『媽媽會多麼喜歡！』他老是這樣說。『因為你對我這樣親切，媽媽將怎樣地感謝你呀！她知道我是那樣愛小馬的。但是，我們從沒有想到我真會有一匹小馬。在紐育的時候，第五街有一個小孩子他有一匹，每天早晨，他騎着出去頑，我們想看小馬，時時和母親倆個，走過他家的門前散着步呢！』

他背着坐墊，惘然地望着伯爵幾分鐘，於是完全沉默了。

『我想祖父是世上一個最好的人。』不久，他突然地說。『你老是做好事，並且只是想着別人。母親說，善事中的最好的事，是要想念別人，要忘記自己。祖父不正是這樣的人嗎？』

老伯爵聽見孫兒把自己說得那麼好，他簡直瞠目結舌地不知道要怎麼說。他覺得有稍稍放慮的必要了。因為小孩子的單純，看着他將自己醜惡的利己的行爲，都

想作是好的慈善的時候，他感着一種奇妙的經驗。封特爾里帶着欽佩的眼睛——那是大的清明的天真的眼睛——，不動地望着伯爵，繼續地說。

「你使許多人幸福了。」他說。『好比未格耳，波里特和他們的十二個孩子，還有賣蘋果的老婆，推克，何博士，徐金司夫婦，以及木牧師，——不用說他也是快活的！——再就是媽媽和我，因為你給我買了小馬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在心裏暗算了一下，受了你好處的人，有二十七個呢！二十七個，——就很不少了。

「我是對他們很親切的人嗎？」伯爵說。

「是的。」封特爾里回答。『你使他們都幸福了，你要知道，』他說到這裏稍稍躊躇了一下。『當他們不知道伯爵的事的時候，對於伯爵時常有錯誤的觀念。像何博士就是這樣。我要寫封信去，把這件事告訴他。』

「何博士對於伯爵的意見怎樣的？」伯爵問。

「你要知道，困難的問題，就是他自己從來不認識一個伯爵，關於伯爵們的

事，僅僅從書本上讀來一點。他覺得——請你不要認真——他覺得伯爵都是殘忍的暴君，他說他不准那樣的人們，踏進他的店中去。但是，假使他知道你的時候，我敢說，他將完全不這樣想了。關於你的事我將寫信告訴他。」這少年回答。

『你將告訴他甚麼？』

『我將告訴他，你是我才看見的一個最親切的人。』封特爾里熱心地紅着臉說；『我還要告訴他，你是時時想念他人，而且是增進他人的幸福的。並且我長大了的時候，我將要做個正像你這樣的人。』

『正像我！』伯爵望着這小小的興奮的臉，這樣反復地說。在他繃着的皮膚，現出羞恥的暗淡的紅色來。於是他突然地轉開眼睛，從馬車的窗子，望着外面的在他們光滑的褐色的葉子上閃着陽光的毛櫟樹。

『是的，正像你。』封特爾里很謙遜地說；『假使我能夠的時候。或許我不能這麼好罷，但是我將拼命盡心地這樣做去。』

馬車在美麗的枝葉茂盛的樹林下面的堂皇的大道上走着，一時走過綠蔭的空地，一時走過金色的陽光射着的小道。封特爾里又看見這可愛的地方了。這裏羊齒高高地長着，風鈴草在微風裏搖動着；他又看見鹿子站着或是睡着在深深的草地上，因為馬車的過去，他們都轉過大而驚奇的眼睛來，又瞥見急跑的灰色的兔子。他又聽見鸚鵡飛着拍翅的和小鳥唱歌的聲音，這些東西，在封特爾里看來，覺得比以前更美麗了。他置身於這美的世界，心中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但是伯爵所聽見的所看見的，與他完全不同，雖說他明顯地也是望着外面。這時候。他看見一個既無慈善的事業也無親切的思慮的長生活。他又望見過去，在過去的生涯裏，有一個年青的強壯的富足的權勢的人，他用着這青春，力量，財產，權力，僅僅爲自己的快樂打算，消磨了許多有用的光陰。他又看見這個人，時光過去，老年來了，在他豐富的財產裏，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自己孤獨地生活着，只見一些人討厭他畏懼他，或是奉承他諂媚他，除了與他的生死有得失的關係的人們

以外，無論他生也罷死也罷，沒有一個人真心地想會着他。他望着外面自己所有的廣大土地，這有多大的面積，這能值多少錢，在這地面上靠着營生的有多少人，這些事，他知道封特爾里是還不知道的。他覺得還有一件事，封特爾里也是不知道的，就是住在這地方的人家，無論是貧的富的，無論是上等的下等的，雖說他們都在如何地嫉妒他這種富貴與權力，並且都想把這些東西，收歸己有；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某一刻，也曾想過這貴族的地主是一個好人；也沒有一個像單純心的小孩那樣，想把伯爵當作自己做人的模範的。

就是這位在過去七十年間，專只想着自己的事，除了關於自己的喜與樂以外，從不留意到世人對他抱一種什麼意見，這麼傲世的戀於世間名利的老伯爵，回看自己的過去，想起那些事業來，心裏也決不好過。實在，在以前他從沒有這般反省過，這次因為一個小孩子信任他的善良，超過了他的實在的本質，這小孩子並且還希望步着他自己的顯赫的後塵，把他看為模範，因此暗示着他，生出一種新奇的疑

問，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個能做旁人模範的人物，所以現在使他那樣地反省了。

封特爾里見伯爵蹙着雙眉，沉默地望着窗外，他想一定是祖父的腳非常地痛。這麼一想，這個體諒周到的少年，就再不去擾他，獨自不做聲地，望着外面的樹林，羊齒草和鹿子消遣了。但是，後來這馬車過了前門，在綠草的小徑上走了一會，就停住了。他們到了小公子媽媽住的地方可特洛基了。那個高大的僕人剛一打開馬車門，封特爾里就跳出站在地上了。

伯爵一驚地才從幻想裏醒轉來。

「什麼，」他說；「到了嗎？」

「是的！」封特爾里回答。「讓我送手杖給你。下來的時候，靠着我能。」

「我不要下去。」伯爵梗直地說了。

「不去，——不去看媽媽？」封特爾里帶着驚奇的臉色大聲嚷道。

「請你媽媽原諒。你去，你去同她說，祖父就是有小馬，也留你不住呢！」伯

爵冷淡地說。

「媽媽非常地想看你，你不去，她將失望了。」

「媽媽非常想看我，我怕不見得罷。我們打轉的時候，用這馬車來接你！」
多馬司！叫傑甫利司開車。」這是伯爵的回答。

多馬司將馬車門閉住了。封特爾里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走上向媽媽家去的馬路了。伯爵因此有機會——哈維善到美國去接他的時候，也有過一次這樣的機會——望見那一對美麗的強壯的小腿，快極了地在路上跑着。明顯地這腿子的主人，不願意失去一分一刻的時間。馬車慢慢地走動着，但是伯爵仍是望着窗外，一時沒有靠着背地坐下去。馬車從一個樹林的地方走過，從樹裏望見那屋子的門，大大地開着。那小孩子跳上階段去，另一個人影，——那也是一個瘦小的，苗條年青的穿着青衣的人影——跑出來迎接他。封特爾里跑到媽媽的雙腕裏，抱着她的頸子，遮着媽媽那美貌年青的臉，同她接吻的時候，他們倆個，簡直像飛來合着似的。

七、在教堂裏

在下個禮拜日的早晨，來聽木牧師說教的人，非常的多。不用說，他記不出在那個禮拜日，曾到過這麼多的人。有許多從不出席的人，那天也到了。就連另一區的哈澤登地方，也來了許多人。來的有強壯的太陽晒黑了的農夫們，有肥胖的安逸的蘋果臉兒的太太們，她們都帶着頂好的帽子，披着最漂亮的圍巾，每一家，平均總要帶出來六個小孩子。醫生的太太也帶了四個孩子來了；做丸藥做藥粉子的藥店裏的夫婦，在村中開小雜貨店狄博爾太太，女裁縫斯米甫小姐，她的朋友賣化粧品白金司女士，都來到坐在他們的席上了，醫生的助手，和藥店的徒弟也來了。實

在，在附近的家庭，無論怎樣的人，差不多每一家至少總要來個把代表。

在上一個禮拜，人家都在講着關於封特爾里公子的許多新奇的故事。開小雜貨店的狄博爾太太，應接買一分錢的針或是五釐錢的帶子，和來打聽消息的客人們，真是忙得不亦樂乎。這小店門上的一個門鈴，一進一出，差不多響得要破了。小公子的房裏，是怎樣擺飾的，買來了多麼高價的玩具，一匹怎樣美的棧色的小馬，買着等待小公子來的，另外還預備一個小馬夫，一輛附有銀製的馬具的小二輪馬車，關於這些事，狄博爾太太完全知道。她又能夠說出來，那些僕人們在小公子到的那晚上瞥見他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話，那些女僕人覺得把那可憐的漂亮孩子定要同他媽媽分居，都說是一件不盡人情的事情，就是自己也是這樣想，又說當小公子一個人走近書房去看他祖父的時候，他們都冷然了，『因為不知道伯爵要怎樣待遇他；小孩子不用說，就是大人們，老伯爵的壞脾氣，也很夠使他們周章狼狽的了。』

「你相信罷！詹尼甫太太，」雜貨店的狄博爾太太說；「多馬司這麼說哩，那

小孩子不知道什麼是怕罷，他自然地坐着微笑着，似乎從他生下來，他們就是朋友似地，他不住地同伯爵談着話呢！多馬司說，伯爵也弄得莫名其妙了，他也莫知所措地，只是靜聽着，從眉毛底下凝視着他的孫子！』她說到這裏，又對一個婦人說；

『卑賚太太，多馬司還這樣說呢，那小孩子雖說式樣舊一點，然而面貌也好，態度也好，真是從沒有見過的，伯爵看見了一個這麼好的孫兒，雖說他是一個人然而在他的心裏，也是歡喜也是驕傲的罷。

於是又談到徐金司的事了。最初是木牧師在吃飯的時候談了一下，那個僕人聽着了，於是就跑到廚房裏去講，因此，這件事像野火似地傳開了。

市日的那一天，徐金司到了城裏的時候，四面八方的人都詢問他，就是李維克也問他呢！爲代替回答，他把那封簽着封特爾里的名字的信，拿給兩三個人看了。

於是，農家的婦人們，飲茶的時候，去買東西的時候，非常歡喜把這個當做談

話的資料，彼此閒談着，並且對於這問題，各人下着各人的判斷。到禮拜日那一天，她們或是自己走去，或是叫丈夫駕着馬車送到教堂去，她們的丈夫，或許對於這將來的地主的新來的小公子，也持着多少的好奇心罷。

伯爵的習慣，是從不到教堂去的。但是，在小公子到後的頭一個禮拜日，他竟然去了。——帶着封特爾里到教堂去坐在伯爵家的坐席裏，這是他偶然的興來。

那早晨，教會的廣場和小巷裏，都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在前門和入口的附近，也有一大羣，都在討論着伯爵今天來與不來的問題。他們討論得最熱鬧的時候，突然間，一個婦人叫出了一聲。

『呃！那個一定是他的母親，多麼年青，多麼漂亮呀！』

聽見她的喊聲的人們，都轉過頭去，都望着走上小路來的穿着青衣苗條的人影。因為面帕是向後面轉着的，他們都能看見那是一幅多麼美麗的可愛的臉，還望見在那頂小小的黑帽子下面，捲着小孩子那麼柔軟的光亮美麗的頭髮。

她沒有想着這些人們，她專在想着徐特立克的事，他如何地去訪問她，如何地歡喜那匹新的小馬，在前一天，他真的騎到她的家裏去了，並且騎得很好，看去很是自傲很是幸福的。但是，不久，她不得不注意到她被人們的注視，和她的到來，引起人們的一種感動了。她最先注意的，是因為一個披紅斗篷的老婦人，不住地向她行禮，於是，其他的人都跟着這樣做；並且說：『夫人！上帝保佑你！』並且在她走過的時候，人人都脫下帽來。起初一刻，她簡直不懂，後來她才知道他們那麼客氣，因為她是小公子的母親，臉上立即燃着羞恥的紅熱來，一面微笑地也回着禮，一面帶着溫柔的音聲，對那老婦人說：『謝謝你！』這種樸實的敬禮，對於一個在繁華喧擾的美國城中住慣了的人，覺得非常稀奇，並且在起初的時候，有一點使她窘迫了。可是，這種溫厚深切的人情，她不得不歡喜，不得不感動。她剛要跨過石門走進教堂去的時候，那天的大事發生了。就是從城中來的，有好看的馬和高大的穿着制服的用人們的馬車，已經轉了角，走向綠草的小路來了。

「他們來了！」一個傳一個地這樣喊起來。

不久，馬車停住了。多馬司下來開着門，於是一個穿着青絨的衣服，披着一圍漂亮光滑的飄動的頭髮的少年，跳出來了。

無論男人，女人，小孩子，都好奇地望着他。

「呀！他就是加普登的再生，」許多還記得他父親的人們這樣說，「就同他爸爸一模一樣呀！」

封特爾里在多馬司扶伯爵出馬車來的時候，站在太陽裏面，用着極担心的樣子，望着伯爵。等到他覺得他好幫助他了時，立即送出手去，簡直自己像大人那樣地，把肩胛也送上了。這些看的人們，雖說伯爵以前對他們的態度是那樣的，但是這次明顯地可以看出來，在他孫兒的心裏，伯爵沒有種下恐怖的種子。

「靠着我罷！」他們聽見他這麼說。「他們看見你來了是多麼歡喜呀！無論誰都像很知道你呀！」



「脫帽罷！封特爾里！」伯爵說；「他們在向你行禮呢！」

5 小公子脫了帽子，向大家行禮。

『對我行禮！』封特爾里叫起來，立即扯去帽子，瞥着頭，向他們一個一個地回禮的時候，昏頭昏腦地用那雙放光的眼睛望着他們。

『公子！上帝保佑你！』以前這樣對他母親說過的那一個披紅斗篷的婦人，又對他行禮地說；『祝你長命富貴！』

『謝謝你，老太太！』封特爾里說。於是他們走向教堂去了。他們從側廊走到四角都是紅坐墊的和高掛着帷幕的伯爵家的坐席的時候，無論誰都在眺望着。封特爾里坐了以後，有兩件使他歡喜的事：第一件，在教堂對着的側面，他望見他的媽媽坐在那裏，向着他微笑；第二件，是在座席一端靠着牆壁的地方，放着兩個奇形怪樣的石像，在一根頂着石頭的祈禱書的圓柱的兩旁，那兩個石像面對面的跪着，在祈禱着似的，他們的指頭，都是合捧着，並且都是穿着很古式很奇異的服裝。一塊石碑上，寫了一些東西；他於是念着那上面寫的奇怪的字了。（因為上面寫了一些古字，如 his 寫成 hys，wife 寫成 wyle，所以小公子覺得奇怪。）

道林可特伯爵第一葛萊各利·阿薩爾及其夫人亞利生·喜得卡特之墓。

「我可以小小地說句話嗎？」小公子爲好奇心所驅使，這樣地問了。

「什麼事？」祖父說。

「他們是誰？」

「都是你的祖宗！」伯爵說，「幾百年前的人呢！」

「或許，」封特爾里尊敬地望着他們，說：「或許我的拼字，是從他們那裏來的罷。於是翻開讚美歌，找着牧師報告的地方。當音樂開始的時候，他橫望着母親，微笑着。他非常歡喜音樂，母親和他，時常一起唱着歌頌，所以這天，他同着其他的人合唱着，他那純潔的可愛的高聲，唱得像小鳥的歌聲那麼清澈。在這種唱歌的快樂之中，他完全忘記自己了。伯爵坐在掛帷幔的坐席的角落裏，望着這快樂的孩子的樣子，在那一刻也忘記自己了。徐特立克站着，兩手拿着那本攤開的大讚美歌，臉貌稍稍向着上面，幸福地用小孩子的全力在唱着聖歌。他唱的時候，一條

很長的陽光，從著色玻璃窗上的一片金黃色的玻璃斜射進來，照在這年青的頭上垂着的頭髮上發光。他的母親橫過教堂望着他兒子的時候，心裏感着一種顫動，也做着祈禱了。他祈禱着他兒子的純潔的單純的心的幸福，永遠不要消滅；和這次突然降來的奇特的很大的幸運，不要帶回什麼壞事來。在這一天，在他那優美的心田，充滿了纖細的憂慮。

「徐特！」在前一晚，徐特立克要回到城中去，她抱着他講再會的時候，這樣對他說。「徐特！乖乖！只是因為你，我希望我是很聰明，能夠講許多有益的話給你聽。但是，最要緊的，你要學好樣，要勇敢，要親切，並且時時要誠實，若能這樣，於是在你的一生，決不致於做出害人的事，你就可以幫助許多人了。因為我生了你，這大的世界，或許會變好一點。徐特！你要知道，一個人出世，能使世界變好一點的事——縱是只稍微好一點——這實在比什麼都要好了。」

封特爾里回到城中的時候，他又把這話重說給祖父聽：

「媽媽這麼說的時候，我想着你呢！我對媽媽說，世界是現在這個樣子，因為生了你呢！假使能夠的時候，我要做你這樣的人！」封特爾里說。

「她對這個說了什麼？」伯爵稍稍不安地問。

「媽媽說這是對的。還說我們要時時留心人家的好地方，要去學好樣。」

伯爵從紅的帷幔分開的地方，望着外面的時候，或許是記起了這件事。他幾次從人們的頭上，望着獨坐在那邊的媳婦，他望着那沒有得着原宥就死去了的兒子愛過的美麗的面龐，和那雙與坐在他旁邊的孩子的眼睛非常相像的美眼；但是，他那時在怎麼地想着，是像從前那麼冷酷，還是柔和了一點，這很難看出來。

他們出教堂的時候，那些做了禮拜的人，都站在那裏，等着看他們的過去。他剛走近大門的時候，一個男子手拿着帽子，向前走了一步，又躊躇了。那是一個帶着憂傷的臉色的中年的農夫。

「呵！徐金司！」伯爵說。

封特爾里一聽說，連忙轉過頭去望着他。

「是徐金司嗎？」他大聲嚷道。

「是的！」伯爵冷淡地回答。「我想他是來看新地主的罷。」

「是的！伯爵！」那個男子說着，太陽燒黑了的臉上，也泛出紅熱了。「李維克告訴我，說小公子非常親切，替我說了許多好話，要是不唐突的時候，我是來對公子道謝的。」

他看見這天真的救了自己的人，就是這麼一個少年，像他自己的那個可憐的小孩子一樣地，站在那裏望着自己，明顯地對於自己的權勢絲毫也沒有覺到的事，或許他也覺得幾分奇異罷。

「我非常地感謝公子！」他說：「非常地——」

「沒有什麼，」封特爾里說：「我僅僅寫了這封信呢！做那事的人，是我的祖父。但是，祖父時時對什麼人都是親切的，你是知道的罷。你的夫人現在好了

嗎？」

徐金司有點狼狽了。他聽見有人說伯爵是一個有仁慈的性格和親愛的氣質的人，又不得不有點驚奇了。

「是……的！公子！」他口訥地說。「沒有憂慮了，內人的病也就好了些。她的病弱，也是因為憂慮的關係呢！」

「那就好了。」封特爾里說。「祖父聽說你的孩子們得了熱病，很替你擔心，我也是這樣呢！他自己也是有孩子的，我就是他的孫子！」

徐金司驚嚇得呆了。他覺得較好較聰明的方法，這時候是不要去望伯爵。伯爵對於兒子們的情愛，是一年不過同兒子們會兩次面，當他們病了，因為自己討厭醫生和看護婦，自己馬上跑到倫敦去，這些事，是誰也知道的罷。伯爵聽見有人說他擔心人家孩子患了熱病的話，因此也有點難為情。一雙眼睛，在粗糙的眉毛下面不住地閃動着。

『你要知道！徐金司！』伯爵帶着嚴肅的笑臉，這樣地說。『你們對我都誤解了。只有封特爾里真的了解我。以後你們想知道我的性格的時候，問他罷。封特爾里！上車來。』

封特爾里一跳進車去，馬車就走向綠草的小路了，就是馬車轉了角，走上大道的時候，在伯爵的臉上，仍然現着一種嚴肅的微笑。

八 · 學騎馬

一天天地過去，老伯爵也時常浮出嚴肅的微笑了。因為和他孫兒的情愛的增進，也時常浮出差不多沒有嚴肅的氣分的微笑了。在封特爾里未來之前，伯爵為自

己的寂寞，脚疾，和七十歲的老齡，而感覺生活疲倦了的事，是沒有懷疑的餘地的。過了長期的刺激與歡樂的生活以後，無論是什麼皇宮寶殿，一個人坐在那裏，把一隻痛脚擱在脚台上，除了發脾氣，除了叫罵畏懼的不願見他的僕人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消遣的事，那樣的生活，總也不十分愉快罷。老伯爵不是蠢人，僕人非常憤恨自己的事，是全知道的，雖說有些人覺得他那種對於誰也不客氣的尖銳的譏諷談話有些趣味，然而即是有些客人來訪問他，大概都是因事逼迫，不是因為歡喜他而來的事，他也知道。在他身強體壯的時候，雖說他沒有得到真正的娛樂，他為娛樂計，也曾這裏跑到那裏地僕僕於旅途，後來身體衰弱下去，對於世上一切都感到厭倦，於是伴着報紙，書本，痛脚，隱居於道林可特城中了。但是，他不能時時刻刻讀書，於是乎，他漸漸地煩燥起來，他詛咒煩長的晝夜，一天一天地橫蠻和激怒了。這時候，封特爾里來了。伯爵一見他，就起了好感，因這孩子而能滿足祖父的秘密的自尊心，是這孩子的幸福。假使徐特立克沒有那麼美貌，伯爵一定非常討厭

他，而就失去看出孫兒的美好的性質的機會了。可是，他覺得徐特立克的美貌和無畏的精神，很適合道林可特的血統和門第。雖說他是一個完全不知道他的新地位的意義的小孩，然而聽了他的談話，看見他是教養得很好的時候，伯爵很歡喜這孫兒，並且伯爵自己也覺得很有趣了。將賜給可憐的徐金司一種恩惠的這種權力，也交付在這孩子的手裏的事，也使伯爵很快樂。本來，伯爵對於貧窮的徐金司，就沒有什麼留心，不過，這樣做了，他的孫兒，雖說還是兒童，就會被村中的人們談論，就會在佃戶中得人望，他想着這樣的事，也使他快活了。因此，他帶着徐特立克坐着馬車到教會去，看見那些觀衆的興奮與趣味的時候，更使他滿足了。他知道那些人會談論這孩子的美貌的——魁梧可愛的身軀，昂然的態度，美麗的臉，光滑的頭髮，——還知道他們會說「那個孩子無論什麼地方，都是生成的公子呀，」（伯爵聽見一個婦人同另一個人這麼說。）伯爵本是一個傲慢的人，誇耀他的爵號，誇耀他的門第，因此他在最後，要向世間，誇耀他有一個不辱門楣的承繼者了。

新的小馬試騎的那一早晨，伯爵喜歡得忘記自己的腳痛了。馬夫把美麗的小馬牽出來的時候，他那櫻色光滑的長頸成爲弓形，好看的頭高舉着，晒在陽光裏。伯爵坐在書房開窗的地方，望着封特爾里第一次騎馬的練習。他想這孩子會有點怯懦罷。因爲這不是一隻頂小的馬，並且他常常看見小孩第一次騎馬，沒有不失去勇氣

的。

可是，封特爾里很高興地騎在馬上了。他從來沒有騎過馬，所以這次高興極了。馬夫威爾根司牽着韁繩，在書房的窗下走來走去。

「他是胆子大極了的人！」後來威爾根司在馬房裏，同人這麼說的時候，還幾度地冷笑。「他騎上馬去，一點也不費力。他騎馬的姿勢，就是大人，還比不上他那麼直呢！他對我說：「威爾根司！我坐得直嗎？頑馬戲的人，都坐得直呢！」於是我說，「公子，像箭棍一樣的直接呀！」他高興地笑了。又對我說，「一直就好。若是我坐得不好，請你告訴我，威爾根司。」」

但是，直挺地坐在馬背上，被人牽着走動一下的事，他不能完全滿足。過了一會，封特爾里對從窗口望着他的祖父說；

「我一個人走走看不行嗎？我不能快點走嗎？在紐育第五街的那個孩子，是時時快步慢步地跑着呢！」

「你想你能慢慢地跑着嗎？」伯爵說。

「我想試試看。」封特爾里回答。

伯爵招呼威爾根司一下，他會了意，立即牽出他自己的馬來，騎上去，牽着封特爾里小馬的韁繩。

「現在，讓他跑快點看！」伯爵說。

以後幾分鐘，這位小騎手，非常的興奮。他才知道快步沒有慢走那麼容易。馬愈走得快，人愈覺得困難了。

「真是！是搖得！要命……不是……嗎？」他對威爾根司說。「你……不覺……得

搖？」

「我不，公子！」威爾根司回答。「騎一下就會慣的呢！踏住腳橙罷。」

「我老是踏着的呀！」封特爾里說。

他被搖動着，身子一上一下地，感着不大好過。他喘着氣，臉也紅了。但是他拼命地抓住，盡力地直挺挺地坐着。這種情景，伯爵從窗口可以望見。可是，他們被樹林隱住了一會兒，再從可以叫得應的那麼遠的距離跑回來的時候，封特爾里的帽子沒有了，而頰紅得阿芙蓉一樣，緊緊地閉着嘴唇，但是他仍是堂堂皇皇地快跑着。

「歇一下罷。你的帽子呢？」他的祖父說。

威爾根司取下自己的帽子，行了一個禮。

「帽子跑掉了。伯爵！」很有趣地說着；「公子不讓我停着去檢呢！」

「他不頂怕嗎？」伯爵冷淡地問。

「唔！伯爵！」威爾根司大聲地說；「他不知道什麼是怕呀！我教過許多少年紳士騎馬，像這樣胆大而有毅力的人，我還是初次看見！」

「疲勞了？想下來罷？」伯爵對封特爾里說，

「那種搖動，比想着的，實際也搖得凶呀！」小公子率直地說。「祖父坐在這裏老是望着我們，也有點疲勞了罷，但是，我不想下來。我還要學騎馬的方法呢！休息一刻，我就要跑轉去拿帽子呢！」

世上最聰明的人，即使教了小公子如何去得到這位望着他的老伯爵的歡心，然而不能再教他以上的成功的手段罷。小馬又跑向樹蔭路去的時候，在兇猛的老伯爵的臉上，浮出薄薄的紅潮，在粗鬆的眉下的眼睛因為感到一種難於體會的愉快，而閃着光輝。他坐着，等聽到打轉的蹄聲時，他老是熱心地守望着。一會兒，他們回來了，馬更快地跑着。封特爾里仍是沒有帶帽子，威爾根司替他拿着。他的兩頰，比先前更紅了。頭髮在耳邊飄動。但是把馬打得很快。

「哈！」他一下馬，喘氣地說；「我打着馬跑來的。我不能像帶第五街那個小孩子騎得那麼好。但是，我能跑快，也不掉下來。」

從那以後，他和威爾根司和小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倆個騎着馬，愉快地在大路和青草的小徑上走着，鄉下的人們，沒有一天不出來看他們。村莊裏的小孩子們，都跑到門口來，看着一匹很好的棧色的小馬，鞍上直挺挺地坐一個威風凜凜的少年；並且這個少年，脫下帽來，向他們揮舞着，「呃！早呀！」充分表現出優美的心情，而又不擺一點架子的，這樣地說。有時他竟停住着，同他們談些話。有一次，威爾根司回到城裏來說，封特爾里看見一個跛脚的疲倦的小孩子，要用自己的小馬送他回家去，他堅決地要那樣做，竟然在鄉村學校的近旁下馬了。

「無論說什麼，他總是不聽！」威爾根司在馬房裏說着這故事。「他不要我下馬來，因為他說，那是個小孩子，騎在大馬上，會覺得不大舒服。他說；「威爾根司，這小朋友是跛脚，我沒有跛，我將一面走，一面同他談話。」於是不得不把那

孩子騎上馬去，小公子把那雙小手插進口袋，帽子帶在後腦殼上，愉快地吹着口笛談着話，在他的旁面漫步着。我們到了那跛子的家的時候，他母親不知出了什麼事，驚嚇地跑出來。小公子一看見他的母親，連忙取下帽子，對她說，「太太！我把你的兒子送回家了。因為他的脚痛，我覺得他那支手杖不大好，我回去請祖父替他做一對好拐杖。」那位老太婆聽着當然地驚得呆了，就是我自己也失笑了。」

伯爵聽了這些話，與威爾根司所担心的相反，他並沒有生氣，反而立時大笑了。並且叫封特爾里到他的身旁去，叫他把這件故事，從頭至尾再細述一遍，伯爵聽了，於是又笑起來，幾天以後，真的，道林可特伯爵家裏的馬車，停在跛脚孩子家門前的綠草路上了，封特爾里跳出馬車，像一桿鎗似的，肩上肩着一對堅固不重的新做的拐杖，走向那少年的門口去，把這拐杖送給跛脚孩子哈待的母親，對她說：「這是送給你的兒子的，我的祖父向他致意。我們希望他的脚，能夠好一點！」

「我說了你向他致意。」他回到馬車裏，這樣對祖父說；「雖是你沒有叫我這

樣說，但是，我想或許是你忘了。這說得對罷，不對嗎？」

伯爵聽了又一笑，並沒有說這是不對。實在，他倆的親密，一天天地增加了。並且封特爾里對於伯爵的慈悲和美德的信心，也是一天天地增加。以爲他祖父是一個最可愛的慈善的老伯爵的事，他是絲毫也沒有懷疑。當然，他自己許多希望，還沒有說出口來的時候，祖父就滿足他了，那麼多的贈品和快樂，都加之於他，有些時候，他不知怎樣處置這些過多的東西，自己差不多有點迷亂了。他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他想怎樣做，也就讓他怎樣做。雖說這種情形對於一般的小孩子，不是一種好的方法，然而小公子處理得非常的好。或許，他若是不時常同住在可持各基的母親會會面，他的性格雖是可愛，也會稍稍地變壞罷。因爲他的「最好的朋友」母親，是親密地溫柔地看守着他的。母和子時常要互談着長時的話，每次同媽媽接吻告別的時候，必得帶幾句純潔的值得記住的教言，才回到城裏去。

這時只有一件事，實在是非常地迷亂着這位少年的心。無論誰都沒有想到他是

那麼時時地在想着那件事的神秘。就是他的母親，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地在想着那件事，伯爵呢，更不用說，在長的期間，他一點也沒有這樣懷疑過。但是因為他的敏感，他不得不奇異着，他母親和祖父，爲什麼似乎從沒有會過面的。他曾注意到他們從沒有會過面。每當伯爵的馬車，停在他媽媽住宅的門前的時候，伯爵從沒有下來過，就是偶然同到教會去，封特爾里常是一個人，在門口同母親談話，或是同母親回家去。並且每天總是從城裏的溫室，取出水菓和鮮花，叫人送到母親那邊去。但是，因伯爵做了一件好事，在封特爾里的眼裏，祖父是絕好的人了。這是第一個禮拜日，伯爵看見他的母親，不帶一僕人，獨自地走回家去以後不久的事。大概是個把禮拜以後罷，當封特爾里有一天要去訪問母親，他一看，停在門口的，不是每天用的那輛兩匹馬拖的大馬車，是一輛一匹棕色的漂亮的馬拖着的精巧的小馬車。

『這是你送給你媽媽的禮物。』伯爵突然地說。『牠在鄉村裏走着，不大好走，需要一輛馬車。這個御者，是照料這輛馬車的。這是你送給她的贈品。』

當時封特爾里無上的喜悅，完全敘述出來，是不可能的事。他忍耐不住地恨不得一翅就飛到母親的身旁去。一到那裏，母親正在花園裏採薔薇花。他從馬車裏跳下來，一氣跑到母親那裏去。

「媽媽！」他叫起來；「你相信嗎？這是你的！他說是我送給你的禮物！這是你自己的車子，可以自由地坐着到什麼地方去呢！」

母親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他感着幸福了。雖說這馬車，是從把自己當作仇敵的人那裏送來的，然而她不忍心拒絕這東西，傷害小孩子這種大大的歡喜。她不得不持着薔薇花，坐進馬車去，讓馬車隨便地跑了一刻。在那時，封特爾里把祖父一些善良優美的故事，告訴他媽媽聽。那都是一些那麼質樸的故事，幾次母親都不得不笑起來。於是她將小孩拉近身旁，和他接吻。看見這個孩子，只看出這個沒有朋友的老祖父的好處，感着很愉快。

就在第二天，他寫給何博士一封很長的信，手稿一寫完，拿給祖父看，請校改

一遍。這封信沒有標點，字也拼錯了些。

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何博士：

我今天想告訴你關於我祖父的事；他是一個最好的伯爵。你說伯爵都是殘暴者，這是一種錯誤，如我的祖父，就全不是殘暴的人。你若是知道他的時候，一定成爲好朋友罷。我敢說你一定是那麼樣的呀！他的脚有病，非常的痛，但是他很能忍耐。我一天天地敬愛他了。因爲像一個這樣對於世上什麼都是親切的伯爵，我當然不得不愛他。我希望你能和他談話。世上什麼事，他都知道，你可以問他什麼樣的問題，但是他從沒有打過墨球。他買給我一匹小馬，一輛小車，還送媽媽一輛頂漂亮的小馬車呢！我有三間房子，和各種各樣的玩具。這會使你驚異罷。這樣的城廓，這樣的花園，你一定喜歡，城非常的大，走進去不知道出來呢！威爾根司這樣說。

過。威爾根司是我的馬夫，他說在城的下面，有一個地牢。在庭園裏的東西，無論什麼都是美麗的，都會使你驚奇呢！有那麼多的大樹，有鹿，有兔，在樹林茂盛的地方，飛着獵鳥。

我的祖父，非常有錢，但是他不像你所想的伯爵那樣，他一點也不驕傲，也不乖張。我很歡喜同他在一起，無論誰對他都是客氣和親切，都脫帽行禮，婦人們也行禮，並且時常說：「上帝保佑你。」

現在，我能騎馬了。但是初次騎着跑快的時候，使我搖得難受。我的祖父對於一個付不出租金的窮人，不要他退出，還讓他住在那裏，並且麥倫夫人，還拿了葡萄酒和別的東西，給他病了的小孩子。

何博士！我很想同你會面。我希望我的媽媽能同我住在城裏。當我不十分想着媽媽的時候，我住在城裏很幸福。

我很愛我的祖父，無論誰，都愛他呢！

若暇時，望回我的信。

祝你好。

你的老朋友徐特立克。

再白：我上面說的那地牢裏，沒有一個人，祖父從沒有將誰放在那裏面過。他

是一個那麼好的伯爵，和你一樣，他是一個大大的人望所歸者呀！

伯爵讀完這封信後，對他說：

「你很追戀你的媽媽嗎？」

「是的！我時時刻刻在想她！」封特爾里說。

他走去站在祖父的前面，將手放在他的膝上，望着他。

「祖父！媽媽不在這裏，你心裏不難過嗎？」

「我不知道她呢！」伯爵執拗地說。

「我不知道是這樣的，所以我奇怪呢！」封特爾里說；「媽媽叫我不要問你

什麼問題，——所以我就不問你。但是有時我不得不想，這簡直使我不可解呢！然

而，我還是不問你。每當我追戀媽媽很難過的時候，我就從窗口，望着媽媽爲我點着燈亮的地方。兩處隔得雖是很遠，但是一到夜晚，母親就把燈光放在窗子上，所以我從樹木的空處，很遠地望見那閃閃的燈光哩！於是，我知道那燈光，在說什麼。」

「在說什麼？」伯爵問。

「牠說，「你休息罷！上帝終夜保護你！」——正像我和媽媽同住的時候，她這麼對我講的呀！每天晚上，他這樣對我講，每天早晨對我說，「終日上帝保佑你！」所以我時時都是安全的呀，——」

「唔！對的！」伯爵冷淡地說。於是緊擠着凸出的雙眉，長久的凝視着封特爾里，使得他想着祖父又在考慮什麼了。

九、貧窮的村舍

近來，老伯爵想着從來沒有想過的許多事。他所想的，無論從那裏，都是關於他孫兒的事。在他的性質中，最強烈的是自尊心。這位少年，無論從那一點，都滿足他的自尊心了。因為這種自尊心，在他的生活上，又找出了新的趣味。他把這位承繼者給世人看，自己覺得很高興。世人知道他對於兒子，是如何的失望，所以把這個無論誰看了都不失望的封特爾里公子，擺給世人看的時候，感到一種勝利的愉快。他希望這個孩子，能認識他自己的權力，能了解他堂皇的地位，他更希望世人也感到這一層。他為將來，立出許多計劃。有時，他心裏秘密地希望過去的生涯

若不是這麼壞就好了。若是好一點的時候，即是他全知道真情，那末這少年純潔的心，對於他的過去就不致於這麼畏縮了。他自己許多年來都被人叫做道林可憐鬼伯爵的事，或者因為什麼機會，被這個孩子聽見了的時候，那末他那幅美貌的天真的臉，將變成一種什麼樣子，就一想到這個，心裏不大愉快。這種念頭，稍稍使他的感到痛苦。他不希望這孩子知道這樣的事。時時他在這種新的趣味中，忘記了他的脚痛，過了許久，醫生看見他的病比他豫期的好得多了，醫生也驚異起來。伯爵病體的回復，或許是因為他近來精神很愉快，在病苦以外，還想着一些別的事能。

一個晴和的早晨，旁人看見小公子騎着他的小馬，同伴的人並不是威爾根司，使他們都驚異了。這個新來的同伴，騎一匹高大的堂皇的灰色馬，那正是老伯爵實在，提議這件事的，正是封特爾里。他那個時候自己騎着小馬，思慮地對祖父說，

「我望祖父同我一路去騎馬呢：當我走遠了的時候，你一個人留在這麼大的城

裏，我覺得很寂寞。我望你也去騎馬哩！」

幾分鐘後，吩咐要替伯爵將西利姆（馬名）備好的時候，馬房裏起了一個大大的喧擾。從那以後，西利姆差不多每天都要備鞍了。外面的人們，看見騎着小公子的棧色小馬的旁面，另一匹高大的灰色馬，上面騎着一個魁梧的強烈的鷹似的臉貌的白髮老人，也成爲慣事了。兩人騎着馬在綠草的小徑和美麗的鄉村道上走着的時候！一天天地更親密了。漸漸地關於他母親和她的生活，也知道了許多。封特爾里一面在大馬的旁面快步着，一面愉快地談着閒話，簡直再沒有一個這麼活潑伶俐的少年，他的性質是那樣愉快。他談話最多。伯爵老是沉默，靜聽着，望着這快活的紅熟的小臉。有時，他叫這少年放小馬跑快一點。於是封特爾里就打着馬跑出去，不畏懼的直挺挺的坐着的樣子，他帶着一種得意的愉快的眼色望着他。封特爾里跑了以後，回來的時候，總是笑聲地呼喊着，揮舞着帽子，時時覺得他和祖父是頂好的朋友。

伯爵現在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封特爾里的母親，並不是過着閒懶的生活。他近來還知道貧窮的人們都很歡喜她。每逢那一家有病人有悲傷的有貧苦的人的時候，她必坐着小馬車，去訪問他們。

『你知道嗎？』有一次封特爾里這樣地說；『他們看見媽媽的時候，都說「上帝保佑你！」並且那些小孩子，都很歡喜。還有許多到媽媽那裏去學針線的。媽媽說她現在這麼有錢，應當去幫助貧窮的人們。』

伯爵知道他的媳婦，有那麼美麗的年青的臉貌，看去就像侯爵夫人那樣的貴婦人，心裏並不覺得不愉快；又知道貧窮人對她的人望很好，都很愛慕她的事，心裏也還好過。但是他看着她如何佔住封特爾里的心，加之那孩子把她當做他最愛的人，是如何依戀着她的時候，他時時感到一種強烈的嫉妒的苦痛。這老伯爵想沒有競爭的人，而自己全佔有這小孩子的愛。

就在那早晨，他驅着馬走上他們常騎馬的曠野中的一個小高丘了。他向展開在

眼前的寬廣的肥沃的土地，用鞭子指示着。

「你知道這些土地，都是我的嗎？」對他封特爾里說。

「是的嗎？屬於一個人，是多麼寬廣呀！多麼美麗呀！」封特爾里回答。

「將來這些土地——比這還要多得多——都是你的，你知道嗎？」

「歸於我！什麼時候？」封特爾里帶着驚異的聲音叫喊了。

「我死了的時候！」祖父答道。

「那我不要，我希望祖父長生不老呀；」封特爾里說。

「這是你的親切；然而，有一天這些東西都會歸你所有的——那一天你會做

道林可特的伯爵。」

小公子坐在馬上，靜默了一刻。他眺望着寬廣的原野，青綠的田地，美麗的樹林，小路邊的茅舍，優美的村莊，越過樹林聳立着的古老堂皇的大城的尖塔。於是，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你在想什麼呢？」伯爵問。

「我在想着我是一個多麼小的孩子！和母親對我說的話。」封特爾里回答。

「母親對你說了什麼？」伯爵問。

「她說成一個富豪，是一件難事。若是有人成了富人的時候，總會忘記旁人不
是自己這麼的幸運。所以做了財主，得時時留心，不要忘記旁人的事。我於是同她
說祖父是怎樣的一個好人，她說，那就好極了。因為一個伯爵，有這麼大的權力，
如不爲他手下的人們設想，他們會感着困難，然而這種困難，是伯爵可以救助的。

——不過，因爲居民太多，要知道誰是困難窮苦，實也是一件難事。我剛剛正眺望
着這些房屋，我想，我若是做了伯爵，要怎樣才知道他們的實情。祖父，你怎麼知
道他們的呢？」

至於伯爵對於佃戶們的知識，只知道誰付租金付得快，誰付得慢，看那個沒有
付的，叫他退出去，所以聽了小公子這個問題，稍稍有點爲難；

「李維克告訴我付的。」他一面摸着灰色的上唇鬚，一面不安地望着這小小的質問者。

「現在，我們回去罷！」伯爵補加地說；「你做了伯爵的時候，非做一個比我好的伯爵不可！」

他們在騎馬回去的途中，伯爵一句話也不說。他在生平從沒有愛過什麼人，這次是這樣愛這個小孩子的事，自己差不多覺得有點不相信，——然而毫無可疑地是愛這孩子了。在起初，不過是徐特立克的美貌與勇敢，使他歡喜，使他驕傲，但是，現在在驕傲之上，還雜有別種的感情了。每想到自己是怎樣的歡喜那小孩子近在身旁；怎樣地歡喜那小孩子的聲音，和秘密地希望小孩子歡喜自己想念自己的時候，不覺地獨自地乾枯嚴肅地笑了。

「我也是一個心神衰弱的老人了，小孩以外的事，我也沒有什麼可想的，」他對自己這樣說，可是，他知道這不盡然。若是叫他吐露真情的時候，不能自持地，

他不得不承認引動他的心的，是他自己沒有的那種美德——那種率直，親切誠實的性質，和不能想爲是有害的親愛的信心。

這是那次騎馬以後大約過了一個禮拜的事了。封特爾里訪問了母親，帶着困難的思索的臉色，走進祖父的書房。坐在他初到的那晚上坐着的那把高背的椅上，望了一刻爐中的火光。伯爵一面奇異着這又發生了什麼事罷，一面靜默地望着他。明顯地，在徐特立克的心裏，一定有什麼事，他畢竟抬起頭來，問道。

「李維克無論那個的事，都知道嗎？」

「是的，那是他的職務。」伯爵說。「他有什麼曠職的事嗎？」

似乎是很矛盾，沒有什麼事，比小公子對於佃戶們的興趣，能娛樂能啓發伯爵的。他自己對他們從沒有注意過，可是這少年一面想着小孩子的事情，一面高興地頑着小孩子的遊戲，同時在他那捲髮的頭腦裏，活動着許多對於窮人們奇妙的憂慮的事，使得伯爵大高興了。

「那裏有一個地方！」封特爾圓瞪着眼，帶着恐懼的眼色望着祖父說。「媽媽看見了，是在這村莊的外面呢！」那些屋子都擠得很緊，差不多就要倒塌，連呼吸都不行了呢！並且那些居民，非常的貧窮，什麼事都可怕呀，他們時時得熱病，許多小孩都死了。他們過着那樣的生活，會使他們變成壞人呢！是那麼窮，是那麼不幸！比末格爾比波里特還要壞呢！雨都從屋頂上漏進房屋裏去。媽媽去看了一個住在那裏的窮婦人。媽媽一身弄得髒極了，她不待換好衣服，不叫我走近她，她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眼淚滴在她的面頰上。」

他說給祖父聽的時候，他自己的眼裏，也流出眼淚，但是，他從眼淚的裏面，又現出微笑了。

「我對媽媽說，祖父不知道，我得來告訴你！」他一面說，一面從大椅上跳下來，走攏去靠着伯爵的椅子了。「如你補救徐金司一樣，你一定也能補救那地方的。祖父是時時替人們做好事的呀！我對媽媽說；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多半是李維

「克忘記告訴你了。」

伯爵下看着攔在他膝上的小手。李維克並沒有忘記告訴他，關於村外叫做伯爵莊的那地方的敗壞的情形，李維克告訴他好幾次了。他完全知道那些就要倒蹋的可憐的茅屋，不好的水溝，潮濕的牆壁，破裂的窗戶，漏洞的屋頂，和那些貧窮，熱病，不幸的種種悲慘的事。就是木牧師，盡其遊說的能事，將這些情形，也詳細地說給伯爵聽過，伯爵呢，是以亂暴的語句回答他的，並且當他的腳痛得兇的時候，伯爵莊的人們死盡了，都埋到教區的旁面去，愈快愈好——那就什麼都算完了，他連這樣的話也說出來。但是，現在從攔在膝上的小手，望到那誠實的熱心的率直的眼睛的少年的臉的時候，真的，他對於伯爵莊和他自己，都稍稍感到一點羞恥了。

「什麼！」伯爵說；「你想替我建築一個模範的村舍嗎？」真的將自己的手攔在小孩的手上，摸弄牠了。

「那些舊房子，得完全拆去。」封特爾望熱心地說；「媽媽這麼說呢！讓我們

——讓我們明天就去拆毀罷，他們見了祖父，又將多麼高興呀！他們知道你是去幫助他們的呢！』在少年紅熱的臉上，眼睛星似的閃着光。

伯爵從椅上站起來，手支着孩子的肩，微微一笑地說，

『我們出去，到洋台上去散散步罷！我們可以將這事。再討論一下。』

他們在每逢晴和的晌晚，必同散步於寬大的石台上，來去地慢步着，伯爵有兩三次現出笑臉來。他仍將他的手，支在封特爾里的肩上，似乎在想着什麼事，這事並不是使他感着不快的。

十、伯爵的驚嚇

實在，這些矮小的村舍的窮人們，是過着如何的不幸的生活，小公子的母親，親自考察以後，看出許多傷心的事了。本來，這些村舍，要是從原野這方隔遠遠去，真是歷歷如畫圖。無論什麼，走近去看，是比不上遠觀那麼美麗的。他母親看見這些村舍的人們，應當愉快地勤勉地工作才行，不是這樣，都要陷於怠惰，貧窮與無知的生活了。不久以後，她發現愛爾波羅村，是其中最壞的一個地方了。木牧師會將困難的內情，和救助無望的話，都對她說過，後來，她自己也全知道了。選出來的土地管理人，只知道諂媚伯爵，一點也不顧到可憐的佃戶們的墮落與不幸。因此許多必須注意的事，他都疏忽下去，許多事情，也就愈弄愈糟了。

伯爵莊那地方，都是一些頹廢不堪的房屋，和那些不幸的草率多病的人們，說起來，真是伯爵家的恥辱。當初次小公子的母親，走到那地方去的時候，簡直使她驚得發顫了。那樣醜陋，那樣骯髒，那樣貧窮，真令人想到鄉村比都會還要壞了。然而似乎還有可為之處。她看見那些養育於惡風俗與野獸似的冷淡之中的骯髒而無

人照顧的小孩們，她想到住在堂皇壯麗的城廓裏面，看護得如同皇子一樣，沒有不滿足的希望，除了奢侈，安樂，美麗的東西以外，什麼也不知道的自己的兒子了。這時候，在聰明的小小的母親的心裏，浮出一個大胆的想法。小公子現在非常得了伯爵的歡心，於孩子自己是一種幸運，差不多他心裏想怎麼樣，無論什麼事，伯爵都不想拒絕他，關於這種事，他母親漸漸地知道，旁人也漸漸地知道了。

「伯爵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肯給他的，」她有一次對木牧師說；「論他的什麼想念，都是准許他的。未必於旁人有好處的事，他就不准許了嗎？要實現這件事，讓我來設法罷。」

她知道她能相信這親切的小孩子的心。於是將她在伯爵莊所看見的各種悲慘的情形，都告訴了他，知道他一定會去告訴伯爵的，希望有好的結果。

如願的真有了好結果，無論誰都稍稍感着驚異了。影響伯爵最大的力量，是他孫兒對他美滿的信任——徐特立克老是屢信祖父是一個專做正直的和慷慨的事的好

人。伯爵決不能讓他孫兒，發現自己是從不想做慈善的事，不論善惡，時時只照自己的想念去做的貴族。封特爾里帶着讚歎的眼色，把自己看作是全人類的恩人，高貴的精神的伯爵的事，自己總感到一種新奇的愉快的情感，無論如何，總是不高興，自己一面望着那親愛的褐色的小兒的眼睛，一面說；「我是一個兇暴自私的老東西，在我的一生，從沒有做過一件慷慨好義的事，關於伯爵莊地方，或是那些貧民，我從沒有留心過。」——或是說些和這相同的事。他看見有金黃色的愛嬌的頭髮的這少年的可愛，覺得自己應當時做些好事了。因此，（雖說他自己覺得可笑，）想了一下，他叫李維克進去，關於這問題，有一個長時的討論。結果決定把那些破舊的房子拆去，另建新的村舍了。

「是封特爾里這麼主張的，」他冷淡地說；「他想這樣能增加產業的價值呢！你可以告訴佃戶們，說這是小公子的意見。」於是他望着睡在地氈上同大狗頑着的小公子。這隻大狗，是這少年的好朋友，小主人到什麼地方，他總是跟着的，封特

爾里散步的時候，他在後面莊嚴地大步地走着，坐車或是騎馬的時候，他也在後面凜然地跑着快步。

當然，關於這次改建新屋的事，鄉村與城市的人們都聽說了。在起初，許多人都不相信，但是，等到一隊工人們，走去把那些頹廢骯髒的小屋拆毀的時候，他們才知道封特爾里又替他們做了好事，並且因他那天真的參議，到底將伯爵莊地方的恥辱除去了。若是封特爾里知道到處的人，是怎樣地談論他，怎樣地讚歎他，怎樣地說他長大了，要成一個什麼人，要做什麼事的時候，他會如何地驚異罷。但是他從沒有留心到這一點。他過着他單純的幸福的生活，在庭園裏頑，追着兔子進洞，躺在樹下和草地上，或是睡在書房的氈子上面，讀着奇奇怪怪的書，讀了告訴祖父，又將這些故事，講給母親聽，有時寫很長的信，給推克，給何博士，他們都覆來各人各樣的回信，有時同祖父，或是帶着威爾根騎着馬，到郊上去頑。當他們騎着馬從街上走過的時候，他時常看見街上的人們，都回轉頭來望他，又看見他們

脫下帽子，都是光輝滿面的。但是，他想着這是因爲自己同祖父一路的原故罷。

『他們是這樣歡喜你！』有一次他帶着愉快的微笑，望着伯爵這麼說；『你知道他們看見了你多麼的歡喜嗎？我希望有一天他們也是這麼歡喜我。得萬人的歡喜，真是一件美事呀！』他覺得做這個被世人尊敬被世人愛慕的老人的孫兒，實在是很可自傲的事。

村舍開始建築的時候，他和他的祖父，時時騎馬到伯爵莊去看他們，封特爾里感着很有趣味。他常從小馬上跑來，和那些工人們認識，問他們一些做屋和煉瓦的問題，他自己呢，告訴他們一些關於美國的事體。同他們談過兩三次話以後，騎馬回來的時候，他在路上，就可以把那些做屋做瓦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伯爵聽。

『我老是歡喜知道這種事情。』他說，『因爲一個人，總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將來是怎樣的呀！』

等小公子一離開，那些工人們總是談論他，笑他那種滑稽的天真的談話。但是他們都歡喜他，他們都歡喜這個兩隻手插在口袋裏，帽子戴在捲髮的後腦殼上，臉上滿着熱望的站在他們中間談着話的少年。他們總是說；

『那是一個奇怪的孩子！並且還是一個可愛的直言無忌的少年呀！那種貴族的惡德的血統，在他是很少的呀！』

工人們走回家去，把小公子的事，都告訴他們的太太聽，於是這些婦人們，又告訴其他的女子，因此，差不多什麼人都知道小公子的什麼故事，都在談論他了。漸漸地差不多什麼人都知道有名的「壞伯爵」，發現了他所愛的東西——接觸甚至溫暖他那頑固的殘忍的老的心靈的東西了。

但是，他的心溫暖到了一種什麼程度，和他對於這個唯一信任他的少年，一天天地愛到一種什麼程度，沒有誰能十分地知道。他只覺到他自己，在期待着徐特立克仍持有親切的心，和到處能同人結交朋友的力量長成，美貌的強壯的前途浩大



小子公下了馬，同工人們講故事。

的青年時代的到來。若是到了那個時代，伯爵猜想着那青年要做些什麼，他要如何地運用他的才能。他時常望着那躺在爐邊的氈上，讀一些很大的書，火光燦爛地照着那可愛的金髮的頭少年的時候，老伯爵的眼裏，常閃着愉快的光，面頰也泛着紅潮了。

『這孩子無論什麼事，他都能做。』伯爵對自己這麼說。『無論什麼事！』

他自己對於徐特立所感着的真情，從沒有對外人說過。每當他對旁人談到徐特立的事的時候，他常是露着同樣的嚴肅的微笑。但是，封特爾里知道祖父愛他，知道歡喜自己靠近他。——譬如，若是在書房的時候，他知道祖父歡喜他靠近他的椅子，吃飯的時候，歡喜他坐在棹子的對面，騎馬坐車，或是黃昏在洋台上散步的時候，歡喜他在他的身旁。

『你還記得嗎？』有一次他躺在氈子上，從書本上抬起頭來，仰望着說，『你還記得，我初到的那晚上，我對你說的我們做好朋友的事嗎？我想無論什麼好明

友，沒有像我們這樣好的罷！是不是？」

「是的，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伯爵回答。「來！到這裏來。」

封特爾里從氈子上爬起來，走近他去。

「你還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伯爵問，「還有什麼你沒有的東西嗎？」
這少年褐色的眼睛，帶着思慮的眼色，盯着祖父。

「僅僅有一件事。」他回答。

「什麼事？」伯爵問。

封特爾里沉默了一刻。他從沒有去想什麼事情，像這樣無聊得久想的。

「什麼事？」伯爵追問了一句。

「媽媽的事！」他說。

伯爵稍稍畏縮了一下。

「但是你差不多每天都要見她，」伯爵說，「你覺得這還不夠嗎？」

「在以前我是時時見她的，我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和我接吻，早晨一起來，她在那裏，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能夠互相談話呢！」封特爾里說。

老人與少年的眼睛，在沉默中互相望着。於是伯爵縐着眉。

「你決不能忘記你的母親嗎？」他說。

「不能，」封特爾里回答，「決不能！她也決不能忘記我。假使我離開了你，我也不能忘記你的！我是時時想着你的呀！」

「真的！」伯爵望着封特爾里一刻以後，這麼說。「我想信你是那樣的。」

當他說到他母親的時候，伯爵感到比以前更深一層的嫉妒的苦痛。——苦痛深一層，因為是伯爵對於孫兒的愛意增加了的原故。

但是，不久伯爵又起了另一種苦痛，這種苦痛的強烈，使得他差不多有時完全忘記了對於媳婦的憤恨了。這是奇妙而且是突然發生的，有一晚上，正是伯爵莊的新屋要落成的以前，在道林可特城，有一個大大的宴會。這樣的大宴會，在城中已

經有許久時候沒有舉行過了。在宴會的幾天前，伯爵唯一的妹妹洛利德爾夫人和她的丈夫哈利·洛利德爾也一同來訪問了。——這種事，在村莊中又起了大大的騷動，差不多使得狄博爾小雜貨店的門鈴，又狂鳴起來。因為洛利德爾夫人從三十五年前結婚以來，來訪問道林可特僅僅只有一次的專，是誰也知道，她是一個有笑渦的桃色的頰，和捲着的白髮的優美的貴婦人，並且她爲人非常可靠。但是，她同世人一樣，是不說哥哥的好話的。加之，因她是一個有堅強的意志，率直地胆大地想着什麼就說什麼的人，所以在前同哥哥猛烈地吵了幾次以後，從她年青的時代以來，就很少同哥哥會面了。

在他們離別的長年間，她聽了許多關於他的不愉快的事。她聽說他的輕視他自己的夫人，她的可憐的死，對於兒子們的冷淡，又聽說那兩個柔弱的缺德的不得人心，無論對於伯爵自己或是對於旁人，都是毫無信用的大兒子的事。這兩個大兒子——伯威司和馬利司——她從沒有見過。只有一次，有一個強壯漂亮的大約是十八

歲的青年，走到洛利德爾的家去，當洛利德爾夫人說，他是她的內姪加普登，因為自己在這近旁走過，所以特自進來看康司丹姑媽的，關於姑媽，時常聽見母親說起過。洛利德爾夫人，見了這風采翩翩的青年，親切的心完全溫熱了。於是留他住了一禮拜，非常優待他，加獎他。他真是一個優美愉快而又有活氣的青年，當他回去的時候，使得他姑媽希望以後常能見面。但是，以後她沒有見過他了，因為加普登回到道林可特的時候，伯爵大不高興，並且不許他以後再到姑媽家裏去了。

然而，洛利德爾夫人是時常念及他的，雖說自己也不贊成他在美國隨便的結婚，但是，當她聽說父親擯棄了他，誰也不知道他的行止，誰也不知道他的生活狀況的時候，她會大大地動了怒。後來，聽說加普登死在美國，伯威司墮馬受傷而死，馬利司因熱病死於羅馬，不久，又聽說發現了生在美國的少年，已經接到英國來做封特爾里公子的故事了。

「大概像那些兒子們同樣，也是會墮落的罷。」她對他丈夫說，「除非他母親是一國很好的人，有決心地一心一意地教養他。」

但是，當她聽說徐特立克的母親被隔開着的時候，她氣得不能說話了。

「哈利！這真豈有此理！」她說，「想想看，一個這麼年紀青青的孩子，就把他同母親分開，同像我哥哥那樣的人住在一起！老伯爵不是殘忍地對待他，就會什麼事都放縱着，使他成一個小魔王罷。有必要的時候，就寫封信去罷！」

「沒有用處的！康司丹，」哈利說。

「我知道是沒有用處！」她回答。「我哥哥的事，我非常知道！不過，這種辦法太不對了，」

不僅家人和佃戶，另外還有許多的人，都聽說小公子的事了。無論什麼地方，都在講他，關於他有種種的故事。——他的漂亮啦！他的好脾氣啦！他的得人心啦！還有給他祖父種種的影響啦！這些風說，不僅傳於當地的上流社會，就是更遠

的地方，也都聽說了。

許多人吃飯的時候，都在談論他，婦人們可憐他年青的母親。想像着那個小孩子，是不是真有人家說的那麼美貌。有些知道伯爵和他的習慣的人們，都在嘲笑那小孩子信仰伯爵的善良。阿夏·火爾地方的多馬司·阿夏爵士，有一天在愛利波羅，會見了伯爵和他的孫兒，都騎着馬，於是停着同伯爵握了手，慶祝他顏色變好了，脚疾也復了原。後來他向人說着這件事的時候，

「說到道林可特伯爵，得意得像白露雞那麼樣呢！說句實話，比那孩子更漂亮更可愛的，我真從沒有見過呢，騎在小馬上直得像一枝標鎗，就像一個小騎兵！」

於是，漸漸地洛利德爾夫人也聽說這小孩子了，關於徐金司的事，跛脚孩子的事，伯爵重建村舍的事，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她都聽說了。於是，她很希望見這少年。她正在想怎樣地去會面的時候，意外地從她哥哥那裏來封信，約他們倆夫婦到道林可特城去，使她十分地驚異了。

「真的嗎！」她大聲嚷道！「我聽說那孩子做了許多奇蹟，看了這封信，我真是相信了。他們說我哥哥非常敬重他，一刻也不讓他離開。並且還說對那孩子，自己非常誇耀。真的，我相信他是要把他的孫兒給我們看呢！」於是，她即刻應允他的約會了，

當她和丈夫到了道林可特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了。在她和哥哥見面之前，先到自己的房間去。換了衣服，走進客廳了。伯爵站在火爐旁，看去很高大很堂皇的。在他的身旁，站一個穿青絨衣的少年，打一根很大的王達克式的有美觀的花邊的領帶。他那幅肥圓的可愛的臉，是非常的美，當他轉着那雙美麗的正直的眼睛，望着她的時候，她差不多要叫出歡喜之聲來，看見這麼一個好少年，真是驚奇極了。

她一面同伯爵握手，一面叫着她未出嫁時候叫他哥哥的那種名字。

「哈！莫利拉！」她說！「就是這個孩子？」

「是的！康司丹！」伯爵回答。「就是他！封特爾里！這是你的姑母！洛利德爾夫人！」

「你好呀！姑母！」封特爾里說。

洛利德爾夫人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稍稍地望着他仰望着的臉以後，熱烈地同他接吻了。

「我是你的姑母！」她說。「我愛你的可憐的爸爸，並且你很像他呢！」

「說我像爸爸，我非常歡喜！」封特爾里回答。「因為無論那個都是歡喜他的——正像什麼人都歡喜母親一樣。（稍稍停了一下，補加地說。）康司丹姑母！」

洛利德爾夫人高興極了。她又彎下腰來，同他接吻。從那以後，他們倆人成爲很好的朋友了。

「呃：莫利拉！再不能比這個再好的了罷！」後來她對伯爵說。

「是的，我想也是再不能好了。」伯爵冷淡地回答。「他是一個很好的少年！」

我們是很親切呢！他相信我是一個頂動人的溫良的慈善家。我不得不向你說，康司丹——我就是不說，你也會知道的——我對於那孩子，稍稍有點蠢寶呢！」

「他母親對你的感想怎樣呢？」洛利德爾夫人，用着平日率直的調子問道。

「我沒有問她！」伯爵帶着稍稍不豫之色。

「莫利拉！我對你不客氣的說，你的辦法我都不贊成。據我的意見，我馬上就要去訪問他母親呢！若是你反對的時候，就說出來罷。我聽說許多關於這小孩子的事，我想都是他母親教養得很好哩！就是在我們那方，也聽說你的佃戶們，都非常敬重她呀！」

「是的，他們都敬重她！」伯爵一面望着封特爾里那方，一面這麼說，「說到愛諾爾夫人，你會看見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婦呢！因她而使這孩子這麼漂亮，我也得稍稍感謝她，只要你願意的時候，你可以去看看她。我所要求的，是要她住在那地方，並且你不要我去看她就好了。」他說着，又做出不愉快的樣子。

「但是，他確實不像以前那麼恨她了。這於我是很明顯的。」後來洛利德爾夫人對她的丈夫這麼說。「並且，他的性格，很大地改變了。說出來似乎不相信，哈利，據我看來，他完全是因為對於那天真的可愛的小孩子的愛情，使他變得像一個人了。加之，那小孩子也是真的愛他，靠着他的椅子，支着他的膝頭。要是他自己的兒子，會想着是走近一隻老虎呢！」

第二天，她就去訪問了愛諾爾夫人，她回來以後，對伯爵說。

「莫利拉！我真沒有見過像她那麼可愛的人。！她有銀鈴般的聲音，使徐特立克養成一個這樣好的孩子，都是她的力！你真得感謝她呢！你不叫她住在這裏，不叫她照料你，實在是大錯呀！我將接她到我那裏去住一下哩！」

「她不能離開這孩子罷。」伯爵說。

「孩子也接去。」洛利德爾夫人說了一笑。

但是，她知道伯爵是不讓她帶小孩子走的。一天一天地她更知道他們祖孫倆

人，是多麼親睦，這個自傲的嚴肅的老人的野心，希望與愛情，是如何地集中於這孩子一個人的身上，並且還知道這個熱情的天真的少年，是如何地用着無上的信賴與忠實，報復祖父的慈愛。她還知道這次開大宴會的主要原因，是伯爵一種祕密的慾望，想把他這個孫兒，這個承繼者，擺給世人看看，並且還要讓人們，知道這個被世人談論被世人描摹的孩子，實在比人家傳聞的還要漂亮。

「伯威司和馬利司兩兄弟，對他是一個大大的屈辱。」洛利德爾夫人對她丈夫說。「這是誰也知道的。他真是恨了他們。這一次他是誇耀極了罷。這次他請的客人們，恐怕沒有一個人，不對這小公子感着好奇的罷。一定有許多人都想像着，這次宴會小公子不出席呢！」

於是，宴會期到了，小公子出了席。

「這孩子的態度還好！」伯爵說，「他不致於妨礙什麼人。講到小孩子，不是呆子就都是一些討厭的東西。——我自己的兒子，就是二者兼備呢——但是，他

呢，有人和他談話他就回答，否則一聲也是不響的。他決不致於失禮。」

但是，他不能得着長時的沉默，每人都有什麼事要和他攀談。他們都希望使他談話。太太們愛撫他，問他一些問題，男人們也對他問三問四，和他開頑笑。這些人就像他渡大西洋的時候，在船上那些同他談笑的人們一樣。封特爾里不十分地知道，爲什麼他一回答他們，他們時時是那麼發笑，但是，當他十分認真的時候，他們就高興的事，他完全看慣了，所以他一點也不注意了。在那一個整夜，他覺得非常愉快。壯麗的廳堂，輝煌着燈火，有各種各樣的鮮花，紳士們都是快活極了的樣子，太太們穿着那麼漂亮的奇怪的衣服，在她們的頭髮上和頸上帶着那麼金光燦爛的裝飾品。還有一個年青的小姐，聽說她是在倫敦過了交際節來的，她是美得那麼動人，小公子的眼睛老是盯着她不動。這位小姐是一個身高頭小落落大方的人，頭髮柔而且黑，大的眼睛，是紫的如意花那樣的顏色，面頰和嘴唇，紅得好比薔薇。她穿的是一套素白的美麗的衣服，頭上帶着許多珍珠。對於這位年青的小姐，有一

件可怪的事。許多紳士們，都圍着她，看去都在拼命地討這位小姐的歡心。封特爾里想她一定是什麼公主那樣的人物罷。他對她是那麼有趣味，不知不覺地，一步一步地走近她去，到底，她轉過臉來，向他說話了。

『來！封特爾里公子！』她說着對他一笑。『告訴我，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望着。』

『我想你是多麼漂亮呀！』

於是，紳士們立時大笑起來。小姐也微微地笑了。她臉上的薔薇色，更顯得光輝。

『呀！封特爾里！』一個笑得要命的紳士說；『你趁着這時候快說罷。你老了沒有勇氣再說這些事了。』

『但是，沒有人不這樣說罷？你能不這樣說嗎？難道你不是也想着她是漂亮嗎？』封特爾里天真地說。

「我們不是想什麼就說什麼的。」這紳士一說，其他的人比以前更大笑起來。但是這漂亮的年青的小姐——她的名字是米司赫卑特——伸出手去，把徐特立拉到自己的身邊，看去比以前更美麗了。

「小公子想什麼就說什麼的。」赫卑特小姐說。「我非常感謝他。我敢說他說什麼，心裏就是那麼想的呀！」於是他又在他的臉上接吻。

「我想你比什麼人都要漂亮呢！」封特爾里一面說，一面帶着天真讚歎的眼色望着她。「除了媽媽以外。當然，我不能想什麼人有媽媽那麼漂亮的。我想在世界上，她是一個最美的人了。」

「我也相信你媽媽是世上頂美的人呢！」赫卑特小姐一面說，一面笑着，又在他的臉上接吻。

那晚上的大部分，赫卑特把小公子留在自己的身旁。以他倆作中心的一團客人，非常愉快。爲什麼是這樣子，他簡直不知道，但是，過了一下，他告訴他們許

多關於美國的事體，共和黨復興，何博士與推克，最後，他自傲的從口袋裏掏出推克臨別的贈品了。——那條紅綢手巾。

「因為今夜有宴會，所以我放在口袋裏呢！」小公子說。「我帶着這條手巾赴宴會，推克一定很歡喜罷。」

那實在是一條大小不合式顏色不好看的手巾，然而在少年的眼裏，浮出那麼認真的懷戀的眼色，使得聽他說話的人們，也不好笑了。

「因為推克是我的好朋友，我歡喜這個呢！」他說。

於是，雖說他說了這多話，正如伯爵所說，是不妨礙什麼人的。當別人說話的時候，他安安靜靜地聽着，所以沒有人覺得他厭煩。好幾次他走去靠近祖父的椅子，或是坐在靠近他的高檯上，望着他，他說一句什麼話，自己非常有趣味地專心地聽着的時候，有許多客人，望着他這種樣子，都浮出微笑了。有一次他靠近祖父的椅子靠到那麼近，自己的臉，接觸祖父的肩胛了，祖父看到大家都在笑，自己也

微笑了。伯爵知道觀者的心裏在想着什麼，並且人家都以為這孩子對他也是要抱惡感的，現在他們倆人是這麼親切，這種事使客人們看了，伯爵在心裏感着高興。

哈維善先生下午一定會來的，但是，奇怪地他來得很遲。他從在道林可特出入以來，在以前的長年中，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他來得那麼遲，他到的時候，客人都開始去入席了。他一走近主人的附近，伯爵驚奇地望着他。他的樣子，似乎有什麼急事有什麼煩惱。他那乾松銳利的臉上，確是變為蒼白了。

『因為一件非常的事，使我遲延了。』他低聲地對伯爵說，

這有章有法的老紳士，決不是因為遲到一刻，就這麼侷促不安，但是，他今天明顯地心裏有什麼事在困亂着。在席上，差不多沒有吃什麼。有兩三次，有人同他談話的時候，似乎他在想着另外的事，不由地一驚。筵席快要完結，在吃糖菓的時候，封特爾里進來了。哈維善氣餒地不安地望了他好幾次。封特爾里注意到他那種表情，覺得這很奇怪。因為他和哈維善是很好的朋友，時時是交換着微笑

的。

那是因爲哈維善忘記了一切，一心一意地只想把這件奇怪的不好的消息，在那晚上要告訴伯爵。——這件奇妙的消息，是一件驚人的大事，真是使什麼人都會神移色變的。他望着這壯麗的廳堂，這華美的集會，和那些什麼也不是，專爲着那個靠近祖父椅子的漂亮少年而集合着的客人們，又望着誇傲的老貴族，和在他旁面笑着的小公子的時候，雖說他是一個鎮靜的老律師，也真的感着顫動了。他會給他們一個多大的打擊呀！

他真的不知道這長的熱鬧的大宴會，是怎樣過完的。他坐在那裏，老像在夢裏一樣。好幾次，他望着伯爵帶着驚異的眼色看着他。

到底，宴會告終了，紳士和太太們，都走進客廳去。他們看見封特爾里同那位最漂亮的在倫敦過了交際節的赫卑特小姐，坐在沙發上，門打開的時候，他們倆個正在看些什麼畫片，封特爾里在向她道謝。

「你對我這麼親切，我非常感謝你呢！在以前我從沒有赴過宴會，我今晚非常高興呢！」

當紳士們又圍繞着赫卑特小姐同她談話的時候，他非常高興，可是他聽他們談話，去了解他們的笑語的時候，已經很有睡意，眼皮向下閉了。眼皮向下閉着三兩次的時候，於是赫卑特小姐的低的美的笑聲，又將他驚醒了，他又將眼睛瞪開着幾秒鐘。他決定他不是要睡，但是在他的背後，有大的黃緞子的褥子，於是他的頭就靠在這上面，一會兒眼皮也閉緊了。過了一刻，就是有人走去同他在臉上接吻的時候，眼睛也不再打開了。要回去的赫卑特小姐，低聲地對他說。

「小公子！祝你睡得甜蜜！」

他當時模糊地開着眼睛，睡夢中朦朧地說；

「再會！我看……見……你是……這麼美！……我是……多……高……興
呀！」

他開了眼睛，說了這些話，到了早晨，他完全忘記了。他模糊記得的，只是聽見紳士們又笑起來，和自己奇怪着他們爲什麼又要笑呢的事。

* * * * *

賓客一回去完了的時候，哈維善立即從火爐旁掉轉身子，走近沙發去，在那裏他俯視着那睡着的小公子。小公子睡得非常舒服。兩腳交叉着，擱在沙發的邊上，一隻手舒服地放在頭上，在他安靜的臉上，泛滿了強健幸福的孩子式的睡眠的溫熱的紅色。光輝的頭髮散在黃緞子的褥子上。他這種樣子，簡直是一張很值得一看的圖畫。

哈維善一面看着，一面帶着困憊的臉色伸上手去，摸撫自己的剃得很光的下巴。

「哈維善！」伯爵從後面激怒地說；「什麼事？明明是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你到底是一件什麼非凡的大事？」

哈維善從沙發那邊轉過來，仍是摸着下巴。

『這是不好的消息！』他說。『伯爵！實在是一件痛心的事，壞極了的事呀！我來做這樣事的報告者，我也很難爲情。』

伯爵望見哈維善那個樣子，在那晚上早就不高興了。並且每當他心地不安，他必定要發脾氣的。

『你爲什麼老是這麼望着那孩子。』他激怒地叫道。『你不是一晚老是望着他嗎！哈維善！爲什麼你一定要那樣看着他，像豫言什麼惡事的人呢！你的消息於封特爾里有什麼關係嗎？』

『伯爵！我直說罷！』哈維善說。『這消息完全是關於封特爾里公子的。並且，若是能相信的時候，那末睡在我們前面的，不是封特爾里公子，不過是加普登·愛諾爾的兒子罷了。實在的封特爾里公子，是伯威司的兒子，這時候住在倫敦的旅舍呢：』

伯爵雙手緊握着椅上的靠手，直握得手上的青筋都現出來了。並且在他的額上，也浮出了青筋，他那猛烈的臉上，差不多變了土色。

「你說什麼？」他大聲叫道。「你瘋了嗎？這是誰造謠呢？」

「是造謠就好了！」哈維善回答！「但是痛心地很像是實事呢！今天早晨，有一個婦人來到我的事務室。她說在六年前，你的少爺伯威司在倫敦和她結了婚，並且她還把證明書給我看了。他們結婚一年後，夫婦不和，伯威司給了她一點錢，就離開了。她現在有一個孩子，五歲了。她是茫無所知的最下等的美國人，到現在，她還不完全了解，她的兒子有什麼權利的要求。她同律師討論了一下，發覺了那孩子是真的封特爾里公子，是道林可特伯爵的後繼者，於是她當然要求要承認她兒子的權利。」

在黃緞子的褥子上，捲髮的少年的頭，稍稍動了一下。從他那開着的嘴裏，呼出舒服的長時睡眠的歎氣，於是他在睡眠中翻了一下身，但是沒有一點不安的樣

子。他的睡眠，完全沒有被這種事擾亂，這種被人證明自己不是封特爾里公子，不能做道林可特伯爵，只是一個小小的假冒者的事。他只把那薔薇紅的臉，更轉向那邊去，似乎要使疑視他那臉的伯爵，更可多看見一點。

老伯爵的魁梧的嚴肅的臉上，變了死色，並且在臉上現出一種殘忍的微笑。

『要是一件這麼卑下的無廉恥的事，沒有我那畜生伯威司的名字，使得這件事更有可能性的時候，我真一點也不相信呢！』他說。『這很像伯威司那個東西幹的。他是時時替我丟醜的。他是一個低三下四的柔弱的虛偽的缺德的東西呀！你不是說，那個婦人是一個無知的卑鄙的女子嗎？』

『我真得說她連她自己的名字還拼不出呢。』哈維善回答，『她絕對是個沒有受過教育只知道圖利的婦人。她除了錢以外，什麼也不知道的呀！然而她有一種粗俗的美。但是——』

這位過於認真的老律師，停了口，身上顫起來。老伯爵前額的青筋，現出來像

紫色的結子一樣。除了青筋以外，還出了冷汗。取出手巾來，拭去了汗。他那種微笑顯得更殘酷了。

『我！』伯爵說：『連那一個女人，這孩子的母親，（指着睡在沙發上的孩子。）我都不贊成，連她我還不承認呢！她尚且賢明多了。我想這是報應罷。』

突然間他從椅上跳起來，在房間裏來去地走着。從他的口裏飛出兇猛的可怕的語句了。激怒，憤恨，和他強烈的失望，如同暴風雨搖着一株樹似的搖動着他。他那種兇暴，真是有時看了也怕，但是哈維善注意到在他盛怒之下，他從沒有忘記睡在黃緞子的褥子上的少年，並且他從沒有說出高大的聲音，免得驚醒他。

『是那麼一回事罷，我知道的。』他說。『他們一生下來，就沒有替我爭過氣。我恨了他們，他們也恨了我。伯威司比他老弟更要壞。但是，這件事我不能完全相信，我得精細地調查一下，但是，這很像伯威司那畜生幹的勾當，很像他！』於是伯爵又動起怒來，問了一些關於那婦人的問題，和她的證據，伯爵在房裏

走來走去，爲壓制他那種憤怒，蒼白的臉變成紫色了。當他將那些事都聽說了，知道了這討厭事的詳細情形的時候，哈維善帶着憂慮的心情望着他。伯爵的臉色，完全變得不像個樣子了。本來，他的激怒，每次於他都是有壞影響的，但是這次的激怒，比以前更要壞，因爲這次不僅是憤怒，另外還雜着其他的事的原故。

畢竟他慢慢走回沙發的旁面，不動地站在那裏。

「在以前若是有誰對我說，我能歡喜小孩子的時候，不成問題，我決不相信。」他帶着低而顫動的聲音說。「我是一個討厭小孩子的人——尤其討厭我自己那兩個——但是，我獨歡喜他，他也歡喜我。（殘酷的一笑。）我是沒有人望的，從來就沒有人說過我的好話。但是他歡喜我，他連不怕我——他老是信任我。我知道，他會做一個比我好些的家主的。他一定可以光耀我家的門第。」

於是；他彎下腰去，停在那裏，凝望着那幸福的睡着的少年的臉。他那粗鬆的眉毛，緊緊地纏着，但是，一點也不覺得嚴厲。他用手將小孩子的光亮頭髮，從

前額梳往後面去。於是反轉身來，拉着叫僕人的鈴子。當那高大的僕人走進房來，伯爵向沙發上一指。

「抱去！」他用力地說了一句，立即變為較為柔和的聲音了。『把小公子抱到他的寢室去！』

十一、在美國的朋友的憂慮

雜貨店老板的何博士，從他那位少年朋友離開他到英國去做封特爾里公子以後，他每一想到和他有長期的交誼的小朋友和他自己的中間，隔着茫茫無岸的大西洋的時候，他真是感着無限的寂寞。因為何博士不是一個什麼聰明快活的人，真

的，他反是一個遲鈍的漢子，所以朋友非常的少，因為他是個這樣的人，所以如何去娛樂自己的事，他心中不大知道，真的，除了讀讀報紙，算算賬以外，他再沒有什麼娛樂的事了。就是算賬這件事，於他也不容易，時時要算了許久，才算得清。在往日的時候，因為封特爾用手指，石盤，鉛筆這些東西，加法算得很不壞，有些時候，他甚至走去幫何博士的忙。並且，因為封特爾非常留心聽旁人的談話，所以對於報紙上的事，非常感着興趣。他同何博士對於革命，對於英國人，對於選舉，對於共和黨，時常有長時的談話。所以這次徐特立克飄然地到英國去，他那個雜貨店馬上感着空虛寂寞的事，也是當然的罷。

在起初的時候，何博士覺得徐特立克真的沒有走多遠似的，一定會再回來，在那一天，他看報紙的時候，偶一抬起頭來，會看見他站在門旁，穿着白制服，紅襪子，一頂草帽，帶在後腦上，會聽見他用愉快的聲音說，『嘿囉！何伯伯！今天不是很熱嗎？』但是，過了許久，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何博士到那時真感着抑鬱與

不安了。他也不像從前那麼有味的看報紙了。他常常看了一下，就把報紙擱在膝上，自己坐着，老是凝視着往日徐特立克坐着的那高櫈子。在那櫈子的長腳上，有許多徐特立克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使得何博士感着沮喪和憂鬱。這些東西，都是那未來的伯爵，坐在這櫈上，一面談話，一面用鞋跟踢着的鞋印。就是伯爵，年青的時候，不管什麼貴族的血統，高尚的門第，坐着的時候，似乎是都得手舞腳踏的。何博士看了這些脚印以後，必定取出金錶，開着蓋子，看着內面寫的東西。「何博士存，封特爾里公子贈。當君見錶時，請憶贈錶人。」他把錶看了一刻，呼的一聲閉上了，自己歎一口氣，立起來，走到蘋果桶和馬鈴薯箱的中間站在門口，呆望着街上。

到了晚上，店子一收拾好，他就會燃着煙管，沿着鋪石道，一直走到徐特立克往日住過的那間房子的近旁。在那房子的外面，有一個「此屋召租」的條子，他於是站攏去，過細看看那條子，搖動着頭，用力地吐出煙來，這樣地過了一會兒，

只好又悲傷地走回家去。

在他發現什麼新的意見之前，就這樣子過了兩三個禮拜。因為他是個遲鈍的漢子，要他得個新的意見，時常是要費他一個很長的時間的。並且他普通就不歡喜什麼新的意見，他甯願舊的好。兩三週後，事情毫無希望，使他疲勞得不堪！於是在他的心頭，慢慢地浮上一個新的計劃了。這新的計劃，是他覺得要去訪問淮克。在他想到這個結論之前，不知抽了好幾斗子煙，但是，到底達到這個結論了。得訪問淮克去。對於淮克的事，他非常知道。徐特立克曾告訴過他，至於何博士的意見，覺得同淮克去談談天，或許可以解解心中的積悶。

於是，有一天，當淮克正在拼命地替一個客人擦鞋子的時候，一個禿頭的遲鈍的臉的肥矮的男子，站在鋪石道上，老望着擦鞋匠的那塊招牌；招牌寫着下面的話，

——淮克專家，天下無敵。

因為他老是那麼望着，推克對他覺得很有趣味，他將客人的鞋子一擦完，就向他說；

——擦光一下怎麼樣，先生！

那個肥矮的男子，慢慢地走向前去，把腳放在台子上。

『好的，擦一下罷。』他說。

當推克工作的時候，那個男子從推克望到那塊招牌，又從那塊招牌，望到推克。

『你這塊招牌那裏來的？』他問。

『我一個朋友給我的！』推克說！『一個小朋友。他給了我一套呢！他是一個頂好的小朋友！他現在在英國，到那裏去做貴族去了。』

『貴族！貴族——』何博士帶着遲鈍的聲音問。『是封特爾里公子！是去做道林可特伯爵的嗎！』

推克聽了一驚，刷子差不多掉在地下了。

『什麼！』他叫道。『你也知道他嗎？』

『我知道他。』何博士一面揩着前額的熱汗，一面說。『從他一生下來，我就知道他。我們是頂好的朋友呢！這就是我和他的關係。』

真的，他說這些的時候，使他大大地興奮，他從口袋裏掏出金錶來，打開着，叫推克看裏面寫着的字。

『當君見錶時，請憶贈錶人！』何博士讀着！『這是他臨別時候的紀念品。

——你不要忘記我呀！——他還這麼說了。當然我是不能忘記他的。』他搖着頭繼續地說。『就是他沒有送什麼東西給我，就是我再不見到他的影子，我能忘記他嗎？他是一個惹人眷戀的朋友呢！』

『我沒有見過像他那麼好的小朋友呢！』推克說。『說到勇敢，我從沒有見過小孩子，有那麼勇敢的呀！我非常想念他，我和他也是朋友，是一見面就成了好朋

友的。我替他在馬車下面拾取了皮球。他就不忘記這件事，他時常同他的母親或是老媽子，到下街來，實在他還是一個矮矮的小孩，穿着女孩子的衣服，然而他就像大人一樣，一見我就喊起來；『嘿囉！推克！』他真是一個快活的小朋友，你要是倒霉的時候，同他談談話，包管使你高興呢！』

『對的，真是那麼樣。』何博士說。叫他去做伯爵，真是可憐。他會好了呢，叫他去開雜貨店，他真要好多呢！』他滿帶着後悔的神情搖着頭。

他們明明互相有許多話要說，一次不能說完。講好了第二晚上推克去訪問何博士，再可從容地談話。這種計劃，推克歡喜得要命。因為推克半生飄泊，然而他並沒有變成一個不良的少年，並且他時時是和心切望着走入一種比較高尚的生活的。從他一個人經營生意以來，進款已夠使他有住房子的錢，不致再露宿於街頭了。他時甚致希望能走進上流社會裏面去。所以，他這次能訪問一個肥胖的稍稍有身分的雜貨店老板，他自己竟然還有一匹馬和貨車，在推克看來，確實是一件了不得的

事。

「關於伯爵和城堡的事，你知道一些嗎？」何博士問。「我想知道這些事的詳情。」

「在分錢故事報裏面，有些關於他們的故事。」推克說。「有什麼冠冕的罪，有什麼伯爵夫人的復仇。那都很有趣。夥計們時常買來讀呢！」

「你到我店裏去的時候，帶些來罷。」何博士說；「報錢算我的。凡是有關於伯爵們的事體的，你都帶來。若是沒有伯爵，就是候爵就是公爵，也都可以。雖說徐特立克沒有說過他們的事。關於冠冕的話，我們稍稍談了一下，但是我從沒有看見那東西過。我想在附近的店裏，沒有那種東西罷。」

「若是無論那裏都有時候，那末，狄華麗公司一定有罷。」推克說。「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就是看見了，能不能知道那東西？」

何博士並沒有說他看見了會不知道那東西。他僅是遲鈍地搖着頭。

「那種東西，買的人很少罷。」他這樣說。於是談話就告終了。

因這件事，使他倆成爲很深的友誼。當推克到他的店裏去訪問他的時候，何博士非常慇懃地招待他。給他一把在蘋果桶旁斜靠着門的椅子，等推克坐下了，用他那隻捏着煙管的手，向蘋果一指，說：

「請隨便吃。」

於是，讀着那些小說，倆人談論着英國貴族的事體來。何博士大抽其煙，大搖其頭。特殊是指着那高脚上有鞋印的高凳子的時候，頭搖得更兇。

「這些正是他踢的！」他印象很深地說；「正是他用鞋跟子踢的呀！我時常昏頭昏腦地坐着凝望着這些鞋印呢！世事浮沈，真是變化莫可測。他以前曾坐在這裏，從盒裏拿出餅乾，或是從桶裏取出蘋果來吃，蘋果吃完了，將核拋到街上去。現在呢，他是住在一個城堡裏，當貴族去了。哈哈這些都是貴族公子的腳印，過幾天還會變成伯爵的腳印呢！有時我獨自地說；「我真碰鬼了呀！」」

這種回想和推克的訪問，何博士在精神上，似乎得到大大的慰安。在推克回家之前，倆人在內面的小房裏，一同吃着夜飯，他從店裏取出一些餅乾，鱈魚，和牛奶餅。他還堂皇地開了兩瓶生姜水，斟了兩杯，說要乾杯。

『這杯慶祝我們懷念着的小朋友。』他一面說，一面舉起杯來。『什麼伯爵，侯爵，公爵，都是貴族，他會給他們一個教訓的。』

從那夜以後，他倆時常會面。並且何博士的寂寞一天天減少，精神漸漸地愉快了。他們讀着分錢故事報和其他有趣味的讀物，於是得到一些關於貴族與上流階級的習慣的知識，這種習慣，對於下層階級的他們，只要一知道，就會感着驚異的。有一天何博士想收集一點書，走到書店去了。他走近一個店員，靠着賬台對他說；

『我想買一些關於伯爵的書籍。』

『什麼？』店員大聲嚷道。

『關於伯爵的書。』何博士重覆地又說一遍。

『對不起，沒有那樣的書呢！』店員帶着怪臉地說。

『沒有？』何博士擔心地說，『那末就是關於侯爵或是公爵的也可以。』

『那樣的書我不知道。』店員回答。何博士難過極了，望着地下，又望着上

面。

『關於女伯爵的書，也沒有嗎？』何博士問。

『恐怕沒有。』店員一笑地說。

『呃！會碰鬼呢！』何博士大聲嚷道。

剛剛他要走出書店的時候，店員叫回來問他，看以貴族爲主人公的小說可不可以。何博士說若是沒有一本專寫着伯爵的事的書，那末這種書也可以。於是，店員賣了一本恩司威司著的倫敦塔給他，於是，何博士帶着這本書回去了。

推克來後，倆人開始讀那本書。那實在是一本絕妙的有味的小說，那是描寫着

被人稱爲殘虐的瑪利的有名的英國女王盛世的場面。何博士看了瑪利女王割人頭，用苦刑，活燒等等的殘暴行爲，非常的興奮。他將煙管從口裏拖出來，望着推克，到底，不得不取出紅色的手巾去揩眉間的熱汗了。

「哈：他也不安全呢！」他說。「他也不安全呢！若是女傢伙坐着皇位，下着這種命令的時候，現在不知道對他要發生什麼危險呢！真的，他現在是凶多吉少。像這樣的女子使她動了脾氣的時候，無論誰都危險罷。」

「對是對！」推克也稍稍擔心地說；「不過，你要知道現在英國的女王，同這書上寫的不同呢。我知道現在的是維多利亞，書裏面的是瑪利呢！」

「是的。」他仍是揩着汗。「不錯。在報紙上沒有看見載着什麼拷問和火刑的事體，但是同那些奇怪的東西們弄在一處，仍然是不會安全的。並且，有人告訴我，他們是不舉行七月四日的獨立紀念的。」

以後好幾天，何博士內心總是不安。一直等到接到封特爾里的信，自己反覆地



7. 何博士在讀一封信，這信是在英國的一個小朋友寫來的。

讀了好幾遍，又給推克讀了，並且還讀了推克同時接到的信以後，他的心才鎮靜下去。

倆人看了信，都很愉快。他們讀了又讀，互相談論着，一字一句，都有趣味。費了幾天，才寫好回信。把回信也讀了好幾遍。

推克寫信，相當是一件難事。他全部的讀與寫的能力，僅僅同哥哥住的時候，讀了幾個月夜學。但是，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他利用這種有限的學力，以後慢慢地讀着報紙上的字，用着斷頭的粉筆，在石路或是牆壁上，練習着寫字了。他把自己的生平，詳細地告訴給何博士，說當他很小母親死了以後，哥哥很親切地照護他。父親也早就死了。他哥哥的名字叫鼓恩，一直等到推克長大得可以賣報的時候，鼓恩是照顧他很周到的。起初是倆人同住，後來他長成人了，鼓恩也得着富裕的生活，推克在店子裏找着相當的地位時，才自己立身。

「可是！」推克帶着厭惡的聲音叫道。「家兄要是不同一個女子結婚就好了。只

要討那個女人的歡心，什麼蠢事都做得出。借兩間裏面的小房，就結婚成了家呢！那個女子是一個橫蠻極了的東西，簡直就是一匹老虎貓。她一發脾氣，把什麼東西都扯得粉碎，——並且她是時時要發脾氣的呀！有一個孩子，同她一模一樣，無論晝夜，老是號哭不止的。然而我又不得不帶他，要是他一哭起來，她的娘就會找我的。有一天，她竟拋着碟子打我，正打中了她自己的兒子，下巴還受了傷呢！醫生說，他到死還是有這種傷痕的。呀！她是一個好母親呀！狂人呀！在那時候，哥哥，我和他的小孩，都沒有法子呢！她對鼓恩吵嘴，說他弄錢太慢了，後來沒有法，哥哥一個人，只好到西部去經營畜牧了。還沒有過得一個禮拜，一晚上，我買了報回來，看見房門空空地鎖着，老婆子告訴我，說她——米娜——溜煙地走了。有人說她同一個有孩子的太太，去做伴母，飄洋過海地到遠方去了。從那以後，沒有聽說她半個字，就是哥哥也是音信渺茫。我要是處在哥哥的地位，我是一點也不發氣的，我想他不致於那麼想罷。但是他在起初的時候，是把牠看得如同寶貝一樣

的呢！他真是討她的歡心呢！不過，她若是稍稍裝飾一下，不動怒的時候，也還征標緻。她有大的黑眼，和拖到膝上的黑髮，她結成手腕大的辮子，一層一層地盤在頭上，並且那雙眼睛，還相當活潑呢！許多人說，她是半意大利人——說她的父母是從意大利來的，因此她與常人不同。我告訴你，她確是個那樣的人——她一定是——」

推克時常把他哥和嫂的故事，告訴給何博士聽，說他哥哥彭恩，從到西部去以後，僅僅來了一兩次信，因為運氣不好，他老是東飄西浪，後來才在加利福尼亞州牧場，找了一個位置，就在那裏做工，正在那時候他自己也和何博士相識了。

「講到那個女子，」有一天推克說：「真把我哥哥的勇氣失盡了。時時想起來真替他可憐呢！」

兩人同坐在店前，何博士將煙裝進斗子裏去。

「那末他真不應該結婚的！」他一面站起來去取火柴，一面莊嚴地說。「女

人——我自己真看不出她們有什麼用處。」

他從盒子裏取出火柴，站住着，望了那櫃台。

「什麼！」他說：「這裏不是一封信嗎！先前我沒有看見。當我沒有留意的時候，郵差送來的罷，或者是報紙遮住了。」

他拿起信，用心地看着。

「從他那裏來的！」他叫起來。「正是從他那裏來的信。」

他簡直把烟管也忘記了。非常興奮地走回來坐在椅上，取出懷中小刀，切開信封了。

「這次不知又有什麼新消息。」他說。於是，他開着信紙，讀下去。

親愛的何博士：

因為我有一件奇異的事，要告訴你，所以我很急忙地寫了這封信。我告訴你的時候，好朋友：我知道你會大大的驚奇的。事情完全錯誤了，我並不

是封特爾里公子，我將來也不能做伯爵。現在有一個我大伯伯威司娶着的夫人：大伯是死了，但是他有一個兒子，現在他是封特爾里公子了。在英國是長子承繼爵位的，若是祖父和長子都死了，那麼長子的長子又是承繼者。現在祖父雖沒有死，但是我的大伯父死了。所以那個孩子做了封特爾里公子了。因為我爸爸是末子，我現在沒有資格了，我現在的名字，像在紐育的時候一樣，是徐特立克·愛諾爾。於是一切東西，都歸了他。起初的時候，我以為小馬小車都要給他，祖父說這可以不必。祖父很難過，我想他不大歡喜那個伯爵罷，或者是因為我不能做伯爵了，想着媽媽和我不高興罷。

我比以前，更想做伯爵了，因為這裏的城廓，是多美麗，這裏的人我都歡喜，並且一個人有了錢，什麼事都可以做。可是，因為我爸爸是一個窮寒的末子，所以我現在也沒有什麼錢了。我為要供給媽媽，我想學着做工，

我已經問了威爾根司，關於看馬的事，或許我能做個馬夫或車夫罷。

那位夫人帶着他的孩子，已經到城裏來了，祖父和哈維善同她談了話。我想她是動怒了，因為她的聲音是那麼大，並且祖父也發氣了，祖父發氣，我在以前還沒有見過。我希望不要因為這樣的事，使他們生氣才好。我想這件事，應該馬上告訴你和推克，因為你們一定也是很想知道的。現在不多寫了。

舊友徐特立克（並非封特爾里公子）

何博士讀完了，背靠着椅子，信落在膝上，小刀和信封掉在地板上了。

「哈！」他叫道。「碰鬼了。」

他驚得啞然，莫知所措，連叫喊的聲音也變了。他有一種「會碰鬼呢！」的口癖，但是他這次却說「碰鬼了，」或許他真的碰了鬼罷，可是真假沒有人知道。

「萬事都糟了！」推克說。

「糟糕了！」何博士說。「據我看來，因為徐特立克是個美國人，英國的貴族要剝奪他權利的陰謀呢！從革命以來，他們就恨了我們，現在他們要將這種怨恨，在他的身上復讎呢！他一定不安全，看！會發生什麼事呀！大半英國當局會聯合起來，將徐特立克法律上的財產全部剝奪去罷。」

何博士非常擔心。在當初徐特立克到英國去做貴族的時候，他並不十分贊同，但是後來他想慣了，覺得也還好，但是接到徐特立克的信以後，他甚至在他的內心，為少年朋友的榮華而驕傲了。他對於伯爵本沒有什麼好的感想，但是，他知道就是在美國，金銀也是萬能的東西，若是同着爵位而可得到全部的財產和權勢的時候，那末，失了那爵位，多少有點不甘心。

「他們打算剝奪他的權利呢！」他說！「一定是那末樣。有錢的人們，應當照顧他。」

他留着推克在那裏，談到很晚，推克回去的時候，他送他到拐角的地方。他回

來的時候，在那空屋的對面站了一刻，望着「此屋召租」那四個字，一面抽着烟，心裏非常難受。

十二、競爭者

從道林可特城中舉行宴會以後，沒有幾天，在英國凡是看報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在道林可特伯爵家，發生什麼有趣味的事了。要是詳細地說來，實在是一件有趣味的小說。先是說着一個生在美國的小孩，接回英國來做封達爾里公子，說他是一個風采翩翩的少年，得了大大的人望，其次是他的祖父老伯爵，對於這個承繼者非常自傲，再就說到因為同加普登愛諾爾結婚，到現在還沒有得着諒解的小公子的年

青貌美的母親，以後就說到死了的封特爾里公子 伯威司的奇怪的結婚，和那個誰也不知道的那位希奇的太太，突然帶着一個孩子走來，說他是真的封特爾里公子，要求他應有的權利。這樣的事，談的談論，登的登載，在社會上惹起大大的感興。於是又起了一種謠言，說伯爵對這次事故的轉變，非常不滿意，將訴諸法律，那末這件將成爲大大的訴訟了。

在愛爾波羅那地方，以前從沒有起過這麼大的騷動。市日那一天，人們都一羣羣地集合着，這麼樣那麼樣地談論着，佃戶們的太太們，你訪我我訪你，飲着茶的時候，互相告訴他們聽見的，他們所想的，和他們所想着別人所想的。關於伯爵的憤怒，和他不承認新小公子的決心，和他對於要求者的母親的憤恨，他們都傳爲奇談。但是，不用說，開小雜貨店的狄申爾，知道得最多，店裏也比以前更繁盛了。

「形勢不好哩！」她說。「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他把那小孩子同她離開，那樣地去待遇一個可愛而又年青的人，這是給他的處罰呀！可是，伯爵又愛那孩子，那

麼看得重，那麼驕傲，因這次的事變，差不多使他發狂呢！加之，這新來的太太，不像現在的小公子的母親，簡直不像一個人。她是厚臉皮黑眼睛的東西。多馬司說沒有什麼工人，能受得住聽她的調遣的罷。他說她進屋來，他就出去。並且這次新來的孩子，一點也不能和現在的小公子比呢！事情怎樣的變化，怎樣的結果，誰也不知道。當哲恩告訴這些事的時候，我也爲之大驚呢！」

實在，無論在什麼地方，爲這件事都引起了大大的騷動。在城中的書齋裏，伯爵和哈維善，坐着在談論這個問題，僕人室裏，多馬司和許多僕人們，終天在胡談，在馬欄裏，威爾根司垂頭喪氣地工作着，將那匹棧色的小馬，養得更好看了，他不高興地對車夫說：「我教少爺們騎馬，從沒有遇到像他那麼自然而胆大的。若是他的時候，我們騎在後面跟着走，心地也還高興呢！」

但是，在這種紛亂之中，十分平靜而不感到什麼煩惱的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所謂不是真封特爾里公子的現在的小公子。當起初把這件事情告訴他聽的時

候，真的，他也感到幾分憂慮與困亂。但是，他這種憂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虛榮心受了挫折。

祖父把發生的事變告訴他的時候，他像平日聽着有趣味的事體那樣，抱着膝頭坐在凳子上聽着，故事說完了，他的樣子非常泰然。

『真是妙不可言！』他說：『真使我感着奇妙呢！』

伯爵靜默地望着少年。實在，在伯爵也感着奇妙，在他的一生中，從沒有感着過這麼奇妙的事。並且他感着更奇妙的，是在平日老是光明愉快的小臉上，今天也現出不安的表情了。

『他們要將媽媽的房子和馬車取消嗎？』徐特立克帶着幾分不安的担心的聲音說。

『不！』伯爵大聲地堅決地說。『他們不能取消她什麼！』

『真的！不能嗎？』徐特立克明顯地帶着安心的聲音了。於是他望着祖父，眼

睛裏浮出一種渴望的影子，看去更大更溫順了。

『那個孩子！』他說的時候，聲音有點顫動了。『那個孩子，像我從前一樣，這回要做你的孫兒了，不是嗎？』

『不是！』伯爵回答，他那種猛烈的高大的聲音，使得徐特立克一驚。

『不是？』他奇怪地叫道。『他不是嗎？我想——』他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就是將來不做伯爵，仍然還是你的孩子。像從前一樣，我還是你的孩子嗎？』他那紅熱的臉上，熱心地更顯着光輝。

那時候，不用說伯爵多認真地從頭至腳地看着那孩子。他那粗鬆的眉毛的緊繃，眉毛下面的凹下去的眼睛，放着奇妙的光，與平日都完全是兩樣。

『乖乖！我在世一天，你總是我的孩子。真的呀！我時時總覺得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呀！』伯爵說，他的聲音，真有點顫動，斷續和破碎的樣子，雖說他比平日更決定地果斷地說，但是簡直不能想作是伯爵的聲音。

徐特立克的臉，因為安心與快樂，連頭髮根都紅了。他把兩隻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裏，正面地凝視着祖父的眼睛。

「祖父真是那樣的嗎？」他說：「關於伯爵的事，我是不在乎，做也好不做也好，我都不要緊。祖父，我想着是那個將來要做伯爵的，要做你的孩子，我不能做，所以我感着難過呢！」

伯爵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拉得更靠近一點。

「因為我的保護，他們不能從你那裏，拿去一點什麼東西。我不相信他們能夠對你怎麼樣。你是生來做伯爵的，所以這地位，或許還是你的罷。但是，無論怎樣變動，我給你的一切的東西，你決不損失。」

這簡直不像他對一個小孩子說話，在他的臉色和聲音裏面，有一種決心，很像對自己發誓的一樣，——或許他是發誓罷。

伯爵對於小公子的自己的情愛與誇耀之心，有這麼堅強，他以前從不知道。他

從沒有像今天一樣，這麼看着小孩子的力量，美質和漂亮的。在他那種頑強的性質，要他拋棄那麼決了心的事，是不可能，簡直是不可能。所以他下了決心，不經過激烈的爭辯，決不能失去這種權利。

同哈維善面會以後的幾天，聲稱是封特爾里夫人的那個女人帶着孩子進城來了，但是馬上被遣走了。僕人走出來說，「伯爵不會面，這種事可問律師。」說這話的，正是多馬司，後來他在僕人室裏敘述他對於那女人的意見。「在大家裏做過多年的事，是不是貴婦人，一落眼睛就知道。若是這也是貴婦人，那我對於女子，瞎了眼了。」

「現在小公子的母親，」多馬司莊嚴地補足地說。「不管她生不生在美國，總是一個上品的女子，無論那一個，只要望一眼就知道的呀！我們第一次到那裏去見了她的時候，我對亨利也這麼說了呢！」

那個婦人坐車走了，在她那粗俗的漂亮的臉上，現出一半是驚恐，一半是憤

怒的表情。哈維善幾次同她會面的時候，看出她雖是有熱情的氣質和粗俗無禮的態度，然而又是一個既不賢慧，又不大胆的女子。她時時似乎爲這種自己造出的境地所壓服着，似乎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會受這麼兇的反對。

「明顯地她是一個從下流社會出身的人。」哈維善律師對愛諾爾夫人說。「沒有受過教育，對於什麼都是毫無教養的人。連同我們這樣的人，對等交際的事，也完全不自然，她簡直茫然地莫知所措。到城裏來，把她嚇倒了。她雖是激怒，心裏還是怯懦呢！開始伯爵是不見她，但是，後來我勸伯爵，我們何不一同到她住的那地方去一趟。當她一見伯爵走進門去，臉色就變白了，即刻大動其怒，同時又是恐嚇，又是請求。」

說到那時的實況，伯爵做着威嚴的大人的樣子，昂然大步地走進房去，站着，從凸出的眉下：注視着那婦人，什麼也不說。似乎她是個什麼討厭的奇怪的東西，只是從頭至脚地注視着她。他讓她一個人說，讓她要求，等她疲勞得不堪的時候，

他才說；

「你說你是我大兒子的妻！若是真的事實，若是有確切的證據的時候，那末在法律上是你勝利了。並且你的兒子當然也是封特爾里公子了。不過這件事必得澈底清查一下，你可以安心罷。若是你的要求，完全證明的時候，你當然是享受應有的權利。不過我一天不死，你和你的孩子，我是不要見的。我死了以後，不幸的這個地方讓你們來蹂躪罷，我想，你正是那種我那畜生伯威司所歡喜的女子呀！」

他說了，立即向後轉，像進來的時候同樣，又昂然大步走着出去了。

過了幾天，愛諾爾夫人正在一間小房裏寫東西，女僕報着有客來了。報着這消息的女僕，很驚慌的樣子，驚奇地圓瞪着眼睛，因為她還是一個年青的沒有什麼經驗的人，很同情地担心着太太的事。

「太太，伯爵自己來了！」她驚恐地顫動着說。

常愛諾爾夫人走進客廳去的時候，她看見一個高大堂皇的老人站在虎皮氈上。

他有不凡的嚴肅的老臉，驚似的橫額，長而又白的八字鬚，一幅頑固的相貌。

『是愛諾爾夫人罷，我想！』他說。

『是的！』她答。

『我就是道林可特伯爵！』他說。

不覺地他看着望着他的愛諾爾夫人的眼了。這雙眼睛，就同最近幾月來，一天要和自己交望幾次的情深的大的那孩子的眼睛，是一模一樣，這種的事使伯爵感着一種奇妙的心情了。

『那孩子很像你！』他突然地說。

『伯爵！都這麼說呢！』她回答；『但是，我想到他也像他父親的時候，我高興呀！』

正如洛利德爾夫人告訴伯爵的那樣，她的聲音，非常可愛，態度是簡單而高貴。伯爵突然地來訪，她一點也不覺到什麼狼狽的樣子。

「對的！」伯爵說；「他還有點像我的兒子。」他把手伸上去用力地摸弄着粗而又白的八字鬚。「你知道我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嗎？」

「我看見了哈維善先生！這次的事知道了一點。」

「這必得精細地考查，可以爭辯的時候，必得拼命地爭辯呢！我今天特來告訴你的。」伯爵說。「我還告訴你，我得用法律上的全部權力，保護你孩子的權利。他的——」

夫人的溫柔的聲音搶說着；

「縱是法律可以給他，若那些東西照道理不應當是他的底時候，他還是不要的好。」

「只要法律可以的時候，這有什麼要緊。不幸的就是恐怕法律不行。那個強暴的女人和她的兒子——」

愛諾爾夫人又接着說；

「伯爵，或許她也像我愛徐特立克一樣地愛她的兒子呢！若是她真是大伯伯太太的時候，那末她的兒子是封特爾里公子，我的當然不是了。」

她像徐特立克一樣地，對於伯爵毫無畏懼之色，她也像徐特立克一樣的樣子，望着自己，他一生都是壓制的暴君，然而這一次因此却私自感着愉快。因為世人很少敢於對伯爵持反對之論的，所以這次反覺得新奇，有點趣味了。

「我看，」他稍稍現着不高興的樣子。「我看你寧願他不做道林可特的伯爵罷！」她那美麗的年青的臉，紅熱起來。

「做道林可特的伯爵，是一件榮華的事！伯爵！」她說；「這我完全知道。不過，我最希望他能像他的父親，時時是勇敢，正大與誠實。」

「那末，他祖父正是這樣相反的人？」他冷笑着說。

「我還不大知道祖父，不好怎麼說。」愛諾爾夫人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子是相信你，」她說到這裏，停了一下，靜靜地望了他一眼，才補足地說；「我

知道他是愛你呢！」

「假使你把我爲什麼不接你到城裏去住的理由告訴了他，他還像現在這麼愛我嗎？」伯爵冷淡地說。

「對的！我想或許不能像現在這麼樣罷。」愛諾爾夫人回答。「這正是我不希望他知道這件事的原故。」

「不將這樣的事告訴他的這種婦人，很少有呀！」伯爵魯莽地說。他這麼說了，忽然地在房中走來走去，比以前更亂暴地摸着鬚鬚。

「是的，他是歡喜我，」伯爵說；「我也歡喜他。在以前我從沒有愛過誰。可是，我是愛他。那小孩子，一來就使我歡喜呢！我老了，生活也疲勞了。他來了，又給我一種生活的興趣。我爲他而自傲。我想到將來，他要做這家之主，我就滿足呢！」

他又走回來，站在愛諾爾夫人的前面。

「我很苦惱！」他說「苦惱！」

他似乎是很苦惱的樣子。就是他的自傲，也免不了聲顫手戰起來。一會兒，他那閃進的兇猛的眼裏，似乎浮上淚珠了。

「或許，因為我是太苦惱了，到你這裏來的罷。」伯爵一面凝視着愛諾爾夫人，一面說：「我以前總是恨你，猜忌你。可是因這次卑賤的可恥的事，把我這種觀念改變了。我看了那個自稱爲我的長子的妻的討厭極了的女人以後，我真覺得來看看你，心裏就會愉快一點。我是個頑固的老頭，對你有許多不對的地方。你很像那個孩子，那孩子是我生活中的第一個目標。我現在苦惱極了，因爲你像他，我只好到你這裏來。他掛念你，我也是掛念他的。看着孩子的面上，你原諒我罷。」

他說的時候，雖說全是粗糙差不多是魯莽的聲音，但是，這時候，伯爵確有點情不自禁的樣子，使得愛諾爾夫人爲之心動了。她站起來，將一把安樂椅子，稍稍向前面一推。

「請坐着休息一刻罷。」她帶着溫順的可愛的同情的聲調說。祖父近來煩惱很多，一定很勞頓了。精神不很好呢！」

正像他自己的話被她反對感到新奇的一樣，這次看見她那麼溫存那麼單純地談着話和掛念他，伯爵又感着同樣的新奇。他又想到她真是像那孩子，並且他真的聽她的話坐下椅子了。或許他這次的失望與苦惱，是給他一個很好的教訓，若是他不受這次的苦難，他會繼續地厭恨愛諾爾夫人罷。但是，在這一刻，他已經因她而找着一點安慰了，同這次來的封特爾里夫人比較起來，無論什麼事，她都要好些，都要愉快些。這個是有這麼一個可愛的臉，和銀鈴般的可愛的聲音，當她說話和動作的時候，有一種高貴的態度。即刻，伯爵爲這種靜的不可思議的力所感化，自己心裏爽快一點，於是又談着話了。

「無論發生什麼事？」他說；「這孩子是得供給的。現在和將來，都得照料他。」

在他回去之前，又將房子望了一週。

「這房子還適意嗎？」他問。

「很好。」她答道。

「這是一間很愉快的房子，我可以再到這裏來，同你商議這件事嗎？」他說。

「伯爵！想來就請來罷。」她回答。

於是他出去坐上馬車回去了。亨利和多馬司看見這次的怪事，坐在車台上，差不多驚異得連話也說不出了。

十三、克推的救援

關於封特爾里小公子的故事，和道林可特伯爵的難境，不用說，馬上在英國的

報紙就登載出來，就是美國的報紙上也登着了。這是一件不能隨便看過的頂有趣味的故事，所以大大地被人談論着。因為事件的真相，說法各有不同，買許多報紙比較來看，很有趣味。何博士各方面的記載都讀了，簡直把他弄得莫名其妙了，有一種報紙，說他年青的朋友徐特立克是一個懷抱中的嬰兒，還有一種報紙上說，他是牛津大學的高材生，以作希臘詩著名。還有的說他同某公爵一個最美的女子訂了婚約，還有一說，說他剛剛結婚，這事件就發生了。至於他是一個七八歲的有美的腿子，捲髮的頭的少年的事，各報上都沒有載。還有說他與伯爵家毫無關係，在家庭律師到美國去訪問小伯爵，他母親欺騙那律師的以前，徐特立克不過是一個露宿紐育街頭的賣報童子的假冒者。以後就是敘述新來的封特爾里公子和他的母親。有說她是流浪者，有說她是戲子，有說他是一個漂亮的西班牙人，但是，說到伯爵不歡喜這個女子，不承認那孩子做自己的承繼者的事，各報是一致的。並且還說到那女人所持的證書等類的東西，上面有些缺點，將引起長期的訴訟，這會成爲空前的有

趣味的案子能。何博士老是讀着報紙，不等頭腦昏亂不止，到了晚上，就同准克談論着這問題。他們知道了道林可特伯爵地位的重要，收入的豐富，產業的廣大，和他住的城堡的富麗堂皇。他們愈知道得多，自己愈加興奮。

「似乎得想法子才行，」何博士說；「不管他做不做伯爵，總之，像這樣好的東西，決不能讓他人拿去呀！」

但是，實在他倆也沒有可以爲力的地方，僅僅各人給徐特立寫封申述友誼和同情的信而已。他倆接到關於這次的事的來信以後，立即寫了下面這樣的覆信，寫好了，倆人交換地讀着。下面是可博士讀准克寫的信。

親愛的朋友：

何博士和我，都接到了你的信。你這次碰到了惡運，我們都很同情你。無論如何，請你拼命地繼續着奮鬥罷。不要讓誰佔了你的上風呀。你稍不留意，想把你的東西取去放到自己的懷抱裏的扒手多得呢！但是，你給我

的恩惠，我一點也沒有忘記。萬一那裏的事不順手，你還是回到這裏來，同我合夥做生意罷。近來生意正好，於你決沒有什麼困難。無論那個混賬東西來，有推克在，萬事安然呢！現在不多寫了。

推克頓首。

下面的，是推克讀何博士寫的信。

啓者：

來信收到，得悉近事不佳。僕相信此事必豫有圖謀，此等人非嚴厲對付不可。今有兩事奉告：僕一面將盡力調查此中情形，一面將與律師磋商，將盡力爲之。若君爲伯爵等所敗，處境不佳時，可返美國，成人後與僕共同經營店務，亦無不可。僕家卽君家，僕卽君友也。

何博士再拜。

「好的！」何博士說！「若是他失了伯爵的時候，我倆個來担負他罷。」

「好罷！」推克說；「無論怎樣，我是可以同他共艱苦的。我頂歡喜他呢！」

第二天早晨，一個來擦皮鞋的推克的主顧，倒是一件可驚的事。他是一個剛剛開業的很年青的律師，像其他年青的律師一樣，非常貧窮。但是，他是個伶俐活潑的青年，有機敏的才智，和優美的氣質。在推克店子的附近，他有一間不大高明的事務所。每天早晨，推克是要替他擦鞋的，他的鞋子，時時是破爛不堪。但是他對推克時常親切的交談或是談着笑話。

就是這一早晨，他把脚擱在桌子上面的時候，他手裏拿一張插畫的報紙，那是一種將最近有名的人物和事物的照片插進去的報紙，他恰好看完了，等皮鞋一擦完，他就把那報紙遞給推克。

「推克！這報給你看呵！」他說；「到食堂去吃早飯的時候，看看罷。這上面有英國的城堡和英國伯爵的媳婦的照片呢！雖說因她鬧得滿城風雨，然而是一個頭

髮不少的漂亮的女子哩！推克！你也應該同貴族紳士們交際才行。先就同道林可特伯爵和封特爾里夫人做了朋友罷。嘿！你怎麼啦？推克！」

他所談的那照片，就在報紙的第一面。推克一看見，眼睜口開地，他那緊張的臉上，驚奇得差不多蒼白了。

「什麼一回事？推克！」那年青的律師說。「什麼事使你這麼發呆呢？」

推克的樣子，看去似乎是起了一件什麼驚人的大事。他指着那照片，照片下面寫着一句話——權利要求者的母親（封特爾里夫人。）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的照片，有大的眼睛，黑的頭髮，笨重地結成辮子，捲在頭上。

「是她！」推克說：「要是她，比你熟得多呢！」

那年青的律師要笑了。

「推克：你在那裏會見過她？」他說：「你老先生是在北美避暑的時候會過呢，

還是你近來到巴黎去遊歷的時候會過呢！哈哈！」

推克聽了這種氣他的話，他真的忘記笑了。他立即將器具收拾起來，似乎發生了什麼要事，不得不暫時將生意歇業的樣子。

『隨你怎樣說都行！』他說！『我是知道她呢！今早晨的工作算了罷。』

五分鐘後，他跑到何博士那裏去。何博士隔着賬台看見推克手裏拿着報紙很急地跑進來，不由地一驚。推克喘不轉氣來，他把那報紙朝賬台上一丟，一會兒簡直不能說話。

『喂！』何博士大聲地說：『喂！拿來的什麼東西？』

『看看。』推克喘着氣說。『看看那照片上的女人！那是什麼傢伙！她不是貴族！不是！』帶着輕蔑的調子；『她不是貴族的夫人呀！假若她不是米娜，你殺死我罷。是米娜呀！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認得呢！家兄彭恩一見，就會知道的，你不信，去問他能。』

何博士聽了，驚異地倒在椅上。

「我知道這是一個串通的把戲。」他說：「我知道呵！因為那孩子是生在美國，他們就那麼幹的罷。」

「那麼幹的！」推克不高興地說；「是她幹的呀！幹這勾當的是這個女人！她老是幹些奸謀鬼詐的事的呢！我一看了她這個照片，心裏就浮上許多事來。在我們以前看過的一種報紙上，登着一封關於她兒子的事的信，那信上說，這孩子的下巴上面，有一個疤。把這傷痕和我和她自己，合着想想看。他也同我一樣，不是貴族，什麼也不是呢！正是彭恩的兒子呵！——正是他母親用碟子打我的時候，打傷了的那個小孩子！」

推克本是個靈敏的孩子，因為住在大都會裏，自謀生活，這種環境，使他更靈敏了。他現在是學到眼靈心快，在這一時刻的興奮與焦慮，是使他感着很愉快的。假使那一早晨，小公子走到何博士的店裏來看的時候，縱使這些談論與計劃，是決定與他無關的小孩子的命運，他一定也會感着有趣罷。

何博士爲這種重大的責任，差不多壓倒了似的，有點茫然了，推克呢，是活潑而有精神。他開始寫封信給他的哥哥，把那照片剪下來，封在信裏面，何博士寫了兩封信，一給伯爵，一給徐特立克。倆人正在寫信的時候，推克想出一個新的主意了。

「喂！」他說。「給我報的人，是個律師呢！讓我們去問問他，要怎樣辦才好。律師都知道哩！」

何博士聽了，對於推克的暗示和辦事才，非常欽佩。

「對的，這種事正要找律師呢！」他答道。

何博士將店務託了一個人，亂穿着外套，於是同推克去找律師了。在哈立生律師的事務所，倆人將這奇怪的故事講出來的時候，青年律師，也非常地驚奇了。

若他不是一個年青的有好奇心的有開工夫的律師，對他倆的話，不會發生這大的興趣罷，因爲他們所說的，都是一些古怪離奇的話。但是，恰碰着律師正想找點

事做，也想看看推克這個人，幸而推克說話是簡單明瞭，所以律師也就很有趣地聽着了。

「並且！」何博士說：「一點鐘要多少錢，都沒有關係，這件事要請十分地檢討一下。錢都由我付呢！我是白南克街拐角的青菜雜貨店的老板何博士。」

「若是這件事辦得很圓滿的時候，這是一件大事呵！」哈利生律師說，「對於封特爾里公子是不用說，就是在我自己也是很有名譽的事呢！無論如何，先從調查下手，總沒有什麼壞處罷。看起報來，對於那孩子，已經有曖昧不明之點。那位女人說到孩子的年齡的時候，自己矛盾，所以引起懷疑了。第一步，得寫兩封信，一封給推克的哥哥，一封給道林可特爵家的顧問律師。」

真的在太陽落水之前，兩封信已經寫好投了郵，一封載在到英國去的郵船上，離開了紐育港；一封被載着貨客的火車，運向加利福尼亞去了。前面那封寫着「哈維善先生收」，後面的，是寫的推克的哥哥的名字。

那晚上閉了店以後，何博士同推克坐在裏面房裏，談論着這問題，一直談到夜半。

十四、敗露

只要一瞬間，就可以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時間這東西，真是可驚。從前往在紐育偏僻的街上，過着質樸的生活，坐在何博士店中的高檯上，一雙穿紅襪子的小脚吊在空中搖擺着的徐特立克，一下子跳入英國的貴族，承繼伯爵的爵位和豐富的財產，真是不過幾分鐘。再從英國的貴族，變為一個身無一文的小騙子，對於快樂地享受着的榮華，權利完全失去了的事，也真的不過幾分鐘，只要一瞬間，又恢

復以前一切的狀態，將已經要失去的東西，又取了回來，實在是奇妙不可測。

這次事的敗露，意外的快的原因，是因爲那個自稱封特爾里夫人的女子，聰明的程度遠趕不上她的不良來；並且當哈維善律師，關於她的結婚和她兒子的事，嚴厲地追問的時候，她說錯了一兩個地方，因此引起了懷疑，並且她又倉皇失措，與奮起來，動怒起來，更容易敗露自己的行跡了。她錯誤的地方，都是關於孩子的事，至於她和伯威司結了婚，後來夫婦不和，受了他的錢離開了的事，這是無可疑的，但是她說她的小孩子生在倫敦的某一個地方的事，哈維善發見了這有點不確的。當發現這個疑點，他們正在大吵鬧的時候，接到了兩封信，一封是紐育的哈利生律師的，一封是何博士的。

當這兩封信到的那一晚上，是一個多麼熱鬧的晚上呀！哈維善同伯爵坐在書房裏，談論處置的方針。哈維善說：

「我同她會了三次面以後，對她就起了很大的疑心。我所看到的，是那孩子的

年齡，比她說的要大些；並且她說他的生年的日月的時候，開口就說錯了，於是，她馬上去修正。這兩封信裏面所寫的事，正與我所懷疑的相符呢！我們的善策，是馬上打電給推克兄弟，叫他們快來，對那個女人不要說到他們的事，在她不意之間，突然間叫他們去對對面，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她畢竟只是一個笨拙的陰謀家。我想，那麼一做，她一定倉皇失措，當場就會現出原形來呢！」

什麼事都照着計劃地實現了。對於那個女子，沒有告訴她一點消息，爲免除她的懷疑，哈維善時常同她會面，說他正在檢査她的文件，還沒有完結；她聽了，真的安心地高起興來，豫期一般地，她漸漸地橫蠻無禮了。可是，在一個晴和的早晨，她正坐在旅館裏一間房子裏，自己正在想着種種的計劃的時候，哈維善來訪問了。他一進去，後面跟着三個人——一個是銳敏的臉的少年，一個是在青的人，一個正是伯爵自己。

她一看見，嚇得跳起來，「糟了」的叫了一聲。因爲事來得太倉卒，她連假裝

糊塗的樣子也不能了。她對這新來的人，有了多年沒有想過他們，就是偶然想起來的時候，總也相信他們是在幾千里以外。她從沒有想到再能看見他們。現在不得不說的，當推克看見她的時候，立即浮出苦笑來。

「呵！米娜嗎！」他說。

那個青年正是彭恩，不動地站着，看着她。

「認識她嗎？」哈維善從這個望到那個地說。

「認識！」彭恩說；「我知道她，她也知道我。」他看了她就討厭似的立即反轉背去，走到窗前，望着外面。

這時候，女人看見自己的陰謀這麼敗露了，完全失了自制之力，像彭恩和推克在以前看慣了的，她大發脾氣了。推克看見她那種舉動，聽見她那種胡罵的威嚇的粗話的時候，便更加苦笑起來，但是，彭恩呢，仍沒有回過臉來看她。

「無論到那一個法庭去我都可以發誓地證明她呢！」他對哈維善說：「再要證

人的時候，我可以去叫十幾個來。他的父親雖說是零落了，然而是一個有身分的人，她的母親，正和她相像，母親死了，父親還在。父親很愛體面，對於她許多不正的行為，引爲可恥呢！去問問他，他就會告訴你們，她到底是誰，她到底同我結婚沒有。」

於是，他突然緊握拳頭，望着她。

「那孩子呢？」他問；「給我帶去。無論他，無論我，與你都沒有關係了。」他剛剛說完這句話，到寢室去的門，打開了一點，大概他是被很大的聲音引動了，那孩子從門縫裏伸出頭來了。他並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但是臉子也還不壞，無論那個，一看就知道他很像彭恩——他的父親。在他的下巴上面，正有一個三角形的疤痕。

彭恩走近小孩去，握着他的手，自己的手顫動着。

「對的！」他說：「這個孩子也是的，我也可以當證人。」他說到這裏，對小

孩子說：「堂兒！我是你的爸爸！我來接你去的，你的帽子呢？」

那孩子指着那把放帽子的椅子。他聽說要帶他走，明明地使他高興。他對於奇妙的經驗過得很慣了，所以一個不相識的客人，走來說是自己的父親，他一點也不驚奇。在幾月前，一個女人突然地走到他從生下來就住着的地方來，說她是自己的母親，他對於自稱母親的女人，非常討厭，所以這次有父親來接他去，他很高興了。彭恩拿着帽子，走出門去。

「若是再需要我的時候，」他對哈維善說；我那地方你知道的，叫我好了。

他握着孩子的手，再也不望那個女人，走出門去了。她自己氣得要死。伯爵從安靜地帶在貴族的驚鼻上的眼鏡，悠閒地望着她。

「太太！」哈維善說！「這末一回事，真是不對呀！你不願意監禁的時候，你自己聰明一點罷。」

他這種談話的口調，非常認真，這時的她，大概感到走爲上策，兇暴地望了哈

維善一眼，從他的前面，跑進隔壁的房間，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們不必再為難她好了。」哈維善說。

聽了他的話，沒有把她怎樣。就在那晚上，她離開了她住的地方，搭火車到倫敦去了。以後再也沒有見過她。

* * *

事了以後，伯爵離開那房子，立即坐上馬車了。

「到可特洛基去！（小公子媽媽住的地方。）」對多馬司說。

「可特洛基！」多馬司坐上車台的時候，對車夫說：「真有鬼！事情變得怪呢！」

伯爵的馬車，到可特洛基的時候，徐特立克同母親正坐在應接室。伯爵沒有叫門房通報，自己走進去了。這時候，他的樣子，身也高些，年紀也青了許多似的，深深地凹下去的眼，也閃着光熱了。



8. 伯爵叫小公子問他的母親，看什麼時候搬到城裏去同住。

「封特爾里公子在那裏呢？」他說。

愛諾爾夫人走向前來，面頰泛滿了紅熱。

「還是封特爾里公子嗎？」她問：「真的還是嗎？」

伯爵伸出手去，和她握手了。

「是的！」他回答：「他是小公子。」

於是他將另一隻手，放在徐特立克的肩上。

「封特爾里！」他帶着率直的命令的口調說。「問問你的媽媽，什麼時候到城

裏去和我們一同住。」

封特爾里將手抱着媽媽的脖子。

「媽媽！和我們一同住。」他喊起來。「永遠和我們同住呀！」

伯爵望着愛諾爾夫人，愛諾爾夫人也望着伯爵。伯爵這時候，非常真誠熱望

的樣子。他決心將這件事，能快點就快點處理的好。他覺得同這孩子的母親親近，

於他也很相宜。

「真的願意要我去嗎？」愛諾爾夫人一面說，一面浮出溫順的美麗的微笑。

「真的願意！」伯爵率直地說，「本來早就應當要你去的，但是，我們沒有確切地知道這件事。現在，望你願意到那邊去罷。」

十五、八歲的生辰

彭恩帶着孩子，在非常滿足的情形之下，回到加利福尼亞的牧場了。剛在他動身之前，哈維善同他會了一次面，會面的時候，他告訴彭恩，說伯爵對那個差不多做了封特爾里公子的他的兒子，稍稍要補助他一點，因此，伯爵決定在他自己的牧場

裏入點股，叫彭恩去當經理，他的薪金從豐，又可以作小孩子後日的本，這種辦法，覺得最好，哈維善這麼對他說了。所以，那牧場像他自己的一樣，本來如期就很容易變爲他自己的東西，他當着牧場的主任回去了。果然，過了幾年，那牧場完全成爲彭恩的財產了。堂兒在牧場上長成了一個很好的青年，非常愛慕父親，倆人過着幸福的生活。「有了堂兒，補償我昔日種種的艱難辛苦了，」彭恩時常這樣說。

但是，爲這件事特自從美國跑來的何博士和推克，暫時沒有回國去。關於推克，起初就決定了，伯爵津貼他受相當的教育；何博士因爲美國的雜貨店，已經託了一個可靠的人，自己可以等到看看小公子八歲生辰的典禮以後，再回國去。

那一天，領地的居民都請到了，在外庭裏有筵席，有跳舞，有競技。晚上還有烟火，有花爆。

「正像七月四日的獨立紀念呢！」封特兩里小公子說。「我的生日，不在七月

四日那一天，不是有點可惜嗎？要是那樣的時候，我們可以兩方一同慶祝了。」

在開始的時候，何博士同伯爵，因為一方面是英國貴族的關係，沒有像所希望的那樣親切。本來伯爵就不大知道雜貨店裏的人們，何博士也沒有同貴族階級交際過。因此，在他倆很少的會面的時候，談話總是不大順暢。但是，封特爾里覺得是自己的責任，領導他看的那些榮華富貴的東西，不用說，是有點打動何博士了。

大門，石獅子和樹蔭道，首先就使何博士感着幾分驚歎。後來他看見了城堡，花園，溫室，洋台，孔雀，地牢，武器，大的石階塢，馬房，穿制服的僕人的時候，他真有點迷惑了。在那些裏面，最使他驚歎不置的，是那間祖先圖像陳列室。

「博物館似的東西呀！」當他被引到那間最美麗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對封特爾里說。

「不是！不是！」封特爾里也稍稍有點疑惑似的說：「不是博物館罷。祖父說，這都是我們祖宗的畫像呢！」

「祖宗的？都是他們的？真多呀！」他疲勞地一屁股坐在椅上，帶着昏迷的臉色，望望周圍。封特爾里盡力地將自己知道的說給他聽。

封特爾里覺得有叫麥倫夫人來幫忙的必要，關於這些畫像，她完全知道，那個畫片，是那個人是什麼時候畫的，他都能說出來，她還能說出畫片上的某個貴族某個太太本人的許多故事。何博士聽了這些話，完全了解的時候，他簡直迷魂了。比起什麼東西來，他頂歡喜這間畫像陳列室。他每天從宿舍到城中去的時候，他必得到裏面去逛半點鐘，凝望着那些也望着他自己的畫着的太太和貴族們，時時是搖頭不止。

「這些都是伯爵罷！就有些不是伯爵，也都是大人物罷。這孩子將來也是裏面的一個，財產與權勢，將來都是他的呀！」

在他的心裏，對於伯爵和他們的生活，不像從前所想像的那樣討厭了。他同城堡，祖先的畫像，及其他種種的事物天天地接近，他往日那種嚴格的共和主義，是

否一點也還沒有動搖的事，不得不令人稍稍懷疑了。總之，有一天，他說出很可注意的意外的感想了。

『我自己做了伯爵，不致於頂壞呢！』他這樣說，這已經是大大的讓步了。

封特爾里生日的那一天，是多麼熱鬧呀！小公子是多麼高興呀！庭園裏非常美麗，滿了穿着最光榮燦爛的衣服的客人，旗在天幕和城頂上飄蕩着。能夠來的人，都來了，因為他們都在歡喜小公子到底做了小公子，不久將做這城的城主了。無論誰，都想來看看他和他那美麗的親切的母親，他母親已經有許許多多的朋友了。加之，什麼人，對於伯爵，都沒有以前那麼壞，因為小公子那麼愛他，那麼信任他，並且他對小公子的母親，現在是親近而加以尊敬，所以什麼人都對他抱着好感了。許多人都說，伯爵甚至也歡喜小公子的母親了，在小公子與他母親之間，伯爵漸漸地變為一個很善良的老貴族，大家都快樂都幸福了。

樹下，天幕裏面，草地上，那天不知道集着多少人！佃戶和他們的妻子，都穿

着禮拜服，帶着帽子，披着肩巾，少女同着愛人也來了許多，小孩們亂追逐着遊戲，穿着紅外套的老太太們，都在閒談着。在城裏呢！許多紳士和太太們，有的在對伯爵慶祝，有的在和愛諾爾夫人會面。洛利德爾夫人和哈利卿也來了，多馬司阿夏和他的女兒也來了，不用說，哈維善也是在那裏的，其次，頂漂亮的赫卑特，小姐穿着最好看的白衣，拿着花邊洋傘也來了，有許多紳士們圍着她，但是比較起來，她還顯然是頂歡喜小公子。小公子一見她，立即跑近她去，用手抱着他的頸子，她也抱着他的，就好像他是她一個最親愛的小弟弟一樣，熱烈地接吻了。她說；

「親愛的小公子！親愛的小朋友！我高興極了。我快樂極了。」

以後，他倆同着在庭園裏散步，小公子將什麼事情都說明給她聽。當走到何博士和推克那地方的時候，對她說；

「赫卑特小姐，這是我的老朋友何博士，和推克。我告訴他們，說你是多麼漂

亮，又對他們說過，若是我的生日你來的時候，他們可以見你。」於是赫小姐同他們倆個擺了手，站在那裏，可愛極了的樣子，同他們談話，問他們美國的事情，問他們航海的情形，問他們到了英國以後的生活狀況。同時，小公子站在旁面，帶着欽佩的眼色，望着她，因為他看見何博士和推克也是那麼歡喜她自己高興得兩頰鮮紅了。

「在我看見的女子中間，她是第一個美人呀！真是花一般的美呀！」後來推克假正經地說。「她就是一朵小菊花！真是呀！」

赫小姐和小公子走過的時候，無論誰都望着他倆。太陽光光地照着，旗搖搖地飄動着，競技在競爭着，跳舞在跳舞着，宴會在繼續着，這麼快樂的下午就慢慢地過去了，小公子是春風滿面，幸福無邊。在他看來，全世界，都是美麗都是快樂的呀！

另外還有一個人，也很幸福。這是一個雖說一生富貴而從沒有享過真的幸福的

老人。我想一定是因爲他比以前要善良一點，現在他較幸福一點罷。不用說，他沒有突然變爲小公子所想像的那樣的好人，但是，至少，他現在對於什麼東西，開始起了一點愛慕之念，因天真的親切的小孩子的勸誘，做點慈善事情，也感到一種樂趣。這是他變爲善良的初步了。並且一天一天地歡喜他的媳婦了。許多人說，伯爵下僅愛小公子，也愛他的母親了，這是真的。他愛聽她那可愛的聲音，愛看她那可愛的面貌，他坐在安樂椅上，看見她同小公子談話的時候，老是傾聽着凝望着，他聽到許多新奇的充滿慈愛的優美的談話的時候，他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生在紐育偏僻的街上，同什麼雜貨店老板，擦鞋匠的人們做朋友，爲什麼還養成一個這麼風采翩翩的少年，就是因運命的轉變，到英國城堡來做伯爵的承繼者，也一點不玷辱門第的原因了。這是非常簡單的，僅僅是因爲他生活在一個有親切的優美的心的母親的懷抱裏，母親時時教他抱着親切的念頭，時時要忘記自己，不要忘記他人。他對於伯爵與城堡，對於榮華富貴，是一點也不知道。因爲他是單純，是慈愛，所以無論

什麼時候，都是可愛的，一個人能這麼樣，就是至上的美德了。

那天，伯爵看見小公子在庭園的人羣中走來走去，同相熟的人談話，有人同他應酬的時候，他必點頭回禮，或是款待推克何博士，或是站在他媽媽或是赫小姐的身旁，聽他們談話，伯爵看見了，非常滿足。當他和小公子和他母親走近頤地重要的佃戶們坐着吃酒席的帳篷的時候，他感着從來沒有感到的滿足。他們爲祝伯爵的福壽，舉杯相慶，這次不像從前那樣僅僅歡呼名字而已，大家都特別的熱心，接着又舉杯慶祝小公子的健康。萬一是有人懷疑小公子倒底有不有人望的時候，那末在這一刻，就可以完全了解。人們那種歡呼的聲音，酒杯相碰的聲音，喝采的聲音，多麼熱鬧呀！他們都是那麼歡喜他，有許多狂熱的人，簡直忘記了來看他們的伯爵和愛諾爾夫人在面前，要稍稍客氣一點的事，仍是大大的歡呼着。有一倆個年老的婦人，溫柔地望着站在伯爵和他母親中間的小公子，眼裏泛上了淚珠，互相對着說；

「可愛的小公子，祝上帝保佑他！」

小公子高興極了，他站着，一面笑一面點頭，因為太愉快的原故，滿臉都泛上
蔷薇紅了。

「媽媽：因為他們都歡喜我嗎？」他對他母親說：「真的？媽媽，我高興呀！」
於是伯爵將手放在他的肩上，對他說；

「封特爾里：他們對你這麼親切，你還不道謝！」

小公子望了伯爵一眼，又望望媽媽。

「非道謝不可嗎？」稍稍有點羞澀地問道。於是母親微笑着，赫小姐也微笑
了。倆人同點着頭，叫他向大家道謝。他向前走出一歩，大家都望着他——是一個
多麼天真美貌的少年，一幅充滿了勇氣與誠實的臉。他盡力地高聲地說，他那小孩
子式的聲音，清澈地有力地響着。

「我誠懇地感謝你們。我自己今天在今天很快樂，我希望大家都快樂。我很高興，

我將來要做伯爵，在起首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會高興的，不過我現在高興了。因為做了伯爵，我有許多錢，可以替窮人做許多事。並且我很愛這地方，這地方多麼好呀：我做了伯爵的時候，必得拚命地做一個像祖父這樣的好人！」

在鼓掌與喝采之中，他釋了重荷地喘出一口氣，退回去了。於是握着祖父的手一面笑着，一面靠近他了。

* * * * *

我的故事，在這裏算完了。但是我得附添一點奇妙的消息，就是何博士已經非常迷戀上流生活，不願離開小公子，真的將美國紐育街上的雜貨店拍賣了，在英國愛爾波羅村新開了一個店子，因為有城裏的主顧，生意很不壞。何博士同伯爵雖說到底不能成爲很親密的朋友，但是何博士這個人，比起伯爵來，更貴族式的了。他每天早晨，都讀宮廷記事，貴族院的動靜，他完全知道。十年後，推克受完了教

育，將到加利福尼亞去訪問他哥哥的時候，走來問這位雜貨店老板，想不想回美國去，他認真地搖着頭說；

——不想回到那裏去住了。不到那裏去了。我想不要離開小公子，在這裏，可以照顧他。年青的活動的人們，到美國去是很好的！但是那裏，也有許多缺點！沒有畫像陳列室，也沒有什麼伯爵呢！